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

秣陵遠庵吳自弘  
天界比丘性湛  
閱校

碧巖集序

鴈一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頤神妙術其  
惟雪竇禪師具超宗超格正眼提掇正令不  
露風規秉烹佛蝦祖鉗鉸頌出衲僧向上巴  
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牛難爲下口

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有佛果老人住碧巖

爲一

日學者迷而請益老人愍以垂慈剔抉淵源  
剖析底理當陽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  
頭一串穿來一隊老漢次第總將按過須知  
趙壁本無瑕類相如謾誑秦王至道實乎無  
言宗師垂慈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老婆  
其或泥句沈言未免滅佛種族普照幸親師  
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編鄙拙敘其本末  
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叅學嗣祖比丘普照  
謹序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目錄

卷一

武帝問達摩  
趙州至道無難  
馬大師不安  
德山挾襍子  
雪峯盡大地  
雲門十五日

法眼答慧超

翠巖夏末示徒

趙州東西南北  
睦州問僧甚處  
夾山禪師降魔表

卷二

黃檗酒糟漢

洞山麻三斤

巴陵銀碗雪

雲門對一說

雲門倒一說

鏡清草裏漢

香林西來意

肅宗請塔樣

俱胝指頭禪

龍牙西來意

卷三

馬一

二

智門蓮花

雪峯懶鼻蛇

保福妙高峯

劉鐵磨臺山

蓮花庵主不住

百丈奇特事

雲門體露金風

涅槃和尚諸聖

大隋劫火洞然

趙州大蘿蔔

卷四

麻谷振錫達床

臨濟佛法大意

陳尚書看保福

仰山問甚處來

文殊前二三

長沙一日遊山

風穴鐵牛機

雲門金毛獅子

卷一

二

南泉如夢相似

卷五

趙州大死底人

龐居士好雪片片

洞山寒暑迴避

禾山解打鼓

趙州萬法歸一

鏡清雨滴聲

雲門六不收

王太傅煎茶

三聖以何爲食

雲門塵塵三昧

百丈併却咽喉

百丈問雲巖

馬大師四句百非

金牛和尚呵呵笑

卷六

雪峯是甚麼

趙州石橋畧約

馬大師野鴨子

雲門近離甚處

道吾漸源弔慰

欽山一鍛破三關

趙州至道無難

趙州時人窠窟

趙州唯嫌揀擇

雲門柱杖子

卷七

風穴若立一塵

雲門中有一寶

南泉兩堂爭猫

南泉問趙州

外道問佛有無

巖頭什麼處來

梁武帝請講經

仰山問三聖

南泉拜忠國師

鴻山侍立百丈

卷八

百丈併却咽喉

百丈問雲巖

馬大師四句百非

金牛和尚呵呵笑

烏臼問法道

丹霞問甚處來

雲門答餽餅

十六開士入浴

投子一切聲

趙州孩子六識

卷九

藥山射塵中塵

大龍堅固法身

雲門露柱相交

維摩不二法門

桐峯庵主大蟲

雲門有光明在

雲門藥病相治

玄沙接物利生

雲巖問道吾手眼

智門般若體

鹽官犀牛扇子

世尊一日陞座

大光師作舞

楞嚴經若見不見

長慶有三毒

趙州三轉語

卷十

金剛經輕賤  
肅宗十身調御  
天平和尚兩錯  
巴陵吹毛劍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目錄終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一

秣陵遠庵吳自弘 校

天界比丘 性湛 閱

垂示云隔山見烟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

是牛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是衲僧家尋常茶

飯至於截斷衆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  
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處看  
取雪竇葛藤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

說這不唧唱漢

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

是甚麼

磨云廓然無聖

將謂多  
少奇特

箭過新羅  
可然明白  
着磨云不識

出再來不  
直牛文錢  
帝不契

較些子

達磨遂渡江至魏

這野狐精不免一場瘞  
遷從西過東從東過西

帝後舉問志公

貧兒思舊債  
傍人有眼  
志公捉出國始得好

志公云陛下

還識此人否

和志公  
與三十株達磨來也

帝云

不識却是武帝承富  
得達磨公業志公云此是觀音大

士傳佛心印請亂指注臂  
牌不向外曲帝悔遂遣使去

請果然忍不住  
向道不唧唱志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  
取東家人死西家人助  
哀也好一時退出國閩國人去佗亦不  
回志公也好與二十株不  
和脚跟下放大光明

達磨遙觀此土有大乘根器遠泛海得得而  
來單傳心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若恁麼見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

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頭與武帝對  
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一  
刀截斷灑灑落落何必更分是分非辨得辨  
失雖然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  
放光般若經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辨道  
奉佛誥詔天下起寺度僧依敎修行人謂之  
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度僧

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薺頭澆若  
透得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且道起  
寺度僧爲什麼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  
與婁約法師傅大士昭明太子持論真俗二  
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  
真俗不二卽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敎家極妙  
窮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  
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今人多少錯會却去  
弄精魂睜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沒交涉五  
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  
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  
磨就中奇特所以道參得一句透千句萬句  
一時透自然坐得斷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  
身未足醉一句了然超百億達磨勞頭與他

一拶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故  
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煞又向道不識  
直得武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  
這裏有事無事拈來卽不堪端和尚有頌云  
一箭尋常落一鵠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  
室峯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招帝  
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懾懼渡江至魏  
時魏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  
來方名中國達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  
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號爲壁觀婆羅門  
梁武帝後問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  
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  
似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  
禪後來武帝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  
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祗對

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搽胡武帝却供他欵道  
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噥當時等  
他道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擯他出

國猶較些子人傳志公天鑒四年化去達磨

爲一  
七

普通八年方來自隔十餘年何故却道同時  
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這  
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  
觀音問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爲什  
麼却有兩箇何止兩箇成羣作隊時後魏光

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論議師斥相指

心而褊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  
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  
端居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  
使於葱嶺遇師手携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

換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  
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也曠劫  
而受沈淪心無也剎那而成正覺且道達磨  
即今在什麼處蹉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羅嘆何當辦的過也有什對

三箇四  
箇中也

過也有什對

朕者誰再來不直半文  
錢又怎麼去也還云不識

過也有什對

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却被別人

豈免生荆棘深數丈  
脚跟下已閨國人追不再來

兩重公案用這作麼在什  
麼處大丈夫志氣何在千古萬古空相

憶換手搊眉休相憶

道什麼向鬼  
望空敲告千古萬古空相

地有何極果然大小雷  
寶向草裏報師顧視左右云這  
裏還有祖師麼你待番歇那  
猶作這去就自云有場薩阿勞

喚來與老僧洗腳

更與三十棒趕出也未  
爲分外作這去就猶較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

子些

向虛空中盤礴自然不犯鋒鉞若是無這般手段纔拈着便見傷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他一拈一掇一褒一貶只用四句楷定一則公案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據款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拶劈頭便道聖諦廓然何當辨的雪竇於佗初句下着這一句不妨奇特且道畢竟作麼生辨的直銳鐵眼銅睛也摸索不着到這裏以情識卜度得麼所以雲門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些子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你開口堪作什麼計較生時鷗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當辨的對朕者誰着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忒煞老婆重重爲人處且道廓然與不識是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諭若是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橛諸方尋常皆道雪

竇重拈一徧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後爲慈悲之故頌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刻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當時諸人卽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閩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麼處若見達磨便見雪竇末後爲人處雪竇恐怕人逐情見所以撥轉關捩子出自己見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旣休相憶你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竇道卽今箇裏匝地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極一雪竇拈千古萬古之事拋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人分上亦有何極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再着方便高聲云這裏還有祖師麼自云有雪竇到這裏不妨爲人赤心片片又自云喚來與

老僧洗脚大煞減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  
手脚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驢  
則是喚作馬則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邈  
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去也且喜沒交涉且  
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鏡棒如

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設  
使三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  
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  
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箇

禪字滿面慚惶久叅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  
機直須究取

舉趙州示衆云

這老漢作什麼  
莫打這葛藤

至道無難

非難  
非易  
唯嫌揀擇

眼前是什麼  
三祖猶在  
兩頭二面少賣弄魚  
行水渴鳥飛落毛

老僧不

在明白裏

賊身已露這老漢向什麼處去

是汝還護惜也

無

敗也也有  
一箇半箇

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

也好與一拶  
舌往上趕

州云我亦不知

投退三千  
這老漢倒

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

不在明白裏

看走向什麼處去

州云問事卽

得禮拜了退

報有這一  
處着這老底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惟嫌揀擇此  
是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  
憎愛洞然明白纔有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  
恁麼會蹉過了也鍊釘膠粘堪作何用州云  
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叅禪問道不在揀擇中  
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  
惜也無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  
什麼處爲什麼却教人護惜五祖先師常說  
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會且道作麼生

是垂手處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這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拶他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趙州更不行棒行喝只道我亦不知若不是這老漢被拶拶着往徃忘前失後賴是這老漢會轉身自在處所以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我亦不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會問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拶若是別人徃徃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卽得禮拜了退這僧依舊無奈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聲此是大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發水殊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天下人不奈何蓋爲他

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不理會得只管道趙州不得答話不爲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

三重公案滿口言端語端魚行含蓄道什麼

言端語端

魚行水濁

七花八裂  
捺訥也 一有多種 分開好只一般 二無

兩般 何堪四五六七天際日上月下觀面打葛藤作什麼

相呈

頭上漫漫脚底漫漫切忌昂頭低頭 檻前山深水寒

一死更不再活

還覺寒毛 頸體識盡喜何立

棺木裏瞪眼

卓整麼同枯木龍吟銷未乾 呕枯木再生花

是它

非法難扶倒一說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難說易揀擇明白君自看

瞻將謂由別人積伍自看不干山僧事

雪竇知他落處所以如此頃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似三隅反一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爲什麼一却有多種二

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頌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才所以分開結裏箋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逗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不能會如此說話觸

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只這便是交加處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便問既不在明白裏又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此是古人問道底公案雪竇找來一串穿却用頌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今人不會古人意只管咬言嚼句有甚了期若是通方作者始能辨得這般說話不見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僧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脉

不斷如何是觸體裏眼睛山云乾不盡什麼人得聞山云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僧云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云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復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觸體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爲一

十三

雪竇可謂大有手脚一時與你交加頌出然雖如是都無兩般雪竇末後有爲人處更道難難只這難難也須透過始得何故百丈道一切語言山河大地一一轉歸自己雪竇凡是一拈一撮到末後須歸自己且道什麼處是雪竇爲人處揀擇明白君自看既是打葛藤頃了因何却道君自看好彩教你自看且道意落在什麼處莫道諸人理會不得設使山僧到這裏也只是理會不得

垂示云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

好肉上剝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益天益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太廉纖生恁麼也得不恁麼也不得太孤危生不涉二塗如何卽是請試舉看

舉馬大師不安

這漢漏逗不少  
帶累別人去也

院主問和

尚近日尊候如何

四百四病一時發三日  
後不送亡僧是好手仁

義通  
中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

可無新鮮  
養子之類

馬大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

師云日面佛月面佛祖師若不以本分事相

見如何得此道光輝此箇公案若知落處便獨步丹霄若不知落處往往枯木巖前差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這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底手脚方見馬大師爲人處如今多有人道馬大師接院主且喜沒交涉

如今衆中多錯會瞪眼云在這裏左眼是日  
面右眼是月面有什麼交涉驢年未夢見在  
只管蹉過古人事只如馬大師如此道意在  
什麼處有底云點正胃散一盞來有什麼巴  
鼻到這裏作麼生得平穩去所以道向上一  
路千聖不傳學者勢形如猿捉影只這日面  
佛月面佛極是難見雪竇到此亦是難頌却  
爲他見得透用盡平生工夫指注他諸人要  
見雪竇麼看取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開口見膽如兩面鏡  
相照於中無影像五帝

三皇是何物太  
平  
生  
真  
設  
化二十年來曾  
苦辛自  
是  
你  
落  
草  
不  
干  
山爲君幾下蒼龍  
窟何  
消  
愁  
慮  
莫  
錯  
用  
心屈好  
也  
莫  
道  
無  
奇  
特堪向  
阿  
誰  
說  
說  
與明眼衲僧莫輕忽史  
須  
子  
細  
出  
倒  
退

三千

一

古

神宗在位時自謂此頌諷國所以不肯入藏  
雪竇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  
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麼生適來已說  
了也直下注佗所以道垂鉤四海只釣罇龍  
只此一句已了後面雪竇自頌他平生所以  
用心參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  
窟似箇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  
後來打破漆桶將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  
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竇語落在什麼  
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豈不  
見與陽剖侍者答遠錄公問娑竭出海龍宮  
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  
箇中誰是出頭人遠云忽遇出頭又作麼生  
剖云似鶴捉鳩君不信觸體前驗始知親遠  
云恁麼則屈節當曾退身三步剖云須彌脚

下烏龜立更待臨時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諷國若恁麼會只是情見此乃禪月題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鵲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屈堪述明

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

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緣亦須應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

看

舉德山到鴻山<sub>擔板漢野狐精</sub>挾複子於法堂上  
不妨令人疑<sub>着納敗缺</sub>從東過西從西過東<sub>可煞有</sub>  
顧視云無無便出<sub>好與三十棒可煞氣</sub>衛天真師子兒善師  
吼<sub>錯果</sub>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sub>然點</sub>德山至門

首却云也不得草草<sub>放去收來頭上太高必改能便具威儀再入相見</sub>生末後太低生知遇  
有幾人便具威儀再入相見<sub>依前作這去重敗</sub>已<sub>是第二</sub>  
块<sub>峻</sub>鴻山坐次<sub>冷眼看這老漢持虎鬚</sub>也<sub>須是這般人始得</sub>德  
山提起坐具云和尚<sub>無風起浪鴻山擬取</sub>改頭換面<sub>須是那漢始得</sub>運籌帷幄之  
拂子<sub>中不妨坐斷天下人舌頭</sub>須是那漢始得<sub>拂子</sub>之<sub>德山便</sub>  
喝拂袖而出<sub>野狐精見解這一喝也有權</sub>也<sub>有實也有照也有用一等</sub>  
是<sub>掣雲攬露</sub>者<sub>就中奇特</sub>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sub>錯果</sub>  
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sub>風光可愛公</sub>項上頭失却脚下鞋<sub>案未圓羸得</sub>  
已是喪身失命了也<sub>東邊落節西邊扶本</sub>鴻山至晚問首座適  
來新到在什麼處<sub>屬一</sub><sub>東邊落節西邊扶本</sub>  
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sub>靈龜</sub>  
好與三十棒<sub>這般</sub>漢<sub>帽後合與多少</sub>鴻山云此子已後向孤  
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sub>賊過後</sub>  
下<sub>衲僧</sub><sub>張弓天</sub>跳不出<sub>錯果</sub>雪竇着語云雪上加霜<sub>錯果</sub>  
子<sub>然點</sub>

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  
草用德山本是講僧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  
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千劫學佛威儀萬  
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子便說卽  
心是佛遂發憤擔疏鈔行脚直往南方破這  
魔子輩看他恁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  
到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油糍遂放下疏鈔  
且買點心與婆云所載者是什麼德山云金  
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布施油  
糍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  
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  
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  
婆遂指令去叅龍潭繞跨門便問久響龍潭  
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和尚於  
屏風後引身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

至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  
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  
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接潭便吹滅山豁然  
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禮拜山云  
某甲自今後更不疑著天下老和尚舌頭至  
來日潭上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  
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峯頂上  
立吾道去在山遂取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  
舉起云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  
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聞燄山盛化  
直造燄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  
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由且道  
意作麼生莫是顛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  
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特所以道出羣  
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

是眼假鏡千載又奚爲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着得情見來是他心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旣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爲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爲山也被他折挫一上看他爲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辨來風爭能如此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一似鐵橛相似衆中謂之着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住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鴻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鴻山掀出五臟心肝

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鴻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鴻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煞奇特衆中多遣鴻山怕他有甚交涉鴻山亦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盡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衆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鴻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腳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

馬一才  
分疏不下鴻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是勝是負鴻山恁麼是勝是負雪竇着語云堪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譖訛極則處方能恁麼不妨奇特訥堂云雪

寶着兩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

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

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

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爲山云此子已後向

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

意旨如何爲山老漢不是好心德山後來呵

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老

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爲山與他受

記得麼喚作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

麼且喜沒交涉雪寶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

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來教人見若見

得去許你與爲山德山雪寶同叅若也不見

切忌妄生情解

一勘破

言指在耳過

二勘破

兩重公案

雪上加霜曾

嶮墮

三段不同在什麼處

飛騎將軍入虜庭

嶮敗軍之將無

勞再斬喪  
身失命  
再得完全能幾箇  
死中急走過

傍若無人三十六策  
盡你神通堪作何用  
不放過

傳活理能伏豹

孤峰頂上草裏坐  
果然身過鼻孔也未爲奇

特爲什麼却在草裏坐

峯頂上草裏坐

特爲什麼却在草裏坐

三

叫會  
舊路行唱拍相隨便打

雪寶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

大行於世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

方可下筆何故如此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

寶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請誰處着三句語

擇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嶮墮只如德山似什

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爲飛騎將軍

深入虜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

間絡而盛卧廣遂詐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

善馬廣騰身上馬推墮胡兒奪其弓矢鞭馬

南馳彎弓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這般

手段死中得活雪寶引在頌中用比德山再

入相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到不妨英靈有殺人不貶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貶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問着頭上一似衲僧氣概輕輕拶着便腰做

馬一

二

段股做截七支八離渾無些子相續處所以古人道相續也大難看他德山爲山如此豈是美美真真底見解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雪寶頌到

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道

得便宜殊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雪寶道不放過爲山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爲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

馬一

二

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是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裏雪寶爲什麼道孤峯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麼處更參三十年垂示云大凡扶監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貶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着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爲湊泊昨日恁麼事不獲已今日又恁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舉雪峯示衆云一盲引衆盲不爲分外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是什麼手段山僧從來不弄鬼眼睛拋向面前只恐拋不下漆桶不會倚勢欺人自領出有什麼伎倆去莫說大衆好

打鼓普請看

照打鼓爲三軍

長慶問雲門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

麼門云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  
精見解雪峯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  
你打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  
嚴不許撓奪行市大鴻詰云我更與你諸人  
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峯向諸人面前  
放局出爲什麼承與也不知雪峯示衆云盡  
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  
特處只是不妨辛熟三上枝子九到洞山置  
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爲透脫此事及  
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峯作什麼峯

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巖頭喝云你  
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是自己胷中  
流出蓋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雪峯忽然大  
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如今人  
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  
麼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  
如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  
堅宗教續佛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  
斷天下人舌頭無你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  
處看他此箇示衆蓋爲他曾見作家來所以  
有作家鉗鎚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  
思量鬼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羣拔萃坐斷古  
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衆  
云南山有一條鰐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取時稜道者出衆云恁麼則今日堂中大有  
麼因此有省後在鰐山阻雪謂巖頭云我當

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  
眼汝等諸人向什麼處伺又云望州亭與汝  
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  
汝相見了也時有僧出便問僧堂前卽且置

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雪峯驟步歸

四一

五三

方丈他常舉這般語示衆只如道盡大地撮  
來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  
得麼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洒  
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圈縵方見他用處且道  
雪峯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  
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  
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聞舉着徹骨徹髓見  
得透且不落情思意想若是箇本色行脚衲  
子見他恁麼已是卽當爲人了也看他雪寶  
頌云

四一

五三

牛頭沒閃電相似馬頭回如擊石火曹溪鏡裏

絕塵埃

打破鏡來與你相見  
打破你眼睛莫輕易好

打鼓看來君不

見打破你眼睛莫輕易好

打破鏡來與你相見  
打破你眼睛莫輕易好

百花春至爲誰

開法不相饒一場狼籍

打破鏡來與你相見  
打破你眼睛莫輕易好

雪寶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劄

與他頌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麼見  
得透底如早朝喫粥齋時喫飯相似只是尋  
常雪寶慈悲當頭一錐擊碎一句截斷只是  
不妨孤峻如擊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鋩無  
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  
一時道盡了也雪寶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  
露些風規早是落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  
若向言上生言句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  
會不唯蒂累老僧亦乃辜負雪寶古人句雖  
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

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雪寶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寶如此郎當頌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夢更向你道百花春至爲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爲誰開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半河南半不收十五日已後達將一句來免

馬一

手

從朝至暮切忌道着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是十六日月如流水收鮫跳出斗誰家無明月清風還知麼海神知貴不知價

雲門初參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常接人纔跨門便擋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轍轍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

纔敲門州云誰門云文偃纔開門便跳入州擋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閫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腳門忍痛作聲忽然大悟後來語脉接人一模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峯處去至彼出衆便問如何是佛峯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峯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坐行脚也忽

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座衆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減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

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令俟王來呈之廣主  
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  
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  
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  
熟也未門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

四一

二十五

昔爲賣香客等因緣劉王後謚靈樹爲知聖  
禪師靈樹生生不失通雲門凡三生爲王所  
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遇夏共數人尊  
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  
人親近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  
云大智修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  
巧說爭如實輸却雲門總不言雲門尋常愛  
說三字禪顧鑒喫又說一字禪僧問殺父殺  
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  
露又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

擬議到平鋪處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  
標子相似後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門寬德山  
圓香林遠皆爲大宗師香林十八年爲侍者  
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門云是什麼如  
此十八年一日力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  
雲門尋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爲湊  
泊有抽針拔楔底鉗錘雪竇道我愛韶陽新  
定機一生與人抽針拔楔垂箇問頭示衆云  
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  
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十五日已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  
這語也坐斷千差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  
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麼交涉他雲門立箇  
宗風須是有箇爲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日  
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

斷山僧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  
自殺纔作道理墮坑落灘雲門一句中三句  
俱偪蓋是他家宗旨如此垂一句語須要歸  
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說而  
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  
取雪竇打葛藤

去却一七字入穴回什麼拈得七拈不出  
過一處去放過一着却放不  
過上下四維無等匹何似生上是天下是  
柱杖在我手裏有什麼等正爭奈徐行踏斷流水聲莫問  
下難爲體究打入地東南西北與四維葛蘆窟裏去了也脚跟縱觀寫出飛禽跡眼裏  
此消息野狐精見解草茸茸膳後拔箭是  
依前只在舊巢窟裏實處平烟叢叢未出這裏窟空生巖畔花狼  
籍在什麼處不脚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  
盡法界向舜若多鼻孔裏莫動着前言何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在動着何  
動着三十棒自領出去便打

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寶露些意教人見  
你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  
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  
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打成一片一一拈來  
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見他道去  
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  
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  
人畜着着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  
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  
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人多  
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水  
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  
流水聲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  
觀直饒是飛禽跡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鑊  
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便摧不爲難事

雪寶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中復  
道草草草烟叢叢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草草  
烟叢叢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  
日得麼且喜沒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  
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也不是草草草也  
不是烟叢叢也不是直饒總不恁麼正是空  
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  
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曰  
空中雨花讚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  
尊者曰汝何讚嘆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  
波羅密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  
云何讚嘆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  
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寶亦曾有頌  
云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  
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天帝既動地

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竇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何窮八面清風惹衣袂直得淨裸裸赤洒洒都無纖毫過患也未爲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

看取下文云彈指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

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爲體無身覺觸得佛光

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似舜若多神時雪竇正好彈指悲歎又云真動着動着時如何白日

青天開眼瞌睡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覲如隔

大千設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慄漢所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

是且道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眾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益代功卽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取下文

舉僧問法眼

道什麼眼  
加過狀  
慧超咨和尚如何

是佛

道什麼眼  
睛突出

法眼

依模狀  
汝是慧超  
出鏡

打劫  
錯就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殺活在我不妨奇特然如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己亦乃深屈古

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  
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  
分相應若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  
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  
帶參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只如

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參請入室一日  
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  
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  
爲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  
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你錯會可更說  
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  
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慎  
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  
回救不得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  
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回再參法眼云你但

原一

三

問我我爲你答則便問如何是佛法眼云丙

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  
管瞪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  
般公案久參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  
箭鋒相拄更不用五位君臣四科簡直論箭

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下便見當陽便  
透若向句下尋思卒摸索不着法眼出世有  
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疎山  
自謂得旨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領衆行  
脚至法眼會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叅徒隨  
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源  
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惄然而  
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  
有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  
目青山法眼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

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看他古人恁麼悟去  
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是自己二  
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  
十字街頭垂手爲人也不爲難事所以僧問  
法眼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爭  
負處不見雲門道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  
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試舉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

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文彩已彰

鷓鴣

啼在深花裏

別調中並有恁麼事三級浪

癡人猶夜

高魚化龍

通這一路莫護大衆好踏着龍頭

塘水

扶籬摸壁挨門傍戶衲僧

有什麼用處守株待兔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  
角諸訛處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  
法眼關模子又知慧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  
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這僧如此問

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鷄鴣啼  
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  
什麼處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  
風吹不起用頌汝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饒  
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鷄鴣啼在深花裏用頌  
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鷄鴣啼在深花裏  
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  
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  
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  
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鷄鴣啼在深  
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你若作  
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忒煞傷  
慈爲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  
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夜塘水禹門三級  
浪孟津卽是龍門禹帝鑿爲三級今三月三

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門頭上生  
角昂鬃鬚尾擎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  
癡人向言下咬嚼似辱夜塘之水求魚相似  
殊不知魚已化爲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

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

頌一

飢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賣頌得極巧不傷

話開口焉  
知傳慶

看翠嵒看毛在麼只飛得眼睛

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  
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

卽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  
不會則世諦流布瓶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  
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  
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  
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  
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

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  
則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  
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憑箇什麼道理還  
委悉麼試舉看

舉翠嵒夏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弟說

話開口焉  
知傳慶  
孤也失了入  
地獄如箭射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約然是  
賊識賊  
長慶云生也舌頭落地將  
處去天下衲僧  
跳出改也

古人有晨叅暮請翠嵒至夏末却恁麼示衆  
然而不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  
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  
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時節翠嵒就  
中奇特看他億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  
古人垂一鉤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爲人

人多錯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  
事夏末先自說過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  
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  
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圖箇  
什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  
牛奪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  
下咬嚼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  
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請訛着着有出身  
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奇特雲  
門保福長慶三人咂咂地與他酬唱作什麼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  
許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  
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  
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嵒脚跟長慶云生  
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嵒脚跟轉所以道生也

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  
各有出身處我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  
似作家面前金剛王寶劍直下使用若能打  
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見長慶與他  
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門  
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  
看他古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  
乃下句底樣子他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  
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也須仔細自參  
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直下  
八面玲瓏雪竇爲他一箇關字和他三箇穿  
作一串頌出

翠嵒示徒

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

千古無對

千箇萬箇也有

一箇半箇

關字相酬

不信道不妨奇特若是恁麼人方解恁麼

這失錢遭罪氣吞聲雪竇也不少和聲便打

潦倒保福

同行道伴猶作這去就兩箇三箇抑揚難得放行把住誰真誘他好且勞勞翠嵒這封孤精分明是喜沒交涉捉敗了也不妨白圭無玷是同生同死賊道着也不妨白圭無玷是同生同死分明是辨真假多只是假山僧從未無眼碧眼胡僧長慶相諳是精眞是他始得眉毛生也在什麼處從頂門未得一半在眉毛生也上至腳跟下一莖下人不知價誰

草也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爭得名善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爲後學着他言句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恠他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雪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嵒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着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

馬一

卷五

一五一五九六

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爲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閻字相酬失錢遭罪這箇意如何直饒是具透閻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嵒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揚勞勞翠嵒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雪竇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脈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嵒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未後却方道長慶相諳眉毛生也且道

生也在什麼處急着眼看

垂示云明鏡臨臺妍醜自辨鑊鉢在手殺活  
臨時漢去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  
死且道到這裏又作麼生若無透闥底眼轉  
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闥  
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

河北河南總說  
不着爛泥裏有

刺不在河南  
正在河北  
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相罵餽你接嘴相噏餽你潑  
水見成公案還見麼便打  
也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

故不見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  
見雲門道如今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  
喃地便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箇是就身處  
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爲初機後學未  
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

如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那裏如此葛藤須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  
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久參先德  
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見得  
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疑滯久參請  
益與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句上所以雲  
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  
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陽十八問中此問  
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拔問這僧致箇問頭  
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

一

三十六

問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  
門西門南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  
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人喚作無事禪賺人  
不少何故他問趙州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

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  
將魚目比况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  
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  
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末後一句始到牢  
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雨

馬一

毛

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  
事不是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捩子出  
得荆棘林淨裸裸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  
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八橫終不執無  
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遇茶  
喫茶遇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未得謂得  
未證謂證元來不曾叅得透見人說心說性  
說玄說妙便道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  
盲引衆盲殊不知祖師未來時那裏喚天作  
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諸方陞

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  
計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  
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  
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這箇田地自然淨裸  
裸赤灑灑若極則埋論也未是安穩處在到

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  
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着却是  
極則相似纔拶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  
心處及到臘月三十日換手搥胷已是遲了  
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道作麼生摸  
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這  
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  
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矍然  
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  
也叅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禪師拈

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  
求人不覺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  
麼看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

響魚行水漏  
莫誇趙州好

爍迦羅眼

絕纖埃

波沙撒土莫帶累趙州  
捲天捲地作什麼

東西南北門

相對

開也那裏有許多門背  
却趙州城向什麼處去

無限輪鉗擊

不開

自是你要輪鉗  
不到開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劍擬議卽截却你  
頭往往更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捋虎  
鬚致箇問頭大似無事生事爭奈句中有機  
他旣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所以亦  
呈機答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爲透底人自然  
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  
雀兒來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  
耶是活耶世尊遂騎門闥云你道我出耶入

耶一本云世尊聖起  
奉頭云開也合也外道無語遂禮拜此話  
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脉不斷所以道問  
在答處答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  
裏呈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  
人又似問境相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  
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爍迦羅眼絕纖埃  
此頌趙州人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他答此  
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  
此難塞他問頭爍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  
固眼亦云金剛眼照見無碍不唯千里明察

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得失別機宜識休咎  
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鉗擊不開  
既是無限輪鉗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  
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叅詳  
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  
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  
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蠻蠻動舍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不  
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

看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

探竿影草僧便喝作家禪客

且莫詐明頭也解恁麼去州云老僧被汝一喝

踏空之機瞞人

州云三

作麼僧又喝

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未是只恐龍頭蛇尾

州云三

喝四喝後作麼生

逆水之波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僧

無語

果然摸索不着州便打云若使睦州盡令而放過一着

落在第二

大凡扶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

主尋常出一言半句似箇荆棘叢相似著手  
脚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  
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檐板漢又  
示衆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  
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爲人多如此  
這僧也善雕琢爭奈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  
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他問近離什麼  
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麼生這老漢也不忙  
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  
邊又似驗他相似斜身看他如何這僧又

馬耳喝似則似是則未是被這老漢穿却鼻孔來

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這僧果然無  
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處下口  
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  
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

生合作麼生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腳踏實地漢誰管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爲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據款結案聽取雪寶頌出

兩喝與三喝

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古至今罕有人恁麼

作者

知機變

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

若謂騎虎頭

因

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恁麼會也有人作這見解出親口何止兩箇自領出去誰瞎漢教誰辨頗有末後

拈來天下與人看

看即不無覩着即瞎閻黎若著眼看則兩手拈空恁麼舉目道是第幾換

雪寶不妨有爲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

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寶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機變處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品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黃龍心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些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舉着便知落處有般漢不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十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麼

知見不識瞎州則固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怎麼二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下注脚又道誰瞎漢且道是賣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賣主一時瞎麼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爲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麼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恠暮起千邪惑惑真如困勞法

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爲珠玉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亘天飄蕩法城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恐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密商量同爲剪滅遣性空爲密使聽探魔軍見

今屯在五蘊山中有八萬四千餘衆旣知體勢計在剝削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空爲號人人有無碍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爲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亂攘堅固甲執三昧鏘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遣大覺性爲捉生之將游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截無明之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忍辱帥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遂巡而魔軍大起

殺氣衝天臣乃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爾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遺掃除蕩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向涅槃場中以慧

一

155

劍斬爲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  
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  
竭因茲三明再朗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  
清淨心王坐懽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樓自  
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  
寧靜永絕諸塵共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  
岸魔軍旣退合具奏聞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一

**虜** 郎古切音。魯比秋曰。以其習尚虜掠也。 **虜** 上力結切音。列下吉屑切音。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二

鴈二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脉悉受指呼等閑一句一言驚羣動衆一機一境打

馬二

鎖敲枷接向上機提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怎樣來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看

舉黃檗示衆云

打水磚盆一口吞盡天下衲僧跳不出

汝等

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

道着踏破草鞋掀天

擇用今日作什麼不妨驚羣動衆

還知大居

地何處有今日

老僧不會一口吞盡也是雲居羅漢

時有僧

國裏無禪師麼

老僧不會一口吞盡也是雲居羅漢

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

也好與一

按臨機不

得不恁麼

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直得分曉

不下瓦解冰消

龍頭蛇尾漢

黃檗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天性會禪師昔遊

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故相識熟視之

目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暴漲乃

植杖捐笠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請渡彼

卽褰衣躡波如履平地回顧云渡來渡來師咄云這自了漢吾早知捏怪當研汝脰其僧

歎曰真大乘法器言訖不見初到百丈丈問

云巍巍堂堂從什麼處來檗云巍巍堂堂從

嶺中來丈云來爲何事檗云不爲別事百丈

深器之次日辭百丈丈云什麼處去檗云江

西禮拜馬大師去丈云馬大師已遷化去也

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却

云某甲特地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

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舉示丈遂舉再參馬

祖因緣祖見我來便豎起拂子我問云卽此

用離此用祖遂掛拂子於禪牀角良久祖却

問我汝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我取拂子  
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我將拂子掛禪牀  
角祖振威一喝我當時直得三日耳聾黃檗  
不覺悚然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  
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大師大機

馬二

大用若承嗣馬師他日已後喪我兒孫丈云  
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  
堪傳授子今見處宛有超師之作諸人且道  
黃檗恁麼問是知而故問耶是不知而問耶  
須是親見他家父子行履處始得黃檗一日

馬三

又問百丈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檗  
云不可教後人斷絕去百丈云將謂汝是箇  
人遂乃起入方丈檗與裴相國爲方外友裴  
鎮宛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  
於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麼裴云不會檗

云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  
何處更有吾宗裴乃以頌贊云自從大士傳  
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  
盃今日渡漳濱八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  
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師亦無喜色云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  
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輕揖等閑人  
檗住後機鋒峭峻臨濟在會下睦州爲首座  
問云上座在此多時何不去問話濟云教某  
甲問什麼話卽得座云何不去問如何是佛  
法的的大意濟便去問三度被打出濟辭座  
曰蒙首座令三番去問被打出恐因緣不在  
這裏暫且下山座云子若去須辭和尚去方  
可首座預去白檗云問話上座甚不可得和  
尚何不穿鑿成一株樹去與後人爲陰涼

欒云吾已知濟來辭欒云汝不得向別處去  
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  
話不知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欒與麼老婆  
心切爲你徹困更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  
大悟云黃欒佛法無多子大愚擋住云你適  
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於大  
愚脇下墾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欒非干我  
事一日欒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  
未知向上關捩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  
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故却與麼道所以  
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腳  
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  
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  
今日事也唐時愛罵人作噇酒糟漢人多喚  
作黃欒罵人具眼者自見佗落處大意垂一

釣釣人問衆中有不惜身命底禪和便解恁  
麼出衆問佗道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  
生也好一拶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  
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  
佗從上宗旨有時擒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

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生是禪中師  
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孔  
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

猶自不知有也  
是雲居羅漢

端居寰

海定龍蛇

要卑白分明  
也

大中天子曾輕

觸說什麼大中天子在大地須

爲三  
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

三度親遭

弄爪牙

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爲奇特猶

是小機巧若是大機大用現前盡  
十方世界乃至山河大  
地盡在黃欒底乞命

雪竇此一頌一似黃欒真贊相似人却不得

作真贊會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

禦孤風不自誇黃檗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  
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一任七縱八  
橫有時孤峯頂獨立有時闊市裏橫身豈可  
僻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擔荷  
愈沒溺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  
情捨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  
些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端居寰海定龍  
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蛇眼  
擒虎兕機雪竇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  
兕兮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  
遭弄爪牙黃檗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  
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  
一曰穆宗一曰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  
少而敏黠常愛跡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  
罷大中乃戲登龍牀作揖羣臣勢大臣見而

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  
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有三  
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内臣  
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  
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  
位遂打殺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  
遁在香嚴閣和尚會下後剃度爲沙彌未受  
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  
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閑  
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脉看如何大  
中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閑方知不是尋常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  
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彼作首座檗一  
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  
求不着僧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爲槩便掌大中云太龕生槩云這裏什麼所在說龕說細槩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黃槩爲龕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奏賜斷際禪師雪寶知他血脉出處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爲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

鍛葵慕天下  
衲僧跳不出

山云

麻三斤

灼然破草鞋指槐  
樹罵柳樹爲秤鉗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

爲二

六

云殿裏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麻有底道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遠路答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這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句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是載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巴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

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似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餽餅話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千百年滯貨無處着渾身你但打疊

得情塵意想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

左眼半斤快鵝趕不及火焰裏橫身

玉兔速

右眼八兩姪娥

官裏作  
窠窟

善應何曾有輕觸

如鐘在扣

展事

投機見洞山

錯認定盤星目是閻黎怎麼見跋鰲盲龜入

空谷

自領出去同坑無異  
土阿誰打你鵝子死

花簇簇錦簇簇

兩重公案一狀領過依舊一簇南地竹兮北地木  
八案頭上安頭因思長慶陸大夫  
恁解道合笑不合哭

癩兒牽伴山僧也恁麼雪竇也  
半更添冤苦嘆咄是打便

雪竇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鮮解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着便瞪眼云在這裏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鉤

四海只釣獐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已雪竇是出陰界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畧露些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醉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雪竇一時

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雪竇有靜而善應頌云覲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鉗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急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烟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

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  
拔却楔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各令  
灑灑落落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  
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  
下頸脫豈同小兒後來出世應機麻三斤語  
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  
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  
雪寶云若恁麼作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鼈  
盲龜入空谷何年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  
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  
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僧云  
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洞  
山山云我不爲汝說我爲大眾說遂上堂云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雪  
寶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轉

馬二

八

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  
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  
底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  
與麻三斤只是阿爺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  
轉語決是意不恁麼正似雪寶道金烏急玉  
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鑰難辨魚魯參  
差雪寶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  
頌只頭上三句一時頌了我且問你都盧只  
是箇麻三斤雪寶却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

馬二

九

忒煞所以如此陸亘大夫作宣州觀察使參  
南泉泉遷化亘聞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  
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  
夫云道得即哭院主無語亘大哭云蒼天蒼  
天先師去世遠矣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

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你若作這般情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末後有一箇字不妨請訛更道喚雪竇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凝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朕迹冷處冷如冰雪細處細如米末深深處佛眼難窺密處魔外莫測舉一明三即且

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

白馬入蘆花  
道什麼點

巴陵云銀梳裏盛雪

塞斷你咽喉  
七花八裝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因見第十四祖龍樹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器之傳佛心宗繼爲第十五祖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是

提婆宗只以此箇爲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客還曾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十六種外道被汝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免着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作麼生若道言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涉且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禮拜普賢去大隋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畫一圓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貼茶來與者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馬二十這裏自領出去又云赤旛在我手裏西天論議勝者手執赤旛負墮者返披袈裟從偏門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大寺中聲

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鐘鼓爲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通登樓撞鐘欲攢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鐘者誰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是你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義遂自關門提婆於是從樓上持赤旛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酌問提婆折以無碍之辯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旛義墮者旛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寶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衆中謂之鑒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大事所以奇特後

馬二

十一

出世法嗣雲門先生岳州巴陵更不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枝撐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銀梳裏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矣自後果不作忌辰齋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諸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怎麼道極是孤峻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鎚八面受敵着着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自家透脫了卻須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葦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談雪寶隨後拈提爲人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麼端的頂門上一着夢解道銀梳裏盛雪  
蠅跳不出斗兩見也未重公案多少人

喪身失命九十六箇應自知

兼身在內閑黎還知麼一坑埋却

不知却問天邊月

遠之遠矣

自領

提婆宗

提婆宗

這裏滿口含霜

赤旛之下起清風

百雜碎打云已著了也你且去斬頭截臂來與你道一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

分且道什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

山僧如此說話成什麼道理去雪竇微露些子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云解道銀椀裏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知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

此話云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須有活路有獅子返鄉之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巴陵道銀椀裏盛雪爲什麼雪竇却道赤旛之下起清風還知

雪竇殺人不用刀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

直至如今不了座主

雲門云對一說

無孔鐵鍵七花八

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敎

外別傳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

老子四十九年住世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

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問云如何是

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他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衆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卜

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麼交涉非唯不會更入地獄如箭殊不知

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醉一  
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代時教  
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  
坐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

活潑無言猶在耳不妨孤峻

太孤絕

傍觀有分何止壁立

千仞豈有無孔鐵錐重下楔

鉛會名言也

是泥裏洗土塊閻浮樹下笑呵呵

四州八縣不曾

雪寶也是粒餘見箇漢同道者方知能有幾人知

昨夜驪龍拗角折

驪龍非止

還有證明座啞別別始得有什麼別處韶陽老人得一概

在什麼處更有二概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

對一說太孤絕雪寶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  
危光前絕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  
陣無你入處只是忒煞孤危古人道欲得親  
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端直是孤  
這到三千那一報又作麼生便打

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拗折驪龍一角相似  
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話雪寶一  
時頌了末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概何  
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概且道那一概在什  
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奈何不得  
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  
答大似無孔鐵錐重下楔相似雪寶使文言  
用得甚巧閻浮樹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  
彌南畔吠琉璃樹映閻浮洲中皆青色此洲  
乃大樹爲名名閻浮提其樹縱廣七千由旬  
下有閻浮壇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  
出生故號閻浮樹所以雪寶自說他在閻浮  
樹下笑呵呵且道他笑箇什麼笑昨夜驪龍  
拗角折只得瞻之仰之讚歎雲門有分雲門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

如何蹲跳作什麼倒退三千里門云倒一說平出歎出自人口也

不得放過荒

草裏橫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奈他何雲門有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

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業緣皆是自作

自受古人分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字爲什麼却有千差萬別且道誚訛在什麼處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只消當頭一照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謾他不得問處既誚答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馬趕賊有者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賓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言語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劍瘡何故言迹之興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

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放不下七花八裂須彌  
邊在我邊半河南卷盡五千四十八分一節在你  
半河北把手共行同死同生爲君訣泥裏  
堤着甚來由放你不得洗土

八萬四千非鳳毛

羽毛相似太煞滅人

威光漆桶如麻如粟三十三人入虎穴唯我能知一  
精一別別有什麼別處少擾擾忽忽水裏將難求野狐  
隊別賣弄一任蹲跳影著忙作什麼青天白日迷頭認月

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明放過一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手段敢與你入泥入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道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全機透脫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

何故爲他無許多得失是非滲漏處故洞山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真僞者有三種滲漏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

有三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界全機大用遇生與你同生遇死與你同死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隨你衝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千北鳳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衆非鳳毛也南史云齊時謝超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文才傑俊朝中無比當世爲之獨步善爲文爲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薨超宗作誄奏之武帝見其文大加歎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詩云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

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  
會上四衆雲集世尊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  
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靈寶所以道八萬四  
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云  
世尊傳金闕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

羅二

十六

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剝竿着阿難遂

悟已後祖祖相傳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  
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雲  
門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師爲人須至  
如此據曲录木牀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容你

持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隨  
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  
者與之在孤峯者救令入荒草落荒草者救  
令處孤峯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  
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

事試舉看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

無風起浪作  
什麼你用許

脫却籠頭卸却角駄平田和尚有一頌最好  
靈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  
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  
活人之機雪寶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機莫  
隨他語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  
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  
迥絕若能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  
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  
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  
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更  
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  
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

多見解  
作什麼  
清云還得活也無  
到底相頭將  
錯就錯不可  
恁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  
果然自領出去  
柱地捲板漢清  
云也是草裏漢  
放過即不可

鏡清承嗣雪峯與本仁玄沙跋山太原孚輩  
同時初見雪峯得旨後常以啐啄之機開示  
後學善能應機說法示衆云大凡行腳人須  
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方稱衲僧如  
母欲啄而子不得不啐子欲啐而母不得不  
啄有僧便出問母啄子啐於和尚分上成得  
箇什麼邊事清云好箇消息僧云子啐母啄  
於學人分上成得箇什麼邊事清云露箇面  
目所以鏡清門下有啐啄之機這僧亦是他  
門下客會他家裏事所以如此問學人啐請  
師啄此問洞下謂之借事明機那裏如此子  
啐而母啄自然恰好同時鏡清也好可謂拳

踢相應心眼相照便答道還得活也無其僧  
也好亦知機變一句下有賓有主有照有用  
有殺有活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  
草裏漢一等是入泥入水鏡清不妨惡腳手  
這僧既會恁麼問爲什麼却道也是草裏漢  
所以作家眼目須是恁麼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若恁麼便見  
鏡清道草裏漢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只具  
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出問如  
何是啐啄同時用南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  
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南院云作麼生  
是你疑處僧云失南院便打其僧不肯院便  
趕出僧後到雲門會裏舉前話有一僧云南  
院擗折那其僧豁然有省且道意在什麼處  
其僧却回見南院院適已遷化却見風穴纔

禮拜穴云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底僧  
麼僧云是穴云你當時作麼生會僧云某甲  
當初時如燈影裏行相似穴云你會也且道

是箇什麼道理這僧都來只道某甲當初時  
如燈影裏行相似因甚麼風穴便向他道你  
會也第二

十九

後來翠巖拈雲南院雖然運籌帷幄爭  
奈土曠人稀知音者少風穴拈雲南院當時  
待他開口劈脊便打看他作麼生若見此公  
案便見這僧與鏡清相見處諸人作麼生免  
得他道草裏漢所以雪寶愛他道草裏漢便

頌出

古佛有家風言猶在耳千古榜樣

對揚遭

貶剥鼻孔爲什麼却在山僧手裏八棒子

對十三你作麼生放過一着便打

每不相知既不相知爲什麼却有啐啄天然

是誰同啐啄

百雜碎老婆心在第二頭猶在殼

啄覺道什麼落不

出頭重遭撲錯便打兩重公案天下衲僧

徒名邈

放過了也不須舉起還有名邈

萬古黑漫漫底麼若名邈得也是草裏漢千古

溝壑壑無人會

古佛有家風雪寶一句頌了也凡是出頭來

直是近傍不得若近傍着則萬里崖州纔出

頭來便是落草直饒七縱八橫不消一捏雪

寶道古佛有家風不是如今恁麼也釋迦老子

初生下來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

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道我當時若見

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要天下太平如此

方酌得恰好所以啐啄之機皆是古佛家風

若達此道者便可一拳拳倒黃鸝樓一踢踢

翻鸝鵠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如太

可劍擬之則喪身失命此箇唯是透脫得大

解脫者方能如此苟或迷源滯句決定構這

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貶剥則是一賓一主一  
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貶剥謂之對揚遭貶  
剥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頌了未  
後只是落草爲作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  
啐啄母雖啄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

爲二

二

母之啄各不相知當啐啄之時是誰同啐啄  
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未後句不得在何故不  
見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覽無殼子母俱忘應

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雪竇不妨落草  
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

無覺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爲什麼雪

竇却便道猶在殼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緇素

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  
道重遭撲者難處些子是鏡清道也是草裏  
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

殼麼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  
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  
天下衲僧徒名邈誰不是名邈者到這裏雪  
竇自名邈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  
清作麼生是爲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爲本分宗師避箭畏  
刀焉能爲通方作者針劄不入處則且置白  
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大有人  
疑着猶

有這箇  
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

魚行水  
渴鳥飛落  
毛合取狗口好作  
王

家眼目錄  
解誣錄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麼若會得百草頭上  
罷却干戈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  
交擇友爲同行道伴撥草瞻風是時雲門旺  
化廣南香林得得出蜀與鵝湖鏡清同時先

參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八年在雲門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大根器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侍者纔應喏門云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日忽云我會也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門室中垂大機辨多半爲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凡有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蜀初住導江水晶宮後住青城香林智門祚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化特來入蜀參禮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歲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衆云大凡行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繙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志而釋迦老子在因

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答祖師意甚多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不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九年面壁豈不是坐久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脚踏實地無許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

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

何不依而行之如麻似  
粟成羣作隊作什麼

脫却籠頭卸角駄 駄從今日去應須灑灑 左

轉右轉隨後來 猶自放不下影響 影響便打

紫胡要打

劉鐵磨 山僧拗折柱杖子更不行 此令賊過後張弓便打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拶出放教你見聊聞舉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

二二

二二

孫方能恁麼道若能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  
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駄灑  
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縛  
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  
何必只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  
前佛後佛也悉皆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  
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似其實纔舉和  
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岑大蟲同參時  
劉鐵磨在爲山下卓庵諸方皆不奈何他一  
日紫胡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

馬二

王三

不敢胡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  
聲便打香林答這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  
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  
試請舉看

舉肅宗皇帝

本是代宗此誤

問忠國師百年後所

須何物

預接待痔果然起模畫樣老老

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

一劄住

帝曰請師

塔樣

好與國師良久云會麼

停因長智直

將南作北直

帝云不會

賴值不會當時更

得口似圓擔

他本分草料莫搽胡人好

含霜却

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

此事請詔問之

賴值不掀倒禪床何不與

放過國師遷化後

認定盤星

帝詔耽源

問此意如何

子承父業去也落

南潭之北

也是把不住兩兩三頭

源云湘之

云獨掌不浪鳴

生解隨邪逐惡作什麼

中

有黃金克一國

上是天下是地無這箇消息是誰分上事

雪竇

着語云山形柱杖子

祖師壞了也

是起模畫樣無影樹

下合同船

黎道什麼

雪竇着語云海晏

河清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猶數些子

瑠璃殿上無知識

雪竇着語云拈了也

賊過後張弓言猶在耳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爲太子時常愛參

禪爲國有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爲

安祿山僭據後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

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道場是也四

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上元二年勅

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

無上道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

慍色欲奏其不便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聖

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散粟天子如閃電光

鳳三

舌

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光宅

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十年遷化山

南府青鎚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

帝令詔他三詔不起常罵國師耽名愛利戀

着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爲國師他家

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是代宗

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却是

代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辭代宗代

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

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起浪却道與老僧造

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做箇

塔便了爲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

妨作家與你一拶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

會麼奇怪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國師被

他一拶直得口似匾擔然雖如此若不是這

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師不言處便  
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謂  
良久便是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  
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  
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及

馬二

辛五

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  
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向良  
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  
珍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左邊是觀音勢  
至右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箇幡子被風吹  
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麼帝曰不會却較  
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同是別  
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第  
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雪竇拈云獨掌  
不浪鳴代宗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

道箇請師塔樣盡大地人不奈何五祖先師  
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爲箇什麼不道却推與  
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  
便來爲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  
師說話只消一頌祖庭事苑出齊時湘之南潭之北

中有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  
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處作侍者後  
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未參耽源源言重性  
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有  
僧問性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空云如人在  
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  
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爲人東語西話  
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沙彌仰山後舉問  
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  
井中仰山不契後問鴻山山乃呼慧寂山應

諾爲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爲山處得用也只是這一箇頌子引人邪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談是談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克一國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

不會遂道琉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湘是

湘州之南潭是潭州之北中有黃金克一國

須官家眨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北

你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克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作麼生會琉璃殿上無

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不妨慶快平

生湘之南潭之北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得

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克一國雪竇道山形柱

杖子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琉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

無縫塔這一縫大小見還難非眼可見時見時澄潭

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甚處蟠這裏直得摸索不着

落落見眼花眼見什麼影團團通身是眼落七落

行左轉右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甚處蟠這裏直得摸索不着

轉隨後來見麼洪波浩渺蒼龍向甚處蟠這裏直得摸索不着

覲得

見麼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是要見時還難雪竇心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

冊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  
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  
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卧龍不鑒止水無處  
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卧龍長怖碧  
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着些子  
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落影  
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作麼生看即今在  
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  
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  
緘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緘絲一染一切染  
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己家珍高低  
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  
文

舉俱胝和尚凡有所問有什麼消息只堅  
一指這老漢也要坐斷天下人舌頭熱則  
普天普地熱寒則普天普地寒換却  
天下人舌頭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胝若不向指頭上  
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  
麼去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  
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  
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  
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  
山河大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  
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  
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胝和尚乃婺州金  
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入更  
不下笠持錫遶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  
是三問俱胝無對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

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祇又無對尼便行  
祇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遂  
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參請打疊行  
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  
薩來爲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  
尚到庵祇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  
而示之俱祇忽然大悟是他當時鄭重專注  
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豎一指長  
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  
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  
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  
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伊俱祇過在  
什麼處先曹山云俱祇承當處莽鹵只認得  
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  
玄覺又云且道俱祇還悟也未爲什麼承當

處莽鹵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  
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當時俱祇實然  
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因  
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破你若用  
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參只  
是難會如今人纔問着也豎指豎拳只是弄  
精魂也須是徹骨徹髓見透始得俱祇庵中  
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尋常以何法  
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祇以刀  
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祇召一聲童子回  
首俱祇知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  
箇什麼道理及至遷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  
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麼豎起指頭便脫  
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古人  
道俱祇只念三行呢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

生與他拈却三行呪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  
不因今日爭識得這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  
秘魔平生只用一杖打地和尚凡有所問只  
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他棒却問如何是佛  
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  
此上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  
之者不揀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  
少實大丈夫漢卽今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  
去超生死流迥出常格縱有眷屬莊嚴不求  
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以  
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  
機一時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  
不會他古人省要處他豈不是無機關轉換  
處爲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俱胝到這裏有  
深密爲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他圓明道寒

萬二

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  
通上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嶮峻什麼處得一  
指頭禪來

對揚深愛老俱胝

癩兒牽伴同道方知字  
不免是一機一境

宙空來更有誰

兩箇三箇更有箇也須打殺曾向滄溟

下浮木

全生破草鞋有什麼用處

共接盲龜

撈天模地有什麼了期接得堪

界接得開黎

作何用據令而行趕向無佛世

夜濤相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は諸訛奇特

公案偏愛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

更有誰今時學者抑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  
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爲人處所以道對揚  
深愛老俱胝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麼自天地  
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老俱胝一箇若是  
別人須參雜看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至

老死時人多邪解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

法也空直饒宇宙一時空來只是俱胝老一  
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謂之  
生死海衆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白  
已無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於生死海中

用一指頭接人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令諸

衆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接盲龜法華經云  
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大善知  
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  
界互爲賓主無佛世界坐斷要津接得箇盲

龜堪作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墻磕壁佇思停機一場

苦屈或有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  
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  
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麼

人曾恁麼試舉看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舊話

也要勘過微云與我過禪板來

用禪板作什麼

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犯不住駕與青龍

不解騎看打得箇死漢濟甚事

當微接得便打也落在第二頭了也

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在第二頭

後張弓頭賊過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舊公案再問

將來不直半分錢

濟云與我過蒲團來

曹溪

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

陸沉一狀領過一坑埋却

牙取蒲團過與

臨濟依前把不住依前不伶

濟接得便打

著可惜打這般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  
死漢一模脫出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

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謂得便宜賊過後張弓

翠微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有血麼鴻山詰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  
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

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牙  
云肯卽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前顧  
後應病與藥大滲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  
還肯二尊宿麼明不明劈脊便打非惟扶堅  
翠微臨濟亦不幸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  
人拶着猶可被箇衲子挨着失却一隻眼雪  
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當時  
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起劈面便打  
五祖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或云祖師土宿  
臨頭黃龍新云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  
食既明則明矣因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會  
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大凡  
激揚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  
坐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二  
老漢雖然打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

馬二

三

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多少辛苦立大丈夫  
志氣經歷山川叅見尊宿龍牙先參翠微臨  
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鎧鉢劍擬取師頭  
時如何德山引頸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微  
笑便休去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  
德山來洞山云德山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  
洞山云他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莫道  
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於  
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  
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  
得有什麼用處從他擔老僧頭達天下走龍  
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脚直向長安翠  
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  
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卽  
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他曲录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參石頭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卽住不然卽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出石頭知是法器卽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依前遶床振錫而立南泉云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古人也不妨要提持

透脫此一件事如今人纔問着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是恁麼明日也只是恁麼你若只恁麼盡未來際也未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微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會爲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三舌西來意又走去河北參臨濟依前恁麼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過與濟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爲什麼答處相似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爲他後來住院

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  
他牙云肯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  
有刺放過與人已落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  
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門下須知別  
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卽未

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云一  
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雪  
賣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却  
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事界  
裏所以道須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  
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  
道不妨盡善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  
言一句不亂施爲前後相照有權有實有照  
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親切龍

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  
宿索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  
他胸襟裏事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龍牙  
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爲什麼却無祖師西來  
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賣拈出令  
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

瞎謾別人卽得泥裏死

水何曾振古風

洗土塊天下人總知死忽然活時無奈何累及天下人出頭不得

蒲團不能用

教阿誰說你要禪板蒲團作什麼莫是分付閑黎麼只

應分付與盧公

也則分付不著漆桶真作這般見解

雪賣據欵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  
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  
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  
何曾有掣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  
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

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卽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減他威光人多錯會道爲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與人要用打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爲盧公他題晦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而今高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勸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  
知較一半賴盧公付了亦何憑  
知有末後句  
草裏漢打入黑山下坐落在尾  
難得故誰領詎坐倚休將繼祖燈  
窟裏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  
堪對暮雲歸未合一箇半箇舉著即  
遠山無限碧層層塞却你眼塞却你耳沒  
湖深坑更參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更莫守株待兔觸體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胸中放教洒洒落落地又何必要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身處末後自露箇消息有些子好處道堪對暮雲歸未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你道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坐斷洒洒落落始較些子遠山無限碧層層

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  
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園悟禪師碧岩集卷第二

音釋

塞 苦堅切音  
牽揭衣也 鈎 鈎石銅似金 倪 研奚切音

馬三

鉢

爾紹切

饒

上三

鼈

必列切

鱗 北末切音  
鯉魚掉尾貌 鉢

馬三

擾

聲煩也亂也

鼈

邊入聲

也

也

儻

他裹切

儻

胡黃切音

擐

患擐甲執

兵入  
貫也

佛果圓悟禪師碧岩集卷第三

鴈三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 湛閱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  
角駄太平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  
其或未然依舊伏聽處分

鴈三

-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泥裏洗土塊那裏得這消息來智門云蓮花  
一二三四五  
六七疑殺天  
莫向鬼窟裏作活門  
人僧云出水後如何  
計又恁麼去也云荷葉  
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江南  
兩頭三面笑殺天下人

智門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衆  
流千里萬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  
一是一二若恁麼見得許你有箇入處雖然如  
是若道是一顛預佛性籠侗真如若道是二  
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且道

古人意作麼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投子道  
你但莫着名言數句若了諸事自然不着即  
無許多位次不同你一切法一切法攝不得  
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佗安  
立名字誰說你諸人得麼你諸人問故所以  
有言你若不問教我向你道什麼即得一切  
事皆是你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道欲識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不見雲門舉僧問靈  
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僧云出  
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雲門云前頭打着  
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  
問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多  
事你若尋言逐句了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  
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透得機放令閑閑地  
方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如何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班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  
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  
段事無是無非無得無失無生與未生古人  
到這裏放一綫道有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  
扶籬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下又打入莽  
莽蕩蕩荒然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時中不  
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  
麼生摸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智門云蓮花便只攔門一答不妨奇特諸方  
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見岳頭道常貴  
未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機處已是漏  
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論  
出水與未出水有什麼交涉不見僧問智門  
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  
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看他如此對答天下

人討他語昧不得或有人問夾山道蓮花未  
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  
花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  
月脚下太泥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  
盤星雪竇忒煞慈悲打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老婆心切見成公案文彩已彰出水何  
如未出時泥裏洗土塊分開也江北江南  
問王老主人公在什麼處問王老師作什麼你自踏破草鞋一狐疑  
了一狐疑一坑埋却自是你疑不疑情未息打云會麼

智門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

住隋州智門雪竇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  
妙直道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  
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出水時如何  
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頭挑日月脚下太  
泥深你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

者有甚麼限你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  
出水時是什麼時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  
見智門雪竇道你若不見江北江南問王老  
雪竇意道你只管去江北江南問尊宿出水  
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江九添得兩句一  
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不疑去如  
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可  
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幾時得平  
穩去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  
在我必欲解粘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  
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  
試舉看

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大小大怪事不妨令人疑着汝等諸人切須好看

因一場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  
命漏逗普州人送賊同病同病相憐僧舉似玄沙以已妨人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殷勤和尚作麼生也好授着這老漢玄沙云用南山作什  
麼釣魚船上謝三郎只這野狐精雲門以  
拄杖擯向雪峰面前作怕勢等是弄精魄怕他作什麼一子親得一  
諸人試辨看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  
峰與巖頭欽山同行凡二到投子九上洞山  
後參德山方打破漆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  
至鼈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峰  
一向坐禪巖頭喝云喰眠去每日牀上恰似  
七村裏土地相似佗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  
去在峰自點脣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

瞞頭云我將謂你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峰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道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割却峰遂舉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

馬三

四

三十年切忌舉着峰又舉見洞山過水須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不了後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道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云他後如何即是頭云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冒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峰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始是龜山成道今日始是龜山成道後回閩中住象骨山自貽作頌云人生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

馬三

五

得久居出嶺纔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應須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閭王不怕佩金魚凡上堂示衆云一一蓋天蓋地更不說立說妙亦不說心說性突然獨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交涉只如百丈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衆云大雄山有一大蟲汝等諸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問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總云喫茶去院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曾到與不曾到總道喫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

牌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  
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正  
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  
須好看正當恁麼時你作麼生祇對不躡前  
蹤試請道看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  
一切公案語言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  
麼示衆且不與你說行說解還將情識測度  
得麼是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好所以古人  
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言須有格外句  
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窠窟墮在毒海中也  
雪峰恁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長  
慶玄沙皆是他家屋裏人方會他恁麼說話  
只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諸人還知  
落處麼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見真

淨有頌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  
唱和長慶解隨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鼈鼻蛇  
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麼祇  
對且道意作麼生到這裏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方可構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構他底不  
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  
纔有聞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  
事平白地上說這般話疑人人聞他道南山  
有一條鼈鼻蛇你便疑著若恁麼會且得沒  
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既不恁麼會又  
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  
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  
又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  
中便有出身處便云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  
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道南山有一

條龍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須是向上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謝三郎不愛南山龍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攬向雪峰面前作怕勢雲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鎗明頭也打着暗頭也打着他尋常爲人如舞

周三  
七

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時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攬拄杖作怕勢且不是弄精魂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家

宗師終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計雪寶只爲

愛雲門契證得雪峰意所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千箇萬箇摸索不着非公境界到者須是弄蛇手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成羣作隊作什麼也須是同火始得稜師備師不奈何一狀領過放過一着喪身失命有多少罪不重科希累平人詔陽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作伎重撥草落草漢有什麼用處果然在什麼處便打南北東

西無處討有麼有麼開黎眼瞎忽然突出拄杖頭着眼便打拋對雪峰大張口自作自受吞却干天下人摸箇萬箇濟什麼事索不着大張口兮同閃電兩重公案果句剔起眉毛還不見經過了也五湖四海今在什如今藏在乳峰前向什麼處去也大小雪寶也作這去就山僧今來者一一看方便瞎莫向日也遭一口看看取上座脚跟脚跟下下着一箭了也後張弓第二頭第師高聲喝云看脚下賊過三頭重言不當叱

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峰山下有象骨巖雪峰機鋒高峻罕有人到他處雪寶是他屋裏人毛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明只這龍鼻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反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龍鼻蛇須是有不傷犯手脚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

僧把手共行長慶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  
稜師備師不奈何人多道長慶玄沙不奈何  
所以雪竇獨美雲門且得沒交涉殊不知三  
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疎且問諸人什麼  
處是稜師備師不奈何處喪身失命有多少  
此頌長慶道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到  
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始得雪竇出他雲  
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韶陽知  
重撥草蓋爲雲門知他雪峰道南山有一條  
鼈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  
有妙處云南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麼處  
忽然突出拄杖頭元來只在這裏你不可便  
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拄杖擯向  
雪峰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作鼈鼻蛇  
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

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  
作龍有時作蛇爲什麼如此到這裏方知古  
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竇能幽頌道拋對雪  
峰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雪竇有餘才拈  
出雲門毒蛇云只這大張口兮同於閃電相  
似你若提議則喪身失命剔起眉毛還不見  
向什麼處去也雪竇須了須去活處爲人將  
雪峰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臨時要見麼云  
如今藏在乳峰前乳峰乃雪竇山名也雪竇  
有頌云石牕四顧滄溟窄寥寥不許白雲白  
長慶玄沙雲門雖弄得了一不見却云如今藏  
在乳峰前來者一看方便雪竇猶涉廉纖  
在不言便用却高聲喝云看脚下從上來有  
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着人不曾傷着人  
師便打

垂示云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於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拶要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麼試請舉看

舉保福長慶遊山次

這兩箇落草漢福以手指云

只這裏便是妙峰頂

平地上起骨堆切忌通着掘地深埋慶

云是則是可惜許

若不是鐵眼銅睛幾被惑了同病相憐兩箇一

坑埋却雪竇着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

什麼

不妨減人勦兩箇一較些子傍人按劍

復云百千年後不

道無只是少

少賣弄也是雲居羅漢

後舉似鏡清

有好

有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遍野

同道者方知大地茫茫愁殺人奴見婢慇懃設使臨濟德山出來也須喚棒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峰他三人同得同

證同見同聞同拈同用一出一入遞相挨拶蓋爲他是同條生底人舉着便知落處在雪

峰會裏居常問答只是他三人古人行住坐

臥以此道爲念所以舉着便知落處一日遊

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峰頂如今禪和子恁麼問着便只口似匾擔賴值問

着長慶你道保福恁麼道圖箇什麼古人如

此要驗他有眼無眼是他家裏人自然知他

落處便對他道是即是可惜許且道長慶恁

麼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麼去也似則似

罕有等閑無一星事賴是長慶識破他雪竇

馬三着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且道落

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雪

竇解點曾正似黃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雪竇恁麼道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相應爭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謂之着語落在兩邊

雖落在兩邊却不住兩邊後舉似鏡清清云

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孫公乃長慶俗姓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峰孤頂州云老僧不答你這話僧云爲什麼不答這話州云我若答你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峰孤頂德雲比丘從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別峰相見及乎見了却與他說一念三世一切諸佛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德雲既不下山因什麼却在別峰相見若道他下山教中道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妙峰孤頂到這裏德雲與善財的在那裏自後李長者打葛藤打得好道妙峰孤頂是一味平等法門一一皆真一一皆全向無得無失無是無非處獨露所以善財不見到稱性處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自觸如刀不自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教中大

有老婆相爲處所以放一線道於第二義門立賓立主立機境立問答所以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衆生故現如斯事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鏡清雪竇怎麼道去當時不能拍指相應所以盡大地人髑髏徧野鏡清恁麼證將來邪兩箇恁麼用將來雪竇後面頌出更顯煥頌云

妙峰孤頂草離離和身沒却脚下拈得分  
明付與誰用作什麼大地沒人知乾屎板堪作何用拈得鼻孔失却口  
不是孫公辨端的錯看箭着賊了也不知道髑髏着地

幾人知更不再活如麻似粟閻黎拈得鼻孔失却口

妙峰孤頂草離離草裏輦有什麼了期拈得分明付與誰什麼處是分明處頌保福道只這裏便是妙峰頂不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什麼道理便云是則是可惜許只如髑髏着

地幾人知汝等諸人還知麼瞎

垂示云高高峰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  
行佛眼觀不見直饒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  
免靈龜曳尾到這裏合作麼生試舉看

舉劉鐵磨到鴻山

不妨難湊泊這老婆不守本分

山云老

特牛汝來也

點擦竿影草向什麼處見誇訛磨云來日臺

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

箭不虛發大唐打鼓新羅舞放去太

速收來太遲鴻山放身臥

中也你向什麼處見鴻山誰知遠煙浪別

有好思量磨便出去

過也見機而作

劉鐵磨

尼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擬議則喪身  
失命禪道若到緊要處邪裏有許多事他作  
家相見如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  
知是火拶着便動捺着便轉鴻山道老僧百  
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  
書五字云鴻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喚作

鴻三

十二

鴻山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着  
管取分疎不下劉鐵磨久參機鋒峭峻人號  
爲劉鐵磨去鴻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訪鴻山  
山見來便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  
大會齋和尚還去麼鴻山放身便卧磨便出  
去你看他一如說話相似且不是禪又不是  
道喚作無事會得麼鴻山去臺山自隔數千  
里劉鐵磨因什麼却令鴻山去齋且道意旨  
如何這老婆會他鴻山說話絲來線去一放  
一收互相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可觀機  
機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迴頭這老  
婆一點也瞞他不得這箇却不是世諦情見  
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今只管做無  
事會四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爲無事往往

事從無事生你若叅得透去見他恁麼如尋  
常人說話一般多被言語隔碍所以不會准  
是知音方會他底只如乾峰示衆云舉一不  
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  
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乾峰云典  
座今日不得普請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  
雙收爲仰下謂之境致風塵草動悉究端倪  
亦謂之隔身句意通而語隔到這裏須是左  
撥右轉方是作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

慣戰作家塞外  
將軍七事隨身勅下傳

聞六國清

狗銜赦書寶中天  
子爭秦海晏河清猶握金鞭問

歸客

是什麼消息一條挂枝兩  
人扶相招同往又同來

夜深誰共

御街行

君向瀟湘我向秦  
且通行作什麼

雪竇頌諸方以爲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  
具理路就中極妙貼體分明頌出曾騎鐵馬

入重城頌劉鐵磨恁麼來勅下傳聞六國清  
頌爲山恁麼問猶握金鞭問歸客頌磨云來  
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夜深誰共御街  
行頌爲山放身便卧磨便出去雪竇有這般  
才調急切處向急切處頌緩緩處向緩緩處  
頌風穴亦曾拈同雪竇意此頌諸方皆美之  
高高峰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  
觀不見看他一箇放身卧一箇便出去若更  
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雪竇頌意最好是曾騎  
鐵馬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證焉能恁麼且  
道得箇什麼意不見僧問風穴鴻山道老特  
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白雲深處金龍躍  
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  
還去麼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兔驚僧  
云爲山便作卧勢意旨如何穴云老倒疎慵

無事日閑眠高卧對青山此意亦與雪竇同也

垂示二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流俗忽若擊石火裏別緇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節麼試舉看

舉蓮花峰庵主拈柱杖示衆云

看項門上具一隻眼

也是時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不可向虛人窠窟

空裏釘機衆無語千箇萬箇如麻似粟却較些子可惜許一棚俊鵠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若向途中辨猶爭半月程

設使得力堪作什復云畢竟如何千人萬箇裏坐却千人萬箇中一箇兩箇會又自代云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也好與三十棒只爲他擔板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峰庵主麼脚跟也未點

地在國初時在廬山蓮花峰卓庵古人既得

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鎗兒內煮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柱杖云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

年終無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繢不消一捏你且道因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師所爲何故只守一機若向箇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

馬三解做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

十五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

爲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  
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如今只管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顛  
預籠洞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  
水驗他便見方木還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  
討一箇固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  
有底人開懷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  
且卷而懷之且問你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  
常用底因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  
不肯住其實金骨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道  
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  
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也恁  
麼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只  
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  
時如何峰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

峰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  
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爲你外見有山河大  
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  
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時中  
行住坐卧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  
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  
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  
是通方作者到古人處自然不費力他見  
無人擣得他底復自徵云畢竟如何又奈何  
不得自云榔櫈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  
去這箇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爲地頭  
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  
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  
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  
復以拄杖地上劄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

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  
僧云不會嚴云榔榦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

萬峰去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雪寶有  
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鑠  
玄微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

圓三

十六

缺金鳥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

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徃  
來纔作計較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  
得微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  
不得動着搜着自然有殺有活雪寶會他意  
道直入千峰萬峰去方始成頌要知落處看

取雪寶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

據傳三百塘鷺鵠突突  
有什麼限更有恁麼漢

千峰萬峰不肯住

道是什麼消息  
你向什麼處去且

流水太茫茫

好箇消息閃電之機徒勞  
佇思左顧千生右顧萬劫剔

起眉毛

何處去

腳跟下更贈一對眼元來  
只在這裏還截得庵主腳

地始得打云爲什麼

只在這裏  
故麼雖然如是也須是到這田  
地裏

雪寶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  
裏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峰庵主衲僧  
家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

如癡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  
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  
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南泉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  
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  
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寶拈云眼裏着沙  
不得耳裏着水不得或若有箇漢信得及把  
得住不受人瞞祖師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  
便譜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  
人又云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

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怎麽也得不恁麼也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

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峰庵主道爲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峰萬峰去始得且道喚什麼作千峰萬峰雪竇只愛他道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所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

前是什麼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來舉拂子且道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峰庵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看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

言中有響句裏呈機驚殺

人有眼不普見丈云獨坐大雄峰  
禪禪威風四百州坐者立者二俱敗  
僧禮拜伶俐衲僧也有恁麼人要見恁麼事  
丈便打家  
宗師何故來言不豈令不虛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

虎子百丈尋常如虎插翅相似這僧也不避死生敢捋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具眼百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大雄峰其僧便禮拜衲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這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

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  
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  
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  
蹤滅跡且道他便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  
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是不好他禮  
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休咎別緇  
素立向千峰頂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捋虎  
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門有眼肘  
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  
是別人無奈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  
他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  
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圓山去  
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  
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  
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潑地五祖

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  
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  
蹤滅跡且道他便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  
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是不好他禮  
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休咎別緇  
素立向千峰頂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捋虎  
鬚相似只爭轉身處賴值百丈頂門有眼肘  
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  
是別人無奈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遣意  
他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  
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圓山去  
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  
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  
用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潑地五祖

卷三

十九

先師常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  
聲色一時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  
且放過時作麼生看取雪竇頌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五百年一間生千人萬人中有一箇半箇子承父業化門舒卷不同途已在言前渠儂得自由還他作家手段

電光石火存機變勢面來也左轉右轉還見百丈爲人處也無命放過關

堪笑人來捋虎鬚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免喪身失

卷一 着

雪竇見得透方乃頌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  
行豎走奔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雪竇頌百丈  
於祖域之中東走向西西走向東一來一往  
七縱八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相似善能交  
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大  
用不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  
云我若不打你天下人笑我在又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

祖旁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看他恁麼得大

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或舒有時舒不在卷

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卷舒俱不在所以

道同塗不同轍此頌百丈有這般手脚雪竇

道電光石火存機變頃這僧如擊石火似閃

電光只在些子機變處巖頭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竇道機

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麼用處大丈夫漢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如今

人只管供他歎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

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存機變便禮拜雪竇

道堪笑人來捋虎鬚百丈似一箇大蟲相似

堪笑這僧去捋虎鬚

垂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兔放鷹因風

吹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

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

是什麼時節家破人亡

雲門云體露金風

掉天柱地斬釘截鐵淨裸裸赤

洒酒平步青霄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爲人處其或未然

依舊只是指鹿爲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

界且道雲門爲復是答他話爲復是與他酬

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

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

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

入鬼窟裏去大凡扶豎宗乘也須是全身擔

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

不如此爭能爲得人這僧致箇問端也不妨

喫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管閑事底僧

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脉裏觀時不妨有妙處

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

謂之辨主問亦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

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答得甚妙亦不敢

辜負他問頭蓋爲他問處有眼答處亦端的

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

舉着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脉裏討便錯

了也只是雲門句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

解會未免喪我兒孫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趁

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

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

明三舉三明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

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

逐浪句截斷衆流句自然恰好雲門三句中

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頃曰

既問有宗

深辭來風箭不虛發答亦攸全  
蓋有南船如鐘待扣

功不浪施三句可辨

上中下如今是第幾句道是向三句外薦取始得

一鏃遼空

中過也墾着磕着箭過新羅

大野兮涼颯颯

颯

普天匝地還覺骨毛卓豎麼放行去也

長天兮疎雨濛濛

風浩浩水漫漫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

客

更有不唧噥漢帶累殺人黃河頭上瀉將過來靜依熊耳一叢

叢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鬼窟裏作活計眼瞎耳聾誰到這境界不免打折你版齒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

虛設所以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

三

若不識尊卑去就不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

麼利濟凡出言吐氣須是如鉗如鉸有鉤有

鑠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處有宗旨雲

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極

則也雪竇頌這公案與頃大龍公案相類三

句可辨一句中具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

外一鏃遼空鏃乃箭鏃也射得太遠須是急  
着眼看始得若也見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

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頌了雪竇有餘才所以  
展開頌出道大野兮涼颯颯長天兮疎雨

濛濛且道是心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

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樹凋葉落時如何  
雲門道體露金風雪竇意只作一境如今眼  
前風拂拂地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直須  
便恁麼會始得你若更作禪道會便沒交涉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達磨未歸西天時

九年面壁靜悄悄地且道是樹凋葉落且道  
是體露金風若向這裏蓋古今凡聖乾坤大  
地打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竇的的爲人處靜

依熊耳一叢叢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

山也千叢萬叢後山也千叢萬叢諸人向什  
麼處見還見雪竇爲人處麼也是靈龜曳尾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  
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和尚合知壁立萬  
仞還覺齒落麼

泉云有落草了也孟入卽作丈云作麼生  
什麼便有恁麼事

是不爲人說底法看他作麼生看他手忙  
腳亂將錯就錯但試問

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果然納敗  
這不丈云說了也莫與他說破從他錯一  
少

丈云說了也平生不合與他恁麼道  
泉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賴有轉身  
處與長卽長與短卽短

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

理長則就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雪上加霜  
只恁麼作什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

知有說不說看他半忙脚亂藏身露影去  
死十分爛泥裏有刺恁麼

賺泉云某甲不會乍可恁麼賴值這漢  
即打你頭破賴值這漢

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雪上加霜  
只恁麼作什

心直下從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  
即心非心壽禪師謂之表詮遞詮此是涅槃  
和尚惟政禪師也昔時在百丈作西堂開田  
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往諸  
方決擇百丈致此一問也大難酬云從上諸  
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  
出看這老漢一場慚懾若是作家見他怎麼  
問便識破得他南泉只據他所見便道有也  
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就錯隨後道作麼生  
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這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說了  
也可惜許與他注破當時但劈脊便棒教他  
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什麼處是說處據  
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說着  
且問你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

無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爲什麼却恁麼道  
南泉是變通底人便隨後一拶云某甲只恁  
麼和尚又作麼生若是別人未免分疎不下  
爭奈百丈是作家答處不妨奇特便道我又  
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  
不會是渠果會來道不會莫是真箇不會百  
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  
處若是弄泥團漢時兩箇溷溷潑潑若是二  
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頭二俱作家  
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曉驗取且道  
作麼生驗他看雪實頌出云

祖佛從來不爲人各自守疆界有條繫條  
地獄記得箇元字脚在心入  
如前衲僧今古競頭走踏破草鞋拗折明  
鏡當臺列像殊墮也破也打破  
看北斗還見老僧騎佛殿出山門麼新羅  
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

斗柄垂落處也不知無處討瞎可惜許  
成七拈得鼻孔失却口那裏得這消息來  
八片果然恁麼便打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

光耀土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恁麼道且道是說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

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豈不見修山主道諸

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衆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只這不爲人正好參詳山僧常說若是添一句甜蜜蜜地好好觀來正是毒藥若是劈脊便棒罵口便摑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田

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之所印又道森羅及萬象總在箇中圓神秀大師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大滿云他只在門外雪竇恁麼道且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諸人各有一面古鏡森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現你若去長短處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雪竇道明鏡當臺列像殊却須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南爲什麼却看北斗若恁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此兩句頌百丈挨拶處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雪竇到此頌得落在死水裏恐人錯會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斗柄垂你更去什麼處討你纔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  
繙素直似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  
彰色顯且道爲什麼如此試舉看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

箇壞不壞

這箇是什麼物這一句天下  
衲僧摸索不着預備待庫

隋

云壞無孔鐵錐當面擲沒却鼻

三

僧云恁麼

則隨他去也

沒量大人語脉裏  
轉却果然錯認

隋云隨他

去前箭猶輕後箭深只這箇多少人摸索  
不着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若道隨他去  
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便打

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

麼人參見六十餘員善知識昔時在鴻山會  
僧云火頭一日鴻山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  
多少箇問來看如何隋云令某甲問箇什麼  
處若鴻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  
切莫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

歸川先於堋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

年後方出世開山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這僧只據教意

來問教中云成住壞空三災劫起壞至三禪

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什

麼人多作情解摸索這箇是衆生本性隋云壞

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只這箇

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道隨他去在什麼  
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不見道欲得親

切莫將問來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

三

老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山主云不壞僧  
云爲什麼不壞主云爲同於大千壞也碍塞  
殺人不壞也碍塞殺人其僧既不會大隋說  
話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爲念却持此問直往  
舒州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

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  
香禮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  
復回至大隋隋已遷化這僧一場懺懼後有

唐僧景遵題大隋云了然無別法唯道印南  
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蛩寒鳴砌葉鬼

夜禮龕燈吟罷孤憇外徘徊恨不勝所以雪

竇後面引此兩句頌出如今也不得作壞會

也不得作不壞會畢竟作麼生會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問端道什麼已衲僧猶滯兩

重關坐斷此人如何救得百可憐一句隨

他語天下衲僧作這般計較千句萬句也不

萬里區區獨往還業識茫茫蹉過也不

雪竇當機頌出句裏有出身處劫火光中立

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這僧問處先懷壞與

不壞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

處道不壞也有出身處可憐一句隨他語萬  
里區區獨往還頌這僧持此問投子又復回  
大隋可謂萬里區區也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

不如一見授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擇天柱地

斬釘截鐵箭過新羅  
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這僧也是箇久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奈趙  
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可謂  
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  
相似你纔開口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特達英

第三

三十六

靈底漢直下向擊石火裏閃電光中纔聞舉

着剔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不免喪身失命

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

不上他圈繢若恁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

傍贊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

在更帶累趙州去有者道鎮州從來出大蘿

葛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人皆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鎮州出大蘿葛頭且得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會他家自

有通霄路不見僧問九峰承聞和尚親見延

壽來是否峰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答此僧話渾似兩箇無孔鐵錐趙州老漢是箇無事底人你輕輕問着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喫若是不知有底人一似渾崙吞箇棗

鎮州出大蘿葛

天下人知切忌道着一回舉着一回新

天下

衲僧取則

爭奈不恁麼誰用這閑言長語

只知自古自今

半開半合如麻似粟自古全機領脫長者自長短者自也不恁麼如今也不恁麼全機領脫者貴也不消得辨

爭辨鵠白烏黑

咄更不是別自

賊賊

是別自

是增加衲僧鼻孔曾拈得穿過了也裂轉

鎮州出大蘿葛你若取他爲極則早是錯了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晒人皆知道這箇是極則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雪寶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

鵠白烏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古人也恁麼

答何曾分得緇素來雪寶道也須是去他石火電光中辨其鵠白烏黑始得公案到此頃了也雪寶自出意向活鱗鱗處更向你道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

祖師也是賊善能作賊換人眼睛不犯手脚獨許趙州且道什麼處是趙州善做賊處鎮

州出大蘿葛頭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三

音釋

蚌 步項切 音 棒 蛤屬 鰐 牛刀切 音  
又 玉 跛尼輒 登也 踏也 音 捻 大龍 海中大龍  
保 抽庚 切 音 捺 腸 虛業切 音  
也 騞 肩有耳是 翅 五智切 腸 身左右肢切  
也 騞 車遙切 音 捺 暴 翼也 去險入聲  
風 從下而上也 鳥聲 暴切 錦也 佩步昧切  
也 騞 標暴也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四

鴈四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其或不動不覺

不免入野狐窟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

翳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走礫生光把

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

論什麼邊事試舉看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

下卓然而立

曹溪樣子一模脫出直得驚天動地

敬云是是

泥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雪竇着語云錯

是什麼語話緊鑑果子放過則不可

猶較一昔在麻谷又到南泉遶禪牀三匝

振錫一下卓然而立

依前泥裏洗土塊再運前來蠻跳不出斗

泉云是不是

何不水當殺人不眨眼是什麼語話

雪竇着

語云錯

放過不可

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

為什麼道不是

主人公在什麼處這漢元來取人舌頭漏逗了也好殺人須見

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

血爲人須爲微少人來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果然被他籠罩

舉奈自已何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爲念要辨他

曲衆木牀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

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

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

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作家雪竇云錯

落在兩邊你若去兩邊會不見雪竇意佗卓

然而立且道爲什麼事雪竇爲什麼却道錯

什麼處是他錯處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

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擔箇是字便去見南

泉依然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

云是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

雪竇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是不是爲復是同是別前頭道是爲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爲什麼也錯若向章敬句下薦得自救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佛祖爲師雖然恁麼衲僧家須是自肯始得莫一向取

爲四

二

人口辨他問既一般爲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通方作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大下人舌頭須是明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頌這

藏主道持錫遶禪牀如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三十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爲甚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箇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繫驢橛唯有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是汝不是南泉可謂見兔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煞即當不是爲四

三

便休更與佗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着語鎖斷要開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

今者妾身當在何處佗麻谷持錫遶禪牀既

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  
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  
箇漢始得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  
問云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  
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先輩曾參見  
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有  
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何眷屬拙  
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  
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尚莫謗渠好藏云待先  
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俛首而已大  
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不  
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山  
到中邑處謝戒邑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  
尚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  
後謝戒了却退後立邑云什麼處得此三昧

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邑云汝道  
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  
山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  
邑云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怎麼說話  
豈不是舉一明三見本逐末底漢龍牙示衆  
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  
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  
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  
之心也無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碍人之心也  
無又云江湖雖無碍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

得

四

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得  
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祖  
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  
得祖佛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  
佛意方與從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學

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  
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此始  
得何故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南泉雪竇  
是這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

借取眉毛擦今而行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切忌拈却

兩箇無孔鐵鎚直銳千手大悲也  
提不起或若拈去閻黎喫三十棒

四海浪

平天下人不敢動着東西南北一等家風近日多雨水

百川潮落

淨

平赤洒酒且得自家安穩直得海晏河清

古策風高十二門

似何

這箇杖頭無眼切忌向柱杖頭上作活計  
也無賺你平非蕭索果然賴有轉身處作生覲着即瞎

門門有路空蕭索

一作物

死更不再活十二時中者好求無病藥爲什麼瞌睡撈天摸地作

升庚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瀉山公案相似先將公  
案着兩轉語穿作一串然後頌出此錯彼錯  
切忌拈却雪竇意云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

忌拈却拈却即乖須是如此着這兩錯直得  
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向  
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  
長者自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  
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  
去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鞭爲策衲僧家  
以拄杖爲策

策舉錫杖經

西王母瑤池上

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  
十二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  
二朱門若是會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

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  
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  
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  
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  
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

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  
寢前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  
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看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人到多少

此茫然猶有這箇

濟下禪牀擒住與一掌

在誣郎當作什麼

濟下禪牀擒住與一掌

便托開

今日捉敗老婆心切

定佇立已落

便托開

天下衲僧跳不出

定方禮拜

忽然大悟

如暗得燈如貪得寶將錯就錯

且道定上座見箇什麼便禮拜

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

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

得受用定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掌禮拜

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直既得之

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顙脫

一日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等三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

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便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峰近前禮拜云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惺殺這屎狀

鬼子又在鎮州齋回到橋上歇。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他恁麼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

看雪竇頌出云

斷際全機繼後蹤

黃河從源頭漏了也。子承父業持來何在從容。

必在從容。在什麼處爭奈有如此人。巨靈

擡手無多子

無脚手人。還得他也。無脚手人少費弄打一

分破華山

千萬重

乾坤大地一時露出墮也。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檗大機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擬議。或若躊躇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大

神力。以手擘開太華。放水流入黃河。定上座。疑情如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值得瓦解冰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道伊臍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麼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看。

舉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

是精識。精是賊。識賊。若不鑑。爭識。這漢還見金剛。圓麼。

操云。弟子恁

個贊。這老賊。福便掩却方丈門。家已入它圈。續了。

麼來早是不看。便何況更畫一圓。相撞着。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雲竇項門也。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均。然龍頭蛇尾。當時好與一拶。教伊進亦無門退。亦

無路且道更與  
他什麼一拶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翹同時凡見一僧來先  
請齋襯錢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  
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  
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門云尚書曾

馬四

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

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

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  
喪心欲緣而慮亡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爲對  
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

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

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  
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  
操又無語門云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抛却  
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

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又一  
日與衆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  
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操云  
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驚召云上座  
僧舉頭書謂衆官云不信道唯有雲門一人  
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福福  
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鴻山仰山下尊宿  
尋常愛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  
相爭奈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瞞解自點檢云  
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畫一圓相  
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辨的句裏藏  
馬四  
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門  
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  
恁麼地衲僧家如何爲人我且問你當時若  
是諸人作陳操時堪下得箇什麼語免得雪

寶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寶踏翻頌云

團團珠

三尺

秋子

攬

黃河

須是

就馬載驢驅上鐵船

碧眼

胡僧

始得

生

鐵鑄

分付海山無事客

有人

不安

若是

無事客

也不消得

須是

無事始

得

釣鼈

時

下

一

圈

攀

急

麼

來

急

麼

去

一

時

却

得釣鼈時下一圈攀

急

麼

來

急

麼

去

一

時

却

出不得若是蝦蟇堪

急

麼

來

急

麼

去

一

時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却

向語牀裏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着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爲什麼却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箇蠅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始可提掇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却道閻黎不曾遊山鴻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鴻山云子試舉看仰云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鴻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豈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爲什

麼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峰麼這僧若是箇漢但云禍事却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閻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不恁麼

出草入草

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半合他也恁麼我也恁麼誰解

尋討

頂門具一隻眼閻黎不解尋討千重百匝

紅日杲杲

破也瞎舉許多伎倆眼即錯

右盼已老

一念萬年過

左顧無暇

瞎漢依前無事你作

作什麼

子癩兒牽伴行太早也不

十年歸不得

即今在渠儂得自由放過一着便

然忘却來時道

打莫做這忘前失後好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

裏一手擡一手搦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  
草茸草煙羃羃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  
絲毫屬聖徧界不曾藏一一蓋覆不得所謂  
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盧是箇大  
解脫門左顧無暇右盼已老賴瓊和尚隱居  
衡山石室中唐德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  
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瓊方  
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  
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瓊曰我豈有工夫爲  
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欽嘆之

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  
溪東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  
是住居西雪竇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  
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  
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  
下有班白人勞勞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  
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  
鏡上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  
到這裏如癡似兀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  
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日

似這般清寥寥白的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  
得定如生鐵鑄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  
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爲石室行者每踏碓  
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  
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緇素決猶豫若不  
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當頭蹉過  
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真且道是阜是白  
是曲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息無着云南方草窠裏出頭何必擔向着  
有南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若問別人  
掛唇齒在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實頭人  
云多少衆當時便與一喝一拶拶倒了也  
五百盡是野狐精無着問文殊此間如何  
住持<sub>援着便回轉</sub>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  
雜敗缺不少置得脚忙手亂着云多少衆還我話頭來  
殊云前三三後三三<sub>顯言倒語且道是少千手大悲數不足</sub>無着遊五臺至中路荒僻處文殊化一寺接  
他宿遂問近離甚處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  
法如何住持着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  
多少衆着云或三百或五百無着却問文殊  
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着  
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却喫茶文殊  
舉起玻璃蓋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

殊云尋常將什麼喫茶着無語遂辭去文殊  
令均提童子送出門首無着問童子云適來  
道前二三後二三是多少童子云大德着應  
喏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何寺童子指金剛  
後面着回首化寺童子悉隱不見只是空谷  
彼處後來謂之金剛窟後有僧問風穴如何  
是清涼山正主穴云一句不違無着問迄今  
猶作野盤僧若要參透平平實實腳踏實地  
向無着言下薦得自然居鑊湯爐炭中亦不  
聞熱居寒冰上亦不聞冷若要參透使孤危

峭峻如金剛王寶劍向文殊言下薦取自然  
水洒不着風吹不入不見漳州地藏問僧近  
離甚處僧云南方藏云彼中佛法如何僧云  
商量浩浩地藏云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  
且道與文殊答處是同是別有底道無着答

處不是文殊答處也有龍有蛇有凡有聖有什麼交涉還辨明得前三三後三三麼前箭猶輕後箭深且道是多少若向這裏透得千句萬句只是一句若向此一句下截得斷把得住相次間到這境界

屬四

十四

千峰盤屈色如藍

還見文殊麼

誰謂文殊是對

談設使普賢也不堪笑清涼多少衆且道  
麼已在前二與後三三

試請脚下辨看  
爛泥裏有刺碗

子落地樣  
子成七片

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有者道  
雪竇只是重拈一徧不曾頌着只如僧問法  
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  
又僧問瑤瑤覺和尚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  
河大地覺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不可也喚作重拈一徧明招獨眼龍亦頌其

意有蓋天蓋地之機道廊周沙界勝伽藍滿  
目文殊是對談言下不知開佛眼圓頭只見  
翠山巖廊周沙界勝伽藍此指草窟化寺所  
謂有權實雙行之機滿目文殊是對談言下  
不知開佛眼圓頭只見翠山巖正當恁麼時  
喚作文殊普賢觀音境界得麼要且不是這  
箇道理雪竇只改明招底用却有針線千峰  
盤屈色如藍更不傷鋒犯手句中有權有實  
有理有事誰謂文殊是對談一夜對談不知  
是文殊後來無着在五臺山作典座文殊每  
於粥鍋上現被無着拈攬粥籠便打雖然如  
是也是賊過後張弓當時等他道南方佛法  
如何住持劈脊便棒猶較些子堪笑清涼多  
少衆雪竇笑中有刀若會得這笑處便見他  
道前二三與後三三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今日一管落草前頭  
也是落草後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也是  
頭也是落草勘過這老漢沙云遊山來不可落草敗缺  
箭過新羅沙云遊山來不少草裏漢是  
首座云到什麼處來按若有所至未免沙  
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漏退不少元  
來只在荆棘林裏

座云大似春意相隨來也將錯就坐錯一手撻一手揭沙  
云也勝秋露滴芙蓉土上加泥前箭猶輕  
雪竇着語云謝答話一火弄泥圓漢三箇一狀領過

長沙鹿苑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  
輩同時機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頌  
便與頌你若要作家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  
仰山尋常機鋒最爲第一一日同長沙翫月  
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  
沙云恰是便倩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  
一踏踏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

人號爲岑大蟲因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他  
會下人便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  
座云到什麼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  
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  
未嘗不以此事爲念看他賓主互喚當機直  
截各不相饒既是遊山爲什麼却問道到什  
麼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子便道到夾山亭  
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住着處  
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  
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蓉

蕉雪竇云謝答話代末後語也也落兩邊畢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  
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  
化物也無沙云黃鸝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  
題也未拙云未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也

好岑大蟲平生爲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面便會頃云

大地絕纖埃

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盡少這箇不得天下太平

何人

眼不開

頂門上放大光明始得撒土撒沙作什麼

始隨芳草去

漏這不少不是一回落草

漏這不少不是一回落草

又逐落花回

全真

且喜歸來脚

泥深三尺

龜鵠翹寒木

左之右之添一句更有許多開事

狂猿嘯古臺

却因親着力添一句也長不得減一句也不得

沙無限意

便打末後一句道什麼

一坑埋却墮在鬼窟裏

咄

草裏漢賊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云曾到五老峰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閣黎不曾遊山辨繙素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無些子滲漏若不如此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界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爲修行利濟人誰知翻成不唧噥若得真實到這境界何人眼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這境界都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他左邊貼一句右邊貼一句一似一首詩相似似龜鵠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引到這裏自覺漏這叢云長沙無限意咄如作夢却醒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勦絕若是山僧即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云曾到五老峰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閣黎不曾遊山辨繙素看是同是別到這裏須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無些子滲漏若不如此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界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

垂示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  
難諳腦門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劍若不是  
眼辨手親爭能構得有般底低頭佇思意根  
下卜度殊不知髑髏前見鬼無數且道不落  
意根不抱得失忽有箇恁麼舉覺作麼生祇

對試舉看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

箭既離弦無返  
同勢月明照見

夜行人中也藏法  
者懼好和聲便打  
檢看便打  
云是什麼

何處求心

莫瞞人好不  
勢重舉自難

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

出普化一人師臨遷化謂衆云還有人邈得  
吾真麼衆皆寫真呈師師皆叱之普化出云  
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便打筋  
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一  
日示衆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

依何住瓊璣不動寂止無痕覲面相呈更無  
餘事雪寶拈兩句來頌直是渾金璞玉不見  
道瘞病不假驅馳藥山僧爲什麼道和聲便  
打只爲佗橈枷過狀古人道聞稱聲外句莫  
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生直得奔流度办

電轉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  
不着若是深入闡奧徹骨徹髓見得透底盤  
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左轉右轉底盤山  
只得一概若是施泥蒂水聲色堆裏轉未夢  
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  
分不見三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  
卷四  
十八  
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  
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善因而  
招惡果所以道無爲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  
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

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  
若作情解只在他言下死却雪竇見處七穿  
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

言猶在耳何處求心

不勞重舉自點檢

白雲爲益

頭上安頭流泉作琴

隨處也

麼

千重萬重

流泉作琴

隨處也

三界無法

五音六律盡分明

十音

悲

自領出去聽則聲

角徵借路經過

一聽

掩耳直得掩泥帶

不及

一曲兩曲無人會

不落宮商非干

十音

雨過夜塘秋水深

迅雷不及

水在什麼處便打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  
界有者道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  
不恁麼會雪竇去他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爲  
益流泉作琴蘇內翰見照覺有頌云溪聲便  
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  
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雪竇借流泉作一片長  
舌頭所以道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峰乾

和尚道還識得命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  
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巨晴空是普賢境界  
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這般曲調也須  
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勞側耳古人道聲  
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底總不聞雲門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是體顧是用  
未舉已前聯兆未分已前見得坐斷要津若  
朕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後見得  
落在意根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却似雨  
過夜塘秋水深此一頌曾有人論量羨雪竇  
有翰林之才雨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署  
眼看更若遲疑即討不見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閑市裏七縱八  
橫若論頓也不留朕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儻  
或不立頓漸又作麼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

正恁麼時誰是作者試舉看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

倚公說禪祖

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千人萬人撼不動

處三要印開不犯鋒鏟去即印住

正令當行錯住即印破

再犯不容看取令行時搜便打

看無頓置

詭印即是不印即是天下人頭出頭沒有

倒禪牀喝散大眾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

牛之機得不妨奇特請師不搭印

好箇話頭

爭奈穴云價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輶

請訛泥沙似鶴捉鳩寶網可憐許也有

漫空神駒千里陂佇思出身處可惜

放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撓旗奪鼓

炒閻來也

擬議三回死了兩重公案穴打一拂子

好打遠箇令須是恁麼人行始

得穴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何必雪

上加審陂

擬議開口一死更不再活這漢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

煥然却被傍人觀破

穴云見箇什麼道理也好與一拶却

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似則似是則未是家人死西穴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家人助哀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裁松次檗云深山裏裁許多松作什麼濟云

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

鑊地一下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二十棒了

也濟又打地一下云噓噓檗云吾宗到汝大

與於世瀉山詰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

雖然如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檗云吾宗

到汝大與於世大似憐兒不覺醜後來瀉山

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付臨濟一人別更有

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但舉看仰山云

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此乃識風

穴也穴初參雪峰五年因請益臨濟入堂兩  
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  
濟云賓主歷然穴云未審意旨如何峰云吾  
昔與岩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  
若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穴  
後又見瑞岩常自喚主人公自云若復云惺  
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穴云自拈自弄有什  
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他  
來參南院穴云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一  
日遂見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觀南院

云這箇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  
舒與師同用清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譖語  
穴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云赦罪放懲速  
須出去穴云出即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謂  
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回再入方  
丈清坐次便問某適來輒呈駿見冒瀆尊顏  
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  
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棲竇益東清云  
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穴云路  
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速  
昌  
王祕却畧借劍看穴云鼎首醜人携劍去清云  
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顛頽穴云若不觸風化  
焉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許  
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穴  
云只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清云巨浪  
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穴

湧千尋澄波不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  
削便禮拜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  
茶風穴初到南院便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  
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  
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閻黎又  
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瞎院遂拈拄  
杖穴云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莫  
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  
子鈍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侶持鉢不得詐道  
不饑院云閻黎莫曾到此間麼穴云是何言  
歟院云好好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  
坐喫茶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  
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  
什麼處穴云鹿門與廊侍者同過夏院云元  
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穴云始

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  
這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穴自此服膺  
在南院會下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  
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院云  
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起棒云棒下無  
生忍臨機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  
代難亂郢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  
大盛他凡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尖新攢花  
簇錦字字皆有下落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  
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何  
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直下似鐵牛之機無  
你撼動處你才去即印住你才住即印破教  
你百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鈎頭有餌是時座下有

盧波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作家便答他道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開云垂鉤四海只釣獐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已巨浸乃十二頭水牯牛爲鉤餌却只釣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玄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覩則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沒交涉盧波佇思見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許所以道直饒講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其實盧波要討好語對他不欲行令被風穴一向用撓旗奪鼓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敗不禁著箒掃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等你討得來即頭落也牧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

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麼牧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着便轉接着便動解隨機說法若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濟有四賓主話夫參學之人大須仔細如賓

主相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應物見形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有如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樣學人便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

卷四

二十四

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

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  
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  
辨呼爲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  
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  
用一時行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私覺禪  
悟  
師示衆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  
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  
欺之力看佗雪竇頌出

擒得盧陂跨鐵牛

千人萬人中也要呈巧  
藝敗軍之將不再斬

三玄戈甲未經酬

當局者迷受災如受敵  
受福受降如受敵

楚王

城畔朝宗水

說什麼朝宗水浩浩充塞  
天地任是四海也須倒流喝

下曾令却倒流

不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  
走陝府鐵牛贊殺嘉

像大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擒得盧陂  
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臨濟下有三玄三

要凡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  
問風穴如何是第一句穴云三要印開朱點  
窄未容提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穴云妙  
辨豈容無着問漚和不負截流機如何是第  
三句穴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頭  
人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隨身不  
輕酬他若不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雪竇要  
出臨濟下機鋒莫道是盧陂假饒楚王城畔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朝宗只消一喝也  
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  
如猿在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煅  
百鍊精金須是作家爐鑄且道大用現前底  
將什麼試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

爐檯堆頭  
見丈六金

身班班駁門云花藥欄問處不真答來齒較是什麼藏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且莽壁着嗑着曲不直

放熟作盛渾齋吞箇臺門

云金毛獅子也裏也貶兩采一賽將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麼雲門答處麼若知得兩口同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顛預僧問玄沙

馬口玄矣

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臘滴滴地具金剛眼試請辨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開一線道同死同生雲門三寸甚密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麼會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

門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是其中人便當頭頌出

花藥欄言猶在耳莫顛預如麻似粟也有星在

馬口

些子自領出去灼然真

秤兮不在盤太葛藤各自向衣單下返觀不免說道理便恁麼箇臺

金毛獅

莫向外卜度所以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言皆銷歸自己令轉轆轤地向活潑處便道若擬議尋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道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雲門驗這僧其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屋裏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

此一頌不異拈占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顛預

人皆道雲門信彩答將去總作情解會佗底

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顛預蓋雲門

意不在花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不

在盤這一句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

天如星在秤不在於盤且道那箇是秤若辨

明得出不辜負雪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慈

悲分明向你道不在這裏在那邊去且道那

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這僧

道便恁麼去時如何雪竇道這僧也太無端

且道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恁麼道不會來

恁麼道金毛獅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麼

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

落節直饒七縱八橫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請

訛在什麼處試舉看

舉陸亘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

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竒

怪鬼窟裏作活計畫餅不可充饑也是草裏商量南泉指庭前花

道什麼咄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千山僧

事咄夫丈夫當時下得一轉語不唯截斷

南泉亦乃與天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鴛鴦繞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莫深語引得黃鸝下

南泉亦乃與天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鴛鴦繞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莫深語引得黃鸝下

陸亘大夫久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游

泳肇論一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爲奇特問

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卷四

天

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也甚竒怪肇法師乃晉時高僧與生融濬同

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年好讀莊老後因

寫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

綜諸經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

我形亦爾也同生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論齊物肇公大意論性皆歸自己不見他論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賢有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坤大地只是一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無則普天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可不可可但唯我無不可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石頭因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爲自己處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邪箇體到這裏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豈有恁麼事陸亘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

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師更西來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巴鼻與佗拈出痛處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如引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地上推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亦如人在夢欲覺不覺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將去看他恁麼說話也不妨難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聞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古人道若於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着嚴頭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兕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不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

影看他雪賣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  
一時是箇山河不在鏡中觀我這裏無這  
無孔鐵錠自長短者自短青是青  
黃是黃你向什麼處觀霜天月落夜將半  
引你入草了也偏界不曾藏切忌向鬼窟裏坐誰共澄潭照影寒

有麼有麼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  
箇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  
非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  
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爲兩段但只可山是  
山水是水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  
碍眼光且道向什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  
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  
你自相度還知雲竇以本分事爲人麼誰共

澄潭照影寒爲後自照爲復共人照須是絕  
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  
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四

音釋

珊瑚切音山珊瑚生海  
中色赤又珊瑚佩聲  
圓韻鳥魅切音威  
爐盆中火也  
音力霹靂迅  
雷又雷神名  
音寢七捨切侵上  
又熟寢窟上苦  
禾切音科鳥在穴  
下苦骨切坤入聲  
孔穴也  
醞上田黎切音題下洪孤  
切音胡醞醞酥之精液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五 鷹五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逆順縱橫時佛亦不能辨爲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羣大士之能向冰凌上行劔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火裏蓮花宛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舉看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

有恁

麼事賊不打貧兒家投子云不許夜行投

慣曾作客方憐客

看樓打樓是賊鐵賊若明須到不同牀卧焉知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著氈拍版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得逸羣之辯

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般投子一日爲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蒸餅與趙州州不管投子令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且道他意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爲人有僧問如何是道答云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如何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鳴後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麼休去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須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難得或若有依倚有

解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淨潔五祖  
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  
得浙中永安和尚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  
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非常之旨人焉瘦哉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

鷲五

作家亦不幸負他所問只是絕情絕迹不妨

難會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  
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  
被趙州一問也大難酬對只爲他是作家漢  
舉著便知落處頌云

活中有眼還同死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不蘊藉爭辯得這漢繡  
藥忌何須鑒作家若不驗過爭辯端的遇著試與一鑒又且要問過  
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竇道不知誰解撒  
塵沙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善知識眼慶云  
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尚據曲錄木牀上行棒行喝豎拂敲牀現神  
通作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

鷲五

三

活中有眼還同死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不蘊藉爭辯得這漢繡  
藥忌何須鑒作家若不驗過爭辯端的遇著試與一鑒又且要問過  
何妨也古佛尚言曾未到賴是有伴千聖  
不知誰解撒塵沙即今也不少開眼也著闡黎恁麼舉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銀山

鐵壁擬議則觸體前見鬼尋思則黑山下打

坐明明杲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

還有請訛處麼試舉看

舉龐居士辭藥山

達老漢作怪也

山命十禪客相

送至門首

也不輕他是甚麼境界也須是識端倪底衲僧始得

居士

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

無風起浪搭頭

有眼這老漢言中有響中也相隨來也果然上鉤來時有全禪客云落在甚麼處

士打一掌

著果然勾

全云

居士也不得草草

棺木裏

士云汝恁麼稱

禪客聞老子未放汝在

第二杓惡水潑了何止間老子山僧

全云居士作麼生

龐心不改又是要喫棒這僧從

放不過到尾這裏也不著便士又打一掌

果然雪上加霜

云眼

見如盲口說如啞

與他讀判語

雪竇別

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

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是漏進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聲未斷被石頭掩却口有個省處作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諳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垂朱紫誰爲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頌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爲佗是作家後列刹相望所至競譽到藥山盤桓旣久遂辭藥山山至重佗命十人禪客相送是時值雪下居士指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便掌全禪客旣不能行令居士令行一半令雖行全禪客恁麼酬對也不是佗不

不少雖然如是裏見箭鋒相拄爭柰落在鬼窟裏了也

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到居士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驚中居士打了更與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寶別前語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雪寶恁麼要不辜他問端只是機遲慶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和聲打方始勦絕雪寶自領佗打處云

五

四

雪團打雪團打爭奈落在第二機不勞拈出頭上漫漫脚下漫漫龐老機關沒可把往往有人不知只恐不恁麼天上人間不自知是什麼消息雪寶還知麼眼裏耳裏絕瀟灑

道當時若握雪團打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構得雪寶自誇他打處殊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眼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雲門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物轉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提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針劄不入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有什麼用處雪寶到此頌殺了復轉機道只此瀟灑絕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別碧眼胡僧尚難辨別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寶要在居士頭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寶意却埋

箭鋒相拄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寶別前語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雪寶恁麼要不辜他問端只是機遲慶藏主道居士機如掣電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和聲打方始勦絕雪寶自領佗打處云

五

雪團打雪團打爭奈落在第二機不勞拈出頭上漫漫脚下漫漫龐老機關沒可把往往有人不知只恐不恁麼天上人間不自知是什麼消息雪寶還知麼眼裏耳裏絕瀟灑

道當時若握雪團打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亦難構得雪寶自誇他打處殊不知有落節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眼裏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普賢境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雲門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物轉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提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針劄不入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有什麼用處雪寶到此頌殺了復轉機道只此瀟灑絕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別碧眼胡僧尚難辨別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寶要在居士頭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寶意却埋

上鉗錙須是作家爐鑄且道從上來還有恁麼家風也無試舉看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  
不是這  
時候  
勞頭勞面  
在什麼處  
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  
天下  
時節  
不得藏身露影蕭  
何費却假銀城  
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

賺殺一船人隨他轉也一釣便上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虎兒特地一場愁掀翻大海真不掩僞曲不藏直臨崖看

賺殺一船人隨他 轉也一釣便上 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  
時熱殺閻黎 真不掩僞曲不藏直臨崖看虎兒特地一場愁掀起翻大海  
踢倒須彌且道洞山在什麼處

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山圓纘落在什麼處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

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  
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覩面更無真休更  
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  
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  
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  
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  
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山遠錄公以此公  
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然易會  
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著便轉殊不  
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  
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  
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化力洞山道何不向  
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  
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此  
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

載子細若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

云你與這  
僧同參

下便會有者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  
人道若向劙刃上走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  
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  
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

靈

七

人請和尚道微指竹云這一竿竹得恁麼長

那一竿竹得恁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  
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僧云鑊湯爐炭  
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云衆  
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人說

話雪寶用他家裏事頌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不是作家誰能辨得何處不圓融正勅旣行諸道  
正偏何必在安排若是安排何處有今日作麼生兩頭不涉風行草偃水到渠成  
琉璃古殿照明月圓陀陀一切忌認影且莫忍俊韓爐空上階  
不是這回避過了當頭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出世目視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霄卽是萬仞峯頭灰頭土面卽是垂手邊事有時灰頭土面卽在萬仞峯頭有時萬仞峯頭卽是灰頭土面其實入廡垂手與孤峯獨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橛會所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崖直是無你湊泊處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不在安排也此頌洞山答處後面道琉璃古

殿照明月忍俊韓爐空上階此正頌這僧逐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珠死蛇等十八般大綱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古殿似有圓影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其僧一似韓爐逐塊連忙上階捉其月影

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

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如韓獮逐塊走到階上

又却不見月影韓獮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獮駿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犬方能尋其兔雪寶引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

山爲人處麼良久云討甚

舉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

天下衲僧跳不出無孔鐵錐一箇鐵橛子過此二者是爲真過

頂門上具一隻眼作什麼僧出問如何是真過

道什麼下有一個鐵橛子山云解打鼓

藜確確又問如

何是真諦

道什麼兩重公案又有箇鐵橛子山云解打鼓

藜確確又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

非心非佛道什麼這箇挂捶堆三段鐵橛子山云

解打鼓

藜確確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

接道什麼遭他第四杓惡木山云解打鼓

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俱備真俗

鐵橛鐵蒺藜確確且道落在什麼處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

二者是爲真過此一則語出寶藏論學至無學謂之絕學所以道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

疏尋經論習學旣盡謂之絕學無爲開道人

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

謂真過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

山云解打鼓所謂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

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語不涉理性亦

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是衲

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

雪峯襯綻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是向上拈提又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

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俱備真俗

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卽心卽佛卽不問  
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卽心卽佛卽  
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卽難少有人到又問向  
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卽是  
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爲宗旨謂  
之禾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  
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  
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  
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  
又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脚  
底下一場懾懼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  
日出後一場懾懼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  
向什麼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懾懼  
諸方謂之三懾懼又保福問僧殿裏是什麼  
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

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云你名什  
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

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瞞人好福云  
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得恁麼  
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云和尚

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  
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  
尚莫瞞人好福云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  
福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  
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雪峯後面引一落

索依雲門示衆頌出此公案

一拽石 裏中天子勃癩見牽  
令兩箇一狀領 二般土 塞外  
將軍  
向人怎樣來 作向上人恁麼來 發機須是千鈞弩 若是千  
過同病相憐 象骨老師曾輶毬 也有人  
不得不輕酬 來有箇無孔鐵 曾恁麼 錄子 來有箇無孔鐵 爭似禾山解打鼓 須還這  
錠阿誰不知

老漢始得報君知  
雪寶也未夢見在雪  
一千歲得上加霜你還知麼  
莽鹵龍鵠洞洞也有些子  
甜者甜兮苦者苦  
謝答話錯下注

脚好與三十株喫棒得  
也未便打依舊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搜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  
爲五

那云搜石去宗云石且從汝搜卽不得動著  
中心樹子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  
木平有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  
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  
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卽不問三轉外事  
作麼生平云鐵輪天子寰中勑僧無語平便  
打所以道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  
雪竇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見他爲人處三

十斤爲一鈞一千鈞則三萬斤若是獐龍虎  
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鷦鷯小可之物必不  
可輕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象

骨老師曾輦轎卽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  
木毬一齊輶玄沙便作斫牌勢雪峯深肯之  
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如禾山解打鼓  
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寶道爭似禾山  
解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  
由莽莽鹵鹵所以道報君知莫莽鹵也須是  
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要不莽鹵甜者甜兮  
苦者苦雪寶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卽行全機  
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  
刃拈起向上鉗鎗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  
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老漢堆  
接著這

鬼窟裏作活計  
山積藏切忌向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  
衫重七斤  
果然七縱八橫拽却漫天網還  
見趙州麼衲僧鼻孔曾拈得還

知趙州落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未然老僧在你脚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却不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在你脚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爭奈却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易會却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

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迴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請訛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頌出

編辟曾挨老古錐

何必拶著這老漢挨拶向什麼處去

七斤

衫重幾人知

再來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匾擔又却被他贏得一籌

如今拋擲西湖裏

還曾賣手腳始下載清

風付與誰

自古自今且道雪竇與他酬唱與他下注脚一子親得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挨老古錐編辟萬法教歸一致這僧要挨拶他

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

卷五

十三

峰有西湖也下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

衆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峰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著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用

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爭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開田地一度贏

來方始休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樣下看取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折去縛解粘如冰凌上行劍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則且置剎那便去時如何試舉看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等閑垂一鉤

僧云雨滴聲不<sub>好</sub>竇<sub>消息</sub>清云衆生顛

倒迷已逐物

事生也慣得其便銚鉤僧云搭索還他本分手腳

和尚作麼生

捲著這老漢逼殺人果然納敗缺轉捨來也不妨難當却把槍頭倒刺人清

云泊不迷已

咄直得分踈不下

僧云泊不迷已意

旨如何

捲著這老漢逼殺人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前箭猶輕後箭深

可易脫體道應難

山臨濟向什麼處去不

十四

換作雨滴聲喚作什

五

麼聲直得分踈不下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

人一日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

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

聲僧云鶴鳩聲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

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蝦

蟻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

前頭公案更無兩般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

於聲色堆裏不妨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

所拘這般公案諸方謂之燬煉語若是燬煉

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爲人處亦喚作透聲

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

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有窠臼在鏡清

恁麼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却道衆

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故意轉人

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手腳膽

大不拘一機一境忒煞不惜眉毛鏡清豈不知

是雨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探竿影

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搜便道和尚又作

麼生直得分踈不下

十五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麼也迷已

須知驗他句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懶懂要

勦絕此話更問道只箇泊不迷已意旨如何

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一線

道隨他打葛藤更向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

道應難雖然恁麼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鏡  
清只一句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頌  
云

虛堂雨滴聲

從來無間斷作者難酬對

果然

不知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權有實有放有收殺活擒縱若謂曾入流

刺頭入膠盆不喚作雨滴聲喚作什麼聲依前還不會

山僧幾曾問你

來這漆桶還我無孔鐵錘來會不會分不在這兩邊

雨滴坐斷兩處不

南北山轉霧靄

頭上脚下若喚作雨聲喚作什麼聲到這裏須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雨滴聲也不是  
若道不是雨滴聲也不是前頭頃兩喝與三  
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頌若道是入聲色之  
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  
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不會南北山轉  
霧靄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  
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  
以見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  
動用行住坐臥併却咽喉唇吻還辨得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

多多少人疑著千聖跳不出漏這

第五

不門云六不收

新針截鐵八角磨盤空裏少薦得已是第二頭聯光已生後薦得又落

任是作者也難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  
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  
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  
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入既寂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  
迷已逐物不喚作雨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  
任是作者也難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

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  
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  
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入既寂

落第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畢竟以何爲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著剔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上座本爲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孚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爲說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身孚云畢竟如何卽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靜室中坐必得自見孚如其言一夜靜坐忽然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也禪者云你試道看孚云我從今日去更不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道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又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

遇五

十七

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得沒交涉更帶累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見教中道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你問頭應時應節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處所以道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

角而復始滴水滴凍費許多工夫作什麼碧眼

胡僧數不足

三生六十劫達磨何嘗夢見閻黎爲什麼知而故紀少

林謾道付神光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從頭來已錯了也

卷衣

又說歸天竺

賊殺一船人天竺茫茫無處

尋在什麼處始是太平如今在什麼處

你眼睛也是無風起浪且道

是法身是佛身放你三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頌出教人見

雲門道六不收雪賣爲什麼却道一二三四

五六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

祖老師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柏樹子一二三四五若向雲門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葱嶺見達磨手携隻履歸西天去使回奏聖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雪竇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爲什麼此土却有二三遍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請說也須是構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

却對乳峯宿且道卽今在什麼處師便打云瞎

舉王太傅入招慶煎茶

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閑無事大家

著一隻眼惹禍來也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鉗泥圓漢不會煎茶事生也

帶累別人朗翻却茶鉗果然

太傅見問

上座茶爐下是什麼

果然禱事

朗云捧爐神

果然

中他箭了也不妨奇特

太傅云既是捧爐神爲什麼

翻却茶鉗

何不與他本分草料事生也

朗云仕官千日

失在一朝

錯指注是什麼語話杜撰禪和如麻似粟

大傅拂袖

便去

灼然作家許他具一隻眼

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

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樞

更與三十棒這獨眼龍只具一

隻眼也須是明人點破始得

招云非人得其便

果然只具一隻眼

朗云和尚作麼生

好與一招著也

櫻終不作這般死郎當見解

招云得其便

果然只具一隻眼

朗云當時但踏倒茶爐

爭奈城過後張弓跳然如是也未稱德

手擡一手搦

果然只具一隻眼

山門下客一等是濛郎潑賴號中奇特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  
久參招慶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  
却茶铫太傅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铫  
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不妨  
言中有響爭奈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犯

鑿

十九

手不惟辜負自己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  
無得失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  
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箇  
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據朗上座  
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不肯  
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  
打野裡野裡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榦謂之  
野裡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走  
朗招云和尚又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明  
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所以道

俊狗咬人不露牙鴻山詰和尚云王太傅大  
似相如奪璧直得鬚鬚衝冠蓋明招忍俊不  
禁難逢其便大鴻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  
袖便行放下茶铫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  
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鉸云久聞胡釘  
鉸莫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麼胡  
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  
自有多口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舉  
似前話州云你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  
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柰何更教他  
打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胡  
於是省京兆米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  
月夜斷井索人皆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時  
喚作什麼七師云若有所見卽同衆生老宿  
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紫璘供奉聞說

供奉解註思益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當註  
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會意爭敢言註  
經師遂令侍者將一碗水七粒米一隻筋在  
碗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

云老僧意尚不會更說甚佛意王太傅與朗

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寶末後却道當時但

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寶雪

峰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

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

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眾喫箇什麼峰便覆

却益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麼爭似雪  
寶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節到  
他用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箭不虛發偶爾成文不妨要妙應機非善巧

弄泥圓漢有什麼限方木退圓孔不妨撞著作家堪悲獨眼龍只

二十一

周五

一隻眼只曾未呈牙爪也無牙爪可呈說  
得一板你還見麼雪寶却歎些子  
其牙爪若有恁麼平腳踏倒茶爐生雲  
他牙爪雷轟大地人一時喫掛天下逆水之波經  
雷衲僧無著身處旱天霹靂

幾回七十二棒翻

成一百五十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

成風此出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  
擲補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  
補竅甚巧我運斤爲你取鼻端泥其鼻端泥  
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斲  
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二

五

主

俱巧妙朗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  
寶道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  
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奇特爭柰未有  
擎雲攫霧底爪牙雪寶傍不肯忍俊不禁代  
他出氣雪寶暗去合他意自頌他踏倒茶爐

語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門道  
不望你有逆水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  
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朗上座與明招  
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倒茶爐  
垂示云七穿八穴攬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  
顧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  
回亦未爲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  
舉看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  
不妨縱橫自在此問太高峰云待汝出網  
生你合只自知何必更問峰云待汝出網  
來向汝道減人多少聲價作聖云一千五  
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迅雷霹靂可然驚羣一任躊躇  
峰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負放過一著此語最毒  
雪峰三聖雖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拶未分勝  
負在且道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

濟受訣偏歷諸方皆以高賓待之看他致箇  
問端多少人摸索不著且不涉理性佛祖却  
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爲食且道他意作麼生  
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  
爲食雪峰是作家匠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  
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  
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絕類得大  
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柰雪峯  
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  
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  
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柰三聖亦是作  
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  
不識雪峯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得恁麼  
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卽弱遇賤  
卽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峯在看他二

人最初孤危峭峻未後二俱死郎當且道還

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聖

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吾去後不

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

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

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

却三聖便禮拜他是臨濟真子方敢如此酬

唱雪竇末後只頌透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

處頌云

透網金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何似生千聖不奈何休云滯水

向他雲外立活潑織地且真鉢置好搖乾蕩坤作家作家未

放出人振鬣擺尾誰敢攀端倪做得個伎何妨

備貢弄出來不妨驚羣千尺鯨噴洪浪飛盡大地人一口吞盡

一聲雷震清飄起有眼有耳如聾清飄起

在什麼處天上人間知幾幾雪峯卒把陣頭處出

撒土撒沙作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頌了

也既是透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處且道二六時中以何爲食諸人

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當看雪竇道

此事隨分拈弄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直

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洪浪飛此頌三聖道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

浪相似一聲雷震清飄起頌雪峯道老僧住

持事繁如一聲雷震清飄起相似大綱頌他

兩箇俱是作家清飄起天上人間知幾幾且

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飄者風也當清飄起

時天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

相投儻非入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

衡佛祖龜鑑宗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  
如何道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

天下衲僧盡在這裏

作窠窟漏口含霜門云鉢裏飯桶裏水

布袋

撒沙撒土作什麼將錯就錯舍元袋裏不同長安

還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  
裏若定當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  
有斬釘截鐵句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問著  
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滴滴皆濕若  
恁麼會且不見雲門端的爲人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

露也撒沙撒土作什麼

多口

阿師難下觜

爲什麼却恁麼舉

多口

星位不殊

喚東作西作什麼坐立雖然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

白

浪滔天平地起

脚下深數丈賓主互換著然在你頭上你又作麼生

打擬不擬

蒼天蒼天打出添怨苦說什麼更箇箇

止不止

說什麼更箇箇

無視長者子

卽當不少傳說者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  
絕無孔鐵鎚重下楔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  
絕百非話道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  
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頌雪竇當頭

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有響句裏呈機多  
口阿師難下觜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  
向這裏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下觜雪竇  
只到這裏也得他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衆  
中有具眼者覩破也到後面須放過一著俯

庵五

二十四

爲初機打開頌出教人見北斗依舊在北南

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

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  
生若向事上覩則易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  
不著這箇如鐵橛子相似擺撥不得插嘴不

得你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亂呈樣  
袋正是箇箇無罿長者子寒山詩道六極常  
嬰苦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勢閉蓬門  
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  
總無罿

五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五

三

音釋

灑沙下切沙兒詳子切趕古旱切干都龍  
灑上聲灑落切上聲追也都  
切音盧落曷各切音齒郎古切音魯齒  
瘞犬也涸鵠水竭卒輕脫苟且也  
贏餘輕切音盈霑霑上與滂同平聲下滂  
輪之對也霑霑佩切音配霑霑雨貌  
入水吻武粉切音刎庾湏切音賴  
流貌吻口脣邊曰吻郢地名在楚攬  
好匡入聲攬縛丘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六

鴈六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

題六

摸索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到這裏若有

一

一絲毫解路猶滯言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

附木直饒便到獨脫處未免萬里望鄉關還

構得麼若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試

舉看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

作甚麼一  
狀領過

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

鬼眼

睛無孔笛子 僧亦云是甚麼

泥潭子禮拍

擎頭戴角 僧亦云是甚麼

板箭鋒相拄

峰低頭歸庵

燭泥裏有刺如龍無足似蛇

僧

後到巖頭

也須是問過始得得同道方知

頭間甚麼處來

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往往納

僧云嶺南

來

傳得甚麼消息來也須是頭云曾到雪峰麼

勘破了多時不可道不到僧云曾到實頭人難得

頭云有何言句

去也便恁麼去也僧舉前話

打作兩橛便恁麼去也重

頭云他道甚麼

好劈口便打失敗關又納故關你且

僧云

他無語低頭歸庵

又納故關他是甚麼

頭云噫

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纏兒牽伴不必須羈也須

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粉碎且道他圓

頭在甚麼處

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

已是惺惺正賊去多時賊過後張弓

僧云何不早問

禪床僧云未敢容易

這株本是這僧哭穿

過也

頭云何不早問

也

不信泊乎

是兩重公案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

同條死

漫天網地要識末後句只這是

賺殺一船人我

分殊不下

大凡扶堅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明殺活擒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

便問逢答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如雪峰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雪峰見解只到恁麼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虛煩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天下人成節角諭訛分疎不下且道節角諭訛在甚麼處雪峰雖遍歷諸方未後於鰲山店巖頭因而激之方得勦絕大徹巖頭後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懸一板有人過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棹而出雪峰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久參底人

雪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如今有底恁麼問著便去他語下咬嚼這僧亦怪也只向他道是甚麼峰低頭歸庵往往喚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著有底道雪峰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峰意有毒害處雪峰雖得便宜爭奈藏身露影這僧後辭雪峰持此公案令巖頭判既到彼巖頭問甚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峰麼若要見雪峰只此一問也好急著眼看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僧不曉只管逐他語脉轉頭云他道甚麼僧云他低頭無語歸庵這僧殊不知巖頭著草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巖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黑漫漫地不分緇素懷一肚皮疑真箇道雪峰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巖頭頭云何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

竟作麼生會雪峰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  
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峰云鐘未鳴鼓未  
響這老漢托鉢向甚麼處去山無語低頭歸  
方丈雪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  
後句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  
僧那頭密啟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  
同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如是只得  
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峰見德山無語將謂得  
便宜殊不知著賊了也蓋爲他曾著賊來後  
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  
關有者道巖頭勝雪峰則錯會了也巖頭常  
用此機示衆云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爲上逐  
物爲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師來也理會  
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頭

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雪竇拈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于差如荆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三世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自然有出身處雪竇頌云

末後句

已在言前將  
真箇覩著則

謂爲君說舌頭落處說不著有

頭無尾有尾無頭  
有明暗雙雙底時節  
牛無角似虎  
葛藤老漢如是何種族彼  
是恁麼  
向瀟湘  
我向秦  
在別人手裏  
頭碧眼須甄別  
有用彼此  
不同條死還殊絕  
柱杖子在我手  
裏爭怪得山僧  
你鼻孔爲什麼  
還殊絕還要哭棒麼有黃  
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我  
恁麼他人却不恁麼只許  
在  
別  
人  
手  
裏  
頭  
碧  
眼  
須  
甄  
別  
盡  
大  
地  
人  
亡  
鋒  
結  
舌  
我  
恁  
麼  
他  
人  
却  
不  
恁  
麼  
只  
許

老胡知不  
許老胡會  
乞你一條  
挂枝子  
夜深同看千巖雪  
漫漫真薄寒  
收腳跟下猶  
帶五色線在  
猶較半月程  
從他大地雪

乞你一條  
拄杖子  
夜深同看千巖雪  
猶較半月程  
漫漫填溝壑  
無人會也只是  
箇點漢還識  
得末後句麼便打

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口僧云大師收取口喫  
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死時如何  
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  
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  
下有僧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

知何故我若東勝昇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  
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  
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  
絕釋迦達磨也摸索不著南北東西歸去來  
有些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  
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覩

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衲僧試覩  
別看

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大師疑處問將來慶  
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  
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生亦同死

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  
狗也有人來擇虎黃也是衲僧本分事州云汝只見畧狗且  
不見石橋慣得其便這老僧云如何是石  
漢費身去也

橋上釣來州云渡驢渡馬一網打就直得氣處一死更不再活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畧  
約者卽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減他威光問  
他道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  
道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  
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釣他這僧果然  
上鉤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  
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  
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  
來只是尋常鬪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

識爲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  
爲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  
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大道  
州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  
安穩處爲人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  
此機甚妙雪寶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  
猶在耳還他本分草料入海還須釣巨鯢坐斷要津不通凡聖眼  
漢不可兩兩三三堪笑同時灌溪老也有恁麼人  
有恁麼用機緣螺蚌不足問大丈夫關底手脚解云劈箭亦徒勞曾恁麼來也  
是則是未是六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寶頌趙州尋常爲人處  
不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  
擊碎須彌海底生塵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  
之道所以雪寶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

仍顯佛法奇特靈明雖然孤危峻峻不如不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轆轆地不立而自立不高而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一語用一機不釣鯤鯓螺蚌直釣巨鰐也不

鷗六

七

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同時

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久響灌溪及乎到來只見箇溫麻池溪云汝只見溫麻池且不見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黃龍久響黃龍及乎到來只見箇赤斑蛇龍

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卽且置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垂示云偏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著著有出身之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

酒

落草漢草裏親  
募願作什麼  
孔也  
不知大師云是什麼

和尚合知  
這老漢鼻  
孔已在別人手裏只  
管供欵第二杓藥水更

毒  
大師云什麼處去也

前箭猶輕後箭深  
第二回唱咏也合  
只管隨他後  
轉當面蹉過

大師遂扭

知丈云飛過去也

只管隨他後  
轉當面蹉過

百丈鼻頭

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  
裏別轉捨頭換轉鼻孔來也  
丈

作忍痛聲

只在這裏還喚作野鴨  
子得喫還識痛痒麼  
莫瞞人好這老漢元來

何曾飛去

只在鬼窟裏作活計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浪諸人要與佛祖爲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

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等常用底所以雪竇  
黃龍龍云拖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  
何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遭他食噉去  
也龍云謝子供養此總是立孤危是則也是

了參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爲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爲甚麼却恁麼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只管隨他後走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錯會纔問著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爲人須爲教徹見他不會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

馬六

流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須是逢境遇緣宛轉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雖似昭昭靈靈却不住在昭昭靈靈處百丈作忍痛聲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却拜席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邇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爲什麼便卷却薦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你昨日向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察哭同事侍者問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察問百丈丈却呵

阿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爲什麼却笑  
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後阿轆轤  
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竇頌云

野鴨子成群作隊知何許用作什麼  
如麻似米馬祖

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什麼了期說箇  
什麼獨有馬祖識破底話

盡山雲海月情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  
真孔在別人手裏已依

前不會還飛去飛過什麼處去  
因莫道他不會言欲飛去

是與他下注脚了也却把住  
更道什麼道  
道什麼道不可也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鴨  
子叫蒼天蒼天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不  
知向什  
麼處去

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欵結案又云道道此是  
雪竇轉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  
錯若不作忍痛聲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  
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  
隨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  
看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  
影草不可道東

西南僧云西禪果然可煞寶頭當

北禪近日有何言句時好與本分草料門云西  
欲舉恐驚和尚深解來

禪家不妨令人疑著門打一掌敗關了也勾賊破門打一掌  
據

僧展兩手快便難逢僧云某甲話在你待要翻欵那  
而行好打

鼓底門去展兩手容駕與青僧無語  
手脚門去展兩手

打斷不斷反招其亂闖黎合喫多少放不可放通此棒合是雲門喫何故當  
過一著若不放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  
少馬祖見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  
什麼丈云野鴨子話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  
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爲他意旨自然脫體  
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蹉過欲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到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腳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

卷六

十

一掌僧云打卽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看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始得千兵易得一將  
難求禪威風四百州坐斷天下人舌却問

不知何大嶮不可盲拗信株雪寶元來師未知在閒黎相次著也

云放過一着若不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第攀禪床一下

雪寶頌得此語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

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音雪寶只據款結案愛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颶颶地却問不知何太嶮不妨有嶮處雪寶云放過一著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譖訛於據虎頭收虎尾壁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

爲人處也無試舉看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

邪死邪

道什麼好不惺惺

吾云生也不道

死也不道

龍吟霧起虎嘯風生  
追漢舊在兩頭

吾云爲什

麼不道

蹉過了也  
果然錯會

吾云不道不道

惡水摹頭遠前

箭猶輕  
後箭深

回至中路

太惺惺

源云和尚快與某

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

却較些子罕逢  
穿耳客多過刻

道

舟人似這般不唧

吾云打卽任打道卽不

咄漢入地獄如箭

吾云打卽任打道卽不

道

再三須董事就身打劫這源便打

好打

道

老漢滿身泥水初心不改

源便打

且道

打他作什麼屈膝

後道吾遷化源至石霜

元來有人喫在

霜云生也不

舉似前話

知而故犯不知是

不是是則也大奇

霜云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

語雖一般意無兩種且

霜云不道

道

與前來同是同是別

霜云不道

不道

天上天下曹漢波浪如源於言下有

省

暗漢且莫源

一日將鍼子於法堂上從

東過西從西過東

也是死中得活好與先  
師出氣莫問他且看這漢一場

霜云作什麼

隨後妻藏也

源云覓先師

靈骨

喪車背後抱藥袋悔  
不慎當初你道什麼

霜云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覓什麼

先師靈骨也須還他作  
隊作

什麼

雪寶著語云蒼天蒼天

太過生賦過後張弓

好與一源云正好着力

且道落在什麼處  
坑埋却

源云

先師曾向你道什

麼這漢從頭到尾直

至如今出身不得

源云

先師靈骨家始得成羣

猶在

大泉見底閃電相似是什麼破草鞋猶較些子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木云生邪

是透脫生死底關鍵其或未然往往當頭蹉

過

看

他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此事爲念纔

至人家弔慰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死

邪道吾不移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漸源當面蹉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爲

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  
將錯就錯源猶自不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  
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漢識  
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  
婆心切更向他道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

舉

五

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麼血  
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麼不督地道吾旣被  
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  
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慈源  
後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比  
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  
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句  
上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有底情  
解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  
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著若恁麼會作麼生

得平穩去若脚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  
賢女遊屍陁林遂指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  
什麼處大姊云作麼作麼一衆齊證無生法  
忍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後  
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  
悟去一日將鉢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  
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云作什麼源云  
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云我這裏洪  
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他旣是  
覓先師靈骨石霜爲什麼却恁麼道到這裏  
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  
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思  
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著力看他悟後道得  
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項骨如金色擊時作銅

聲雪寶著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  
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  
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  
作麼生是著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  
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透得去便乃坐斷

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  
可容易過日可惜許時光雪寶頌云

題六

古

兔馬有角斬可然奇特牛羊無角斬成什麼模樣

瞞別人可煞新鮮

絕毫絕釐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即得你向什麼處摸索

如

山如獄在什麼處平地起就圍墊著你鼻孔

黃金靈骨今猶

題六

主

在裁却舌頭塞却咽喉拈向白浪滔天何  
處著一邊只恐無人識得伊無處著果然却

果過眼耳裏著不得

隻履西歸曾失果然沒

却深沉兒孫打云爲什

麼却在這裏

雪寶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

中具三句底鉗鉗向難道處道破向撥不開  
處撥開去他繫要處頌出直道兔馬有角牛  
羊無角且道兔馬爲什麼有角牛羊爲什麼  
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雪寶有爲人處有  
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  
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  
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  
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箇了  
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獄  
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寶渾淪地

吐在你面前了也末後皆是據欵結案黃金  
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此頌石霜與  
太原孚語爲什麼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靈龜曳尾此是雪寶轉身爲人處古人道他  
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什麼

却競頭爭

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  
不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  
馳求殊不知自己腳跟下一段大事因緣  
千聖亦摸索不著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  
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  
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鎌破三關時如何

喻

妙奇特不妨是箇猛將大家知主山高俊山低山云放出關中主看

那面來也也要

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

見機而作

已落第二頭山云更待何時有捨有縱良云好  
箭放不著所在便出

果然摸索不著尾正這箇株合是欽山喫

云且來閻黎

呼則易遣則難喫作什麼

良回首

果然從待翻教那

把不住山把住云一鎌破三關卽且止試  
與欽山發箭看

虎口裏機身逆水之波見義不爲無勇也

良擬

議打云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

疑三十年

果然摸索不著令合恁麼有始有終頭正尾正這箇株合是欽山喫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員戰將向欽山手裏左  
盤右轉墜鞭閃鎗末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  
然如是李將軍自有家聲在不得封侯也是

閑這箇公案一出一入一擒一縱當機覲面

提覲面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機

稍虧些子力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靈  
底衲子致箇問端不妨驚群欽山是作家宗  
師便知他問頭落處鎌者箭鎌也一箭射透

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透得則且置試

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不

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恁麼祇對欽

山所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

好箭放不著所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

麼道便喚云且來閻黎良禪客果然把不住  
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且止試  
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  
後與他念一道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  
今禪和子盡道爲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

羅六

十六

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問道試與欽山發箭  
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箇公案須  
是胸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  
外方能有一句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  
是之與非卒摸索不著當時這僧若是箇漢  
欽山也大喫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  
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

中也當頭鑑過退後退後

放箭之徒

莫莽鹵

一毫不再活大請龍過了取箇眼

眼

半斤放過一昔左邊不前右邊不後捨箇耳兮目雙瞽

瞽眼

八兩

七

羅

只得一路進前則墮坑落盤退後則猛虎衝脚金機怎麼來時如何的的分明箭後路漢道什麼破之墮也打云還見麼君不見癩兒牽件打玄沙有言兮那箇不是玄沙大丈夫先天爲心祖一句藏流萬是在我于裏未有天地世界葛藤去也打玄沙有言兮已前在什麼處安身立命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  
頌號曰歸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  
安聞之云良公善能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  
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  
後有僧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免  
得欽山口雖然如是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  
與君放出關中主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有形  
無形盡斬爲三段放箭之徒莫莽鹵若善能  
放箭則不莽鹵若不善放則莽鹵可知取箇  
眼兮耳必瞽捨箇耳兮目雙瞽且道取箇眼

爲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爲什麼却雙瞽此語

無取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  
鎌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良禪客問一鎌  
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乃至  
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麼生君  
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尋常  
以心爲祖宗極則這裏爲什麼却於天地未  
生已前猶爲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  
識得關中主的的分明箭後路若要中的箭  
後分分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也須是  
自著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玄沙常  
以此語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誤用  
爲玄沙語如此參學者若以此心爲祖宗參  
到彌勒佛下生也未會在若是大丈夫漢心  
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頭且道正當

恁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

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  
得了自己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作  
麼生但向他道若向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  
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爲分外苟或未然

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

不揀擇追鐵鎌多少人云不得州云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平地上起骨堆衲僧鼻

參僧云此猶是揀擇果然隨他轉了州云

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高石裂僧無語放你

株直得目口云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  
劈頭便道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  
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

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此語問人這僧將此語倒去問他若向語上覓此僧却驚天動地若不在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年這箇些子關渙子須是轉得始解<sub>擇</sub>虎鬚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

第六

九

擇虎鬚便道此猶是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著別底便見脚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向動不得處動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乃至千差萬狀世間戲論皆是醍醐上味若到著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奴乃福唐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此猶是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擎海直取龍吞雪寶頃云

似海之深

是什麼度量湖源難測也未得一半在

如山之固

猶在半途

料力可煞

不自量

與他

同參

已在言前

一坑埋却如麻

似栗打云塞

却你咽悶

蚊蟲弄空裏猛風

底果然不

同坑無異土且

得沒交涉闊黎

當軒布鼓

雪寶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猶是揀擇雪寶道這僧一似蚊蟲弄空裏猛風蠻蠻撼於鐵柱雪寶賞他膽大何故此是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便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揀擇兮當軒布鼓雪寶末後提起教活若識得明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

窠窟否

兩重公案也是無人處踏者抨鍵硬似鐵猶有這箇在莫以已妨人

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赤

不如語直胡孫哭  
毛蟲蚊子咬鐵牛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得來也甚奇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

州是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

分疎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亦不輕他只

恁麼會直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較

不見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

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

竇問他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

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住持將袈裟裏

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

裟裏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

桐城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脫去縱

奪在我既是一問一答歷歷現成爲什麼趙

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時人窠窟否趙州在窠窟裏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此事不

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

龍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嘵呻富貴中之富貴誰人獅子哮吼

富貴中之富貴誰人  
不悚然靜齒消息

獅子哮吼

在家作客百歌  
繡製好箇入塔  
以有什麼咬嘴處分疎不下五年  
一箇

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起誰知別有  
好思量

塞斷人口嘵聞黎道甚麼南北東西

有麼有麼天上地下蒼天蒼天  
嘵聞黎道甚麼南北東西

塞斷人口嘵聞黎道甚麼南北東西

自古至今  
一時活埋

趙州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似

象王嘵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

北東西烏飛兔走雪竇若無末後句何處更

有雪竇來既是烏飛兔走且道趙州雪竇山

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括地越聖超凡白草頭上指出

涅槃妙心于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  
箇什麼人恩力便得恁麼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滿口和尚

如何

公案 麼二重 纔有語言是揀擇

合兩口

和尚

如何

爲人

是小

老漢

州云何不引盡這語

是小

人智過

君子白拈 僧去某甲只念到這裏

雨箇

騎馬趕賊

州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

是小

揀擇

畢竟只這老漢被他

揀擇

換却眼睛捉敗了也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諸方皆謂

趙州有逸群之辯趙州尋常示衆有此一篇  
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

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無  
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  
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

雪竇頌云

水灑不著

說什麼太深遠生

風吹不入

如虛

空相似硬剝剝

虎步龍行

他家得自在鬼

地望空教告

鬼

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卽得禮拜了退後來這  
僧只拈他費罅處去問他問得也不妨奇特  
爭奈只是心行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爭奈  
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盡這語這僧也會  
轉身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  
相似趙州隨聲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  
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別休咎還他本分  
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鎚不著計  
較自然恰好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  
也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四句絕  
百非何故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  
著眼看方見若或擬議躊躇不免喪身失命

號神泣

大眾掩耳草派風行  
關黎莫是與他同參頭長三尺知

是誰

怪底物何方聖  
見麼見麼

相對無言獨足立

吐

頭去放過一著山魈  
放過即不可便行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

你啗啄處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

驟這僧只得一場懲懾非但這僧直得鬼也

號神也泣風行草偃相似末後兩句可謂一

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

頭長二寸雪竇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

也不識雪竇一時脫體畫却趙州真箇在裏

了也諸人須子細著眼看

垂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

等差爲什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

頭坐斷要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

馬六  
圭

不消一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頭處試舉看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

無化在臨時殺人  
刀活人劫換却你

眼晴  
了也

拄杖子化爲龍

何用周遮用  
化作什麼

坤了也  
天下衲僧性命不存還碍著

吞却乾

河大地甚處得來  
喫麼箇黎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山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  
門東西南北四維上下

爭奈這  
箇何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

山河大地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

死還見雲門爲人處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

人不會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卽色明心附物

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不

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

便搽胡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

訶大迦葉更何必單傳心印諸人旣是祖師

門下客還明得單傳底心麼胸中若有一物

山河大地縱然現前胸中若無一物外則了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何故一會一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陰界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卽色明心附

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道是那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纔拈起拄杖子便見縱橫妙用恁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爲龍慶藏主云五千四十八卷還曾有恁麼說話麼雲門每向拄杖處拈掇全機大用活潑地爲人芭蕉示衆云衲僧巴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燈佛時布髮掩泥以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

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草云建梵刹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道棒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人問如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掌一下麼總是弄精魂且喜沒交涉雪實領云

拄杖子吞乾坤

道什麼只用打狗

徒說桃花浪奔

掇開向上一放于聖齊立下風也不在翠雲攬霧處說得千篇萬緘不如手腳羅籠

燒尾者不在擎雲攬霧

左之右之老僧只管看也只是

一箇乾柴片

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

人人氣宇如王自是

你千里萬里爭奈悚然落草用間作什麼

直須灑灑落落

發羹餽飯乾坤大地甚處得來

休更紛紛紜紜

舉令者先犯相次到你頭上打云放過則不可

十二棒且輕恕

山僧不曾行此令據山僧不曾行此令據

五十難放君

正令當行豈可只恁麼了直

燒潮打三千暮打八百堪作

泰師薦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

音賣

龍頭

蛇尾作  
什麼

雲門委曲爲人雪竇截徑爲人所以撥却化爲龍不消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大意免人情解更道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

廣六

重

化爲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至三月桃花

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卽化爲龍雪竇道縱化爲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擎雲攫霧魚過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擎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爲龍亦不在擎雲攫霧也

薩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非小

德小智之所造詣猶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旣點額而回必喪腮亡魂清涼疏亭云積行菩

聞重下注腳一時與你掃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紛紛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恕雪竇爲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錯會却只算數目合是七十五棒爲什麼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饒真箇灑灑落落正好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放君一時頌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爲雖然恁麼也無一箇皮下有血

音釋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七

鴈七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蛇別緇素須是作家知識劙刃上論殺活棒頭上別機宜則且置且道獨據寰中事一句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舉風穴垂語云

興雲致雨也  
要爲主爲賓

若立一塵

我爲

法王於法自在  
花簇簇錦簇簇

家國興盛

不是他屋裏事

不立一

塵

拂蹤滅跡失却眼晴和鼻孔失也

家國喪亡

一切處光明用家國

作什麼全是他家屋裏事

雪竇拈拄杖云

須是壁立千仞始得達磨還我話頭來

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

雖然如是要是平不平之事須於雪竇商量始得還知麼若知許你自由自在若不知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只如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一塵卽是不立一塵卽是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下尊宿直下用本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意在立國安邦須藉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

翔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裏人爭知有恁麼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風颯颯地野老爲什麼出來謳歌只爲家國喪亡洞下謂之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是無非無好無惡絕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云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爲奇特到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

自有神仙境南泉示衆云黃梅七百高僧盡  
是會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  
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又云三世諸佛不知  
有猩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顰蹙或謳歌且  
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

卷七

二

野老門前別有條章雪竇雙拈了却拈柱杖

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當時若有箇漢

出來道得一句互爲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

後面自點胸

野老從教不展眉

三千里外有箇人且圖  
美食不中飽人喫

卷七

家國立雄基

太平一曲大家知要行卽行  
要住卽住盡乾坤大地是箇

解脫門你謀臣猛將今何在

作麼生立有麼有麼土  
者少且萬里清風只自知

曠人稀相逢

三

莫熟胸羅漢

旁若無人教誰  
掃地也是雲居

適來雙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裁

子若干細檢點將  
來未免屎臭氣

長補短捨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  
我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雪竇  
拈柱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衲僧麼一似道  
還有謀臣猛將麼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所  
以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麼出  
來一坑埋却萬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雪竇點  
胸處也

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玅用以無緣慈作  
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  
縱有擒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

土曠人稀六字  
合收不得

卷七

三

宇宙之間

休向鬼窟裏作活計錯過了也

中有一寶

在什麼處光生

也切忌向鬼窟裏覓

祕在形山

擇在雲門大師是卽是

商量將三門來燈籠上

雲門大師是卽是  
不妨請託猶較些

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上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來示衆筆公時於後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爲師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與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

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卽如是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卽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大

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又云卽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卽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

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爲實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測度得麼雲門

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針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刃翦却令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腳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接山來着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爲什麼從這裏過恐你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得反爲毒藥也所以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可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

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觀着而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着佗本分宗師終不將寶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看作古岸何人把釣竿孤危

甚孤危壁立甚壁立既過後  
張弓脣後見腮莫與往來  
百匝千重夾脂水漫漫左之右之  
帽子鶴臭布衫前遮後擁明月蘆花君自看看著則瞎若識得雲門

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爲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

便作瞠眉瞪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

漫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  
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  
句相似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  
着眼若也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  
有辨得底麼試舉看

舉南泉

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

不是今日  
合開也一

場漏  
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卽不斬

當行正令

十方坐斷這老漢  
有定龍蛇手脚  
衆無對

可惜放過一隊  
漆桶堪作什麼

杜撰禪和  
如麻似粟

泉斬貓兒爲兩段

快哉快哉若  
不如此盡是

弄況閑漢戲過後張弓已  
是第二頭未舉起時好打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且道意旨

如何這斬貓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

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  
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匝匝地作盡道理殊

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劍  
你且道畢竟是誰斬貓兒只如南泉提起云  
道得卽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  
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  
看誰是箇中人其實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  
在斬與不斬處此事斬知如此分明不在情  
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辜負南  
泉去但向當鋒劊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  
不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  
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語句上走南泉恁

屬七  
六  
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教人自  
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着  
雪寶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

親言出親口一句  
道斷據欸結案

擾動

煙塵不奈何

看你作什麼折合現  
成公案也有些子

賴得南

泉能舉令

舉拂子云一似這箇王老師猶較生子好箇金剛王寶劍用切泥去也

一刀兩段任偏頗

百無碎忽有人按住刀看

人

按不可放過

也便打

兩堂俱是杜禪和雪竇不向句下死亦不認

驢前馬後有撥轉處便道撥動煙塵不奈何

居七

雪竇與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

座沒歇頭處到處只管撥動煙塵奈何不得

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收得淨盡地爭奈

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所以道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

有偏頗且道南泉據什麼令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

也須是同心同  
意始得同道者

方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

不免施泥帶水

南泉

云子若在却救得貓兒

唱拍相隨知音  
者少將錯就錯

趙州乃南泉的子道頭會尾舉着便知落處

南泉晚間復舉前話問趙州州是老作家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貓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卽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佗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他全機大用他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作貓兒有者道待他云道得卽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是你斬貓兒不干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魂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擊他父子相投機鋒相合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見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頌云

公案圓來問趙州

言猶在耳不消更斬  
喪車背後懸藥袋長

安城裏任閑遊

得恁麼快活得恁麼自在  
信手拈來草不可不教你

恁麼去也草鞋頭戴無人會

也有一家風明頭也

合暗頭歸到家山卽便休

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

也合什麼處只爲你無風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恁麼也大奇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主道如人結案相似

卷七

八

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

問趙州州是他屋裏人會南泉意旨他是透

徹底人捏着磕着便轉具本分作家眼腦纔

聞舉着剔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遊

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

長安甚鬧我國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

始得草鞋頭戴無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

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證方見

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今作

麼生會歸到家山卽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

若不會必不恁麼道他旣會且道家山在什麼處便打

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  
徧刹海而不煩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直得棒

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  
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舉着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雖然如是屋裏

人也有些子香氣雙劫倚空飛願是不問

世尊良父莫誘世尊

坐者立者皆美參如電

動他不得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

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令利深一聲便

轉盤裏明珠外道

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

不妨令人疑著也要大家知細蘊著生鐵

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且道喚什麼作鞭影打一拂子棒

抬得口哭飯

此事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

句或道無言便是又向消祖師西來作什麼  
只如從上來許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  
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喚作良久有  
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交  
涉幾曾摸索得著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句上  
亦不難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  
也看他外道省悟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  
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  
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默不良久據坐商量  
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  
百丈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  
問你看什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  
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你擬向良久處  
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衆云百丈有  
三訣喫茶珍重歇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

翠巖真點胸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白一一  
交羅外道會四維陀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  
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問端要坐斷釋迦老  
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省去讚歎  
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  
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  
道雙眸貫五天鴻山真如拈云外道懷藏至  
寶世尊親爲高提森羅顯現萬象歷然且畢  
竟外道悟箇什麼如趁狗逼牆至極則無路  
處他須回來便乃活潑潑地若計較是非一  
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  
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  
風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什麼處是世尊  
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雪寶云邪正不分

過猶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衆共聞  
雖然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威憚雪

寶頌云

機輪曾未轉

在這裏果然不動一絲毫

轉必兩頭走

不落

有必落無不東則西

左服半斤右服八兩

明鏡忽臨臺

還見釋迦老子

磨一撥便轉破也

當下分妍醜

盡大地是箇解脫門

破也敗也敗也

好與三十棒還

道許你

兄釋迦老子磨

妍醜分兮迷雲開

放一線

有箇轉身處爭

泰只是箇外道

偏藏退

後退後連

因思良馬窺鞭影

我有拄杖子不消你與我

且道什麼處是鞭影

千里追風喚得回

騎佛

磨來也

泰只是箇外道

良馬處

殿出三門去也

轉身自喚得回

鳴指三下

錯拔過不可便打

前不擣村後不迷店拗折拄杖子向

什麼處去雪竇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千聖靈機輪  
是從本已來諸人命脉不見古人道千聖靈  
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

壁秦主相如總喪身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  
主未嘗動著何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看風使帆應病與藥  
所以良久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  
阿轆轆地轉亦不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  
得失不拘凡聖二邊一時坐斷世尊纔良久  
他便禮拜如今人多落在無不然落在有只  
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道明鏡忽臨臺當  
下分妍醜這箇不曾動着只消箇良久如明  
鏡臨臺相似萬象不能逃其形質外道云世  
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是什  
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自參自  
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卧不  
問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纔作計  
較有一絲毫道理卽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

也後面頌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雲  
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  
你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  
見世尊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  
法疾入於涅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  
喚得回追風之馬見鞭影而便過千里教回  
卽回雪竇意賞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撥便  
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  
點破是撒沙

垂示云當機覲面提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  
擒賊之略明合暗合雙放雙收解弄死蛇還  
佗作者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未開口時納敗缺  
知來處僧云西京來  
也不難果然一箭小賊頭云黃巢過

後還收得効麼平生不曾做草賊不懼  
敗也未識機宜始得陷僧云收得効麼  
云收得茅廣漢如麻似粟僧云收得効麼  
云因虎之機是什麼心行僧云師頭落也  
只見錐頭利不見錐頭方識甚好惡著也  
僧不奈何欺殺天下人盡天下人僧後到雪峰依前  
華這老漢頭落處不得願預僧舉前話  
峰問什麼處來不可不說來處也要僧舉前話  
過勘僧云巖頭來果然納峰云有何言句舉  
不免便好僧舉前話便好峰打三十棒趕出  
突棒打出峰打三十棒趕出舉  
雖然斬釘截鐵因甚只打三十棒拄杖子  
也未到折在且未是本分何故朝打三千  
暮打八百若不是同參爭辨端的誰  
然如是且道雪峰巖頭落在什麼處

大凡挑囊負鉢撥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腳服  
始得這僧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  
穿却當時若是箇漢或殺或活舉着便用這  
僧迓郎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腳閻羅老子  
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雪

峰當時若有些子眼筋便解贅地去豈不快哉這箇因緣有節角請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得失甚大雖然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時致箇問端問德山學人仗鎧鉢劖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近

鷲七

十三

前云因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麼用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最妙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這僧當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

一場蹉過看

他雪峰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破只打三十棒趕出院可以光前絕後這箇是拈作家柄僧鼻孔爲人底手段更不與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去本分宗師爲人有時籠罩不教伊出頭有時放令死郎當地却須有出身處大小大巖頭雪峰到被箇喫飯禪和勘破只如巖頭道黃巢過後還收得劖麼諸人且道這裏合下得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峰行棒趕出這裏請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透脫生死不得山僧等常教人覩這機關轉處若擬議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巢過後收得劖麼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看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與西京僧如隔

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箇做尾定也雪竇頌云

黃巢過後曾收劒

孟八郎漢有什麼用處只是錫刀子一口大

笑還應作者知

一子親得能有幾箇

三十

山藤且輕忽

同條生百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却

與收得便宜是落便宜

據款結案悔不慎當初也有些子

黃巢過後曾收劒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

頌這僧與巖頭大笑處這箇些子天下人摸索不着且道他笑箇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這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三十山

藤且輕忽頌這僧後到雪峰面前這僧依舊莽鹹峰便據令而行打三十棒趕出且道爲什麼却如此你要盡情會這話麼得便宜是落便宜

舉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

達磨兄弟來也魚行

酒肆卽不無衲僧門下卽不可  
這老漢老老大大作這般去就  
大士便於

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

直得火星逆散似則似是則未是不

會

可惜

誌公云大士講經竟

也須逐出國始得當時和

慧公一時與退出國始是  
作來兩箇漢同坑無異士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

受齊禪卽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

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是捨道事佛迺受菩薩戒於婁約法師處披

佛袈裟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公

大士以顯異感衆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

行遮護隱顯迨不可測時婺州有大士者居

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自稱當來善慧

大士一日修書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傅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中有傅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傅大士既至於講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免見一場狼籍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恁麼道還夢見傅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蛇解弄也活既是講經爲甚却不大分爲二一如尋常座主道金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如此講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傅大士只拈向上關捩子畧露鋒鋩教人知落處直截與你壁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

識好惡却云大士講經竟正是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被誌公以水攪過如一金糞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污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喚作什麼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

只爲他把不住却於梁囊裏豈可藏雜

土惹埃塵

若不入草爭見端的不風流處也風流

當時不得

誌公老

作賊不須本有牽伴底癩兒

也是栖栖去國人

正好一領過便打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傅大士與沒板齒老漢一般相逢達磨初到金陵見

禪七十六

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云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

取合國人去他亦不回所以雪竇道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當時若不是誌

公爲傳大士出氣也須是趕出國去誌公既

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上雪竇大意道不

須他來梁土講經揮案所以道何不向雙林

寄此身喫粥喫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土恁麼

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埃塵處既

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下不見

有衆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灰頭土面將無

作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龐作細魚行酒

肆橫拈倒用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

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無一箇半箇傳大士

既是拖泥帶水賴是有知音若不得誌公老

幾乎趕出國了且道卽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掀天關翻地軸擒虎兕辨龍蛇須是

七  
七

箇活潑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

名竇相奪勾賊破家

聖云

慧寂

坐斷舌頭提旗奪鼓

仰山云慧寂是我

各自守封疆

聖云我名慧然

開市裏奪去彼此却守本分

仰山呵呵

大笑

可謂是箇時節錦上鋪花天下人不知落處何故上曠人稀相逢者少一似巖頭笑又非巖頭笑一等是笑爲

什麼却作兩段具眼者試定當看

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群作略有大機

有大用在衆中昂昂藏名聞諸方後辭臨

濟徧遊淮海到處叢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

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問透網金鱗未審以

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聖云一

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

持事繁峰往寺莊路逢獮猴乃云這獮猴各

各佩一面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

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  
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至仰  
山山極愛其俊利待之於明窓下一日有官  
人來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山豎起  
拂子云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  
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在延壽堂仰山令  
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  
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  
肯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拂  
子付爲山澗山後付仰山仰山旣大肯三聖  
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聖聖云  
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的子也只  
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不可不知其名  
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  
只似等閑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

題七

大

三聖不云慧然却道慧寂看佗具眼漢自然  
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顛一向攬旗奪鼓意  
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爲摸索這般  
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佗參活句不參死  
句若順常情則歇人不得看佗古人念道如  
此用盡精神始能大悟旣悟了用時還同未  
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三  
聖知佗仰山落處便向佗道我名慧寂仰山  
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  
劫道慧寂是我是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慧然  
亦是放行所以雪實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  
爲宗只一句內一時頌了仰山呵呵大笑也  
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爲佗八面玲瓏所以  
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  
笑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

寶頌云

雙收雙放若爲宗

知他有幾人入面玲瓏  
將謂真僧行恁麼事

騎虎由來要絕功

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  
臂下有符爭得到這裏

騎則不妨只恐你下不得  
不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

笑罷不知何處去

盡四百軍州覓恁麼人也難得

只應千

言猶在耳千古萬古有清風

歷七  
如今在什麼處咄既是大笑爲  
什九  
麼却動悲風大地黑漫漫

雙收雙放若爲宗放行互爲賓主仰山云汝

名什麼聖云我名慧寂是雙放仰山云慧寂

是我聖云我名慧然是雙收其實是互換之  
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雪寶一時頌盡

了也佗意道若不放收若不互換你是你我

是我都來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

舒古人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

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

爲宗要騎虎由來要絕功有如此之高風最

上之機要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亦得  
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此之風笑罷

不知何處去且道佗笑箇什麼直得清風凜  
凜爲什麼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  
死而不弔一時與你注解了也爭奈天下人

唱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  
諸人還知麼

垂示云無唱啄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透荆棘林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  
七穿八亢則且止不落黃綠又作麼生試舉

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

路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有  
什麼奇特也要辦端的南泉於地上畫

一圓相云道得卽去無風起浪也要人知

過爭辨  
端的  
歸宗於圓相中坐  
一人打鑼麻谷

便作女人拜

一人打鼓

三箇也得

泉云恁麼則不去

也

半路抽身

是好人好

歸宗云

是什麼心

行

箇得

揚句

調作家

作家

歸特好

與

一掌

孟八

郎漢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

擎頭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

爾爲人所耻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

至中路做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麼則不去

也既是一道得爲什麼却道不去且道古

人意作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

耳便掌着他作什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

這些子機要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

撥著點著便轉如水上捺葫蘆子相似人多

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

泥離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

古人轉變得好到這裏不得不恁麼須是有殺有活着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他恁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如早是

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擒

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

當頭一路誰敢向前觸處得妙未發先中

達樹何

太直

若不承當爭敢恁麼東西南北一家風已周遍多時也

千箇與

萬箇

如麻似粟野狐精一隊爭奈得南泉何

是誰曾中的箇

半箇更沒箇

相呼相喚歸去來一隊弄

王

一箇也用不得

相呼相喚歸去來一隊弄泥圓漢

不如歸去好

曹溪路上休登陟

太勞生想料不是曹

溪門下客低低處平之

有餘高處觀之不足

復云曹溪路坦平

爲什麼休登陟

不唯南泉半路抽身雪竇亦乃半路抽身有事不如

無雪竇也患這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遶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  
姓養名叔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  
使人射之其猿捉箭而戲勑群臣射之莫有  
中者王遂問群臣群臣奏曰由基者善射遂  
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抱樹悲號至箭發  
時猿遶樹避之其箭亦遶樹中殺此乃神箭  
也雪竇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  
是遶樹何故却云太直雪竇借其意不妨用  
得好此事出春秋有者道遶樹是圓相若真  
箇如此蓋不識語之宗旨不知太直處三箇  
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撥一齊太直若是識得  
他去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  
大海所以南泉道怎麼則不去也若是衲僧  
正眼覩著只是弄精魂若喚作弄精魂却不  
是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炬三昧

莊嚴王三昧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  
女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會既不  
恁麼會又作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  
誰曾中的能有幾箇百發百中相呼相喚歸  
去來頌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南泉從此不  
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荆棘林雪竇  
把不定復云曹溪路坦平爲什麼休登陟曹  
溪路絕塵絕迹露裸裸赤洒洒平坦坦翛然  
地爲什麼却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

萬年要知直截未舉已前且道未舉已前作  
麼生摸索請舉看

舉鴻山五峰雲巖同侍立百丈阿呵呵終  
向瀟湘我始請訖君  
之東魯一將百丈問鴻山併却咽喉唇吻作  
麼生道借路求鴻山云却請和尚道

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

不免老麥

心切面皮厚三寸和泥和水就身打劫

鴻山五峰雲巖同侍立百丈百丈問鴻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丈

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

然如此鍋子已被別人奪去了也丈復問五峰峰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人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

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荆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句下驗人不得衲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擔板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却咽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鋒犯手鴻山云却請和尚道

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授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路不費

鐵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不采他只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爲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

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賓主互換活鱗鱗地雪寶愛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領云

却請和尚道

面益乾坤已  
是傷鋒犯手

虎頭生角出荒

草可熟驚羣  
不妨奇特十洲春盡花凋殘  
觸處清涼  
讚歎也不

及珊瑚樹林日杲杲

千重百匝爭奈百草

頭上奪他不得答處

益天  
益地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寶

便向此一句中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拶令  
人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漏山答處一似  
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麼近傍處不見僧問羅  
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  
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寶只  
一句頌了也作有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  
花凋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爲一春雪  
寶語帶風措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  
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解凋落與太  
陽相奪其光交映正當恁麼時不妨奇特雪

寶用此明佗却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國  
之所附一祖洲出反魂香二瀛洲生芝草玉  
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懶藥服之長生四長  
洲出木瓜玉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洲出  
靈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鳳麟洲

人取鳳喙麟角煎續弦膠九聚窟洲出獅子  
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一作流洲出現吾石作劔  
切玉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  
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  
其石上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  
南海底如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  
潤感月而生凡枝頭皆有月暈此一則與

八卷首公案同看

###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七

音釋

顰蹙上皮寶切音貧下子六綴朱劣切音  
蹙切宗入聲顰蹙愁貌緩拙聯也  
曉抽庚切音唱同啖食也啄鳥食物也  
瀛瀛洲海山名膠居音切音交驗魚欠切  
暎諺也效也暈禹溫切音黏音又圓也騎黏夫聲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八

鴈八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

道阿阿阿箭峰云和尚也須併却

撻旗奪鼓一句

教流萬機裏劍丈云無人處研額望汝

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鴻山把定封疆五峰截斷衆流這些子要是  
箇漢當面提掇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  
便用緊迅危峭不似鴻山盤礴滔滔地如今  
禪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頭地所以  
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五峰答處當頭坐  
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研額望汝且道  
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轆轤地  
只與他一點雪竇頌云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

和尚也併却已在言前了龍蛇陣上看謀  
略須是金牙始解七事隨身慣戰作家  
令人長憶李將軍妙手無多子疋馬單鎗千  
里萬里千人萬人萬里天邊飛一鷁大  
見麼且道落在什麼處  
中也打云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拶一拶云龍蛇

陣上看謀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橫  
有鬪將底手脚有大謀略底人疋馬單鎗向  
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圍繞得他若  
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頌  
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  
里天邊飛一鷁一箭落一鷁定也更不放過  
雪竇百丈問處如一鷁五峰答處如一箭  
相似山僧只管讚歎五峰不覺渾身泥水了  
也

道 蝦 淋 痴 裹 出 巖 云 和 尚 有 也 未

枯 皮 著

滌 水 前 不 構 村 後 不 迭 店 丈 云 裹 我 兒 孫

灼 然 有 此 答 得 半 前 落 後

雲 巖 在 百 丈 二 十 年 作 侍 者 後 同 道 吾 至 藥  
山 山 問 云 子 在 百 丈 會 下 爲 箇 什 麼 事 巖 云  
透 脫 生 死 山 云 還 透 脫 也 未 巖 云 渠 無 生 死

馬 八

山 云 二 十 年 在 百 丈 習 氣 也 未 除 巖 醒 去 見

南 泉 後 復 歸 藥 山 方 契 悟 看 他 古 人 二 十 年  
參 究 猶 自 半 青 半 黃 粘 皮 著 骨 不 能 頽 脫 是  
則 也 是 只 是 前 不 構 村 後 不 迭 店 不 見 道 語  
不 離 篦 白 焉 能 出 益 繼 白 雲 橫 谷 口 迷 却 幾

和 尚 有 也 未 雪 寶 據 欸 結 案 是 則 是 只 是 金  
毛 獅 子 爭 奈 不 踞 地 獅 子 捉 物 藏 牙 伏 爪 踞  
地 返 撈 物 無 大 小 皆 以 全 威 要 全 其 功 雲 巖  
云 和 尚 有 也 未 只 是 向 舊 路 上 行 所 以 雪 寶  
云 百 丈 向 大 雄 山 下 空 譚 指

馬 八

三

人 源 洞 下 謂 之 龛 破 故 云 龛 開 仙 仗 凤 凰 樓  
時 人 嫌 觸 當 今 號 所 以 道 荆 棘 林 須 是 透 過  
始 得 若 不 透 過 終 始 涉 薩 纖 斬 不 斷 適 來 這  
前 不 構 村 後 不 迭 店 雲 巖 只 管 去 點 檢 他 人  
底 百 丈 見 他 如 此 一 時 把 來 打 殺 了 也 雪 寶

頌 云

和 尚 有 也 未 公 案 現 成 隨 流 金 毛 獅 子 不

逐 浪 和 泥 合 木

金 毛 獅 子 不

踞 地 純 然 有 什 麼 用 處 可 借 許 一 死 更 無 再 活 可 悲 可

告 呀 作 麼 生 道 轉 身 吐 氣 腳 跟 下 蹤 過 了 也

兩 兩 三 三 舊 路 行 併 却

大 雄 山 下 空 譚 指

病 著 天 中 更 添 怨 苦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什麼處得這話頭來那裏得這消息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三步蹉過也不知藏身露影不不<sub>是</sub>消息<sub>是</sub>馬師云我<sub>是</sub>勞<sub>是</sub>這老漢推過與別人<sub>是</sub>一<sub>是</sub>攢過<sub>是</sub>藏云何不問和尚草裏焦尾大蟲出來也道也不知<sub>是</sub>藏云何不問和尚草裏焦尾大蟲出來也道也道<sub>是</sub>什麼直得草龜自縛去是十分猶輕後箭深僧云和尚教來問受人處分前箭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不妨是八十四員善知<sub>是</sub>一樣患這般病痛僧問海兄轉與別人抱賦叫屈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不用教來問似馬大師這僧却有<sub>是</sub>些子眼睛馬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僧舉似馬大師這僧却有<sub>是</sub>些子眼睛馬

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致這漢當面蹉過更令去問智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這僧懂得走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看他這些子拶著便轉更無閑暇處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馬六四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這裏却不會且道爲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畢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

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醍醐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

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  
檐懵懂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  
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瞽地雖然一恁麼這三  
箇宗師却被箇擔板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  
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  
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  
須是向正脉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  
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  
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  
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  
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

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  
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  
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 半合半開一手擡明眼衲

僧會不得更行脚三十年終是被人穿却  
你鼻孔山僧故是口似匱信

馬駒踏殺天下人 叢林中也須是這老漢始得放出去這老漢臨

濟未是白拈賊 檢看阿爺似阿爹

天上人間唯 好鏡好

絕百非 道什麼也須是自點

我知 用我作什麼奪却拄杖子或若

無人無我無得無失將什麼知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

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竇後面合殺得好道直  
饒是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  
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子說一代時  
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劍喚作正  
位恁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畧露些子

鋒鏗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  
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入處轉說轉遠也馬  
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羅識達磨云震  
旦雖潤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  
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  
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  
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  
馬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畧果然別  
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人處只  
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  
白拈賊臨濟一日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  
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  
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  
禪牀擋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真  
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峰後聞云臨濟大似白

拈賊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  
過於臨濟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  
也雪竇一時穿却了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  
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向鬼窟裏作  
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特  
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事  
唯我能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覩不見既是獨  
自箇知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大爲真如拈  
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離四句絕百非  
智藏海兄都不知要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  
天下人

垂示云鏃鋸橫接鋒前翦斷葛藤窠明鏡高  
懸句中引出毘盧印田地穩密處著衣喫飯  
神通遊戲處如何湊泊還委悉麼看取下文  
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

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

竿頭絲繩

從君弄不犯清濁意自如醍醐毒藥一時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羅列爭奈相逢者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

是精識精來是

非者便是是非人

是

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

子喫飯來意旨如何

不妨趁著元來不知

是

七

落處長慶道什麼

慶云大似因齋慶讚

相席打令

據故結案

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矣又何須更自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是提唱建立麼若是提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床鑿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今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

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涼饑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金牛既是落草爲人雪竇爲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却恁麼道衲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尊宿家忒煞慈悲漏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

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寶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

笑中有刀熱發作什麼天下衲僧不知落處

雨手持來付與他

他具眼只

若是金毛獅子子

本分衲僧不哭這般茶飯外始得許好喚作飯桶得麼須是他格

恐眼不正

三千里外見諸訛

不直半文錢

一場漏追誚

亂在什麼處瞎漢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寶道

兩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哭飯爲當

別有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

獅子子若是金毛獅子子更不必金牛將飯

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

處古人道鑒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  
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

據語言未免漏泄

垂示云靈鋒寶効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

鷗八

八

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

回互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臼臼

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

言中有譽要辨淺深探竿影草太煞瞞人

僧云不別

死漢中有活底一箇半箇鐵械子一般踏著實地

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

均然正打令當行僧云棒

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

也是這作家始得却是獅子兒

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

說什麼一箇千箇萬

僧便出去

元來是屋裏人只得受屈只是見機而作

曰云屈

棒元來有人喫在

咬子喫舌放去又收來點得回來堪作何用

僧轉身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

依前三百六十

日却是箇

伶俐衲僧是臣敢向虎

僧近前奪曰手中

棒打曰三下

也是箇作家禪客始得賓主互換縱奪臨時

曰云

屈棒屈棒

點這老漢著什麼死急

呵

僧云有人喫在

呵

是幾箇杓柄却在這僧手裏

呵

曰云草草打著箇漢

不落雨邊

知他是阿誰

呵

僧便禮拜

臨危不變方是大夫兒

曰云和尚

作家禪客大

却恁麼去也

點須得清風隨方知盡始然有在猛虎

僧大笑而出

作家禪客大

曰云消得恁麼消

然有在猛虎

須得清風隨方知盡始然有在猛虎

得恁麼

可惜放過何不劈脊便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曰曰亦是作家

諸人若向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箇萬箇只是一箇作主也恁麼作賓也恁麼二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賓主問答始終

作家看烏曰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曰難奈這僧曰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作家漢便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曰一向行令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其僧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轆轤地俱是作家了這一事須要分緇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案却未了在烏曰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曰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烏曰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爲無勇也更不擬議近前奪烏曰手中棒打曰三下曰云屈棒屈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爲什麼亦道草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卓絕地也不

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  
好心若不是烏臼也識他不破烏臼云却恁  
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  
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  
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

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絕情塵意想彼

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間語言

兩箇活鱗鱗地都有血脉針線不唯於此見  
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

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止恁麼

地頌出

呼卽易

天下人總疑著臭肉引來  
蠅天下衲僧總不知落處

遣卽難

不妨勸絕海

一條柱杖肉人扶

互換機鋒子細看

一出一入

上明公秀

且道在阿誰邊

劫石固來猶可壞

袖金鉢

如何辨取

滄溟深處立須乾

向什麼處安  
士排棒頭有眼

題

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

獨許他烏臼老烏臼老  
可憐誣這老  
親得漢不識好惡幾何

般也是箇無端  
漢百千萬重  
與他杓柄太無端  
已在言  
打破泉州好與三十

棒且道過在什麼處

呼卽易遣卽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煞慈悲  
尋常道呼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

喚蛇卽易要遣時卽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  
復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分手脚方能  
遣得他去烏臼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腳亦有  
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瞌睡底烏臼問定  
州法道何似這裏便是呼他烏臼便打是遣

他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這  
僧處便是呼來烏臼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  
僧便近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去乃  
至這僧大笑而出烏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  
麼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

換絲來線去打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  
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雪寶也讚歎不及  
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石固來  
猶可壞謂此劫石一由旬四十里廣八萬四  
千由旬原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

人下來以六銖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  
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爲一劫謂之輕衣  
拂石劫雪寶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  
尚爾可洎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  
有窮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  
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  
也須乾竭雪寶到此一時頌了末後更道烏  
臼老鳥臼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或活畢  
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  
三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

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  
人雪寶意要獨用賴值這僧當時只與他平  
展忽若旱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烏臼過杓  
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富塞乾坤離明  
絕暗低低處觀之有餘高高處平之不足把  
住放行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  
看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

正是不可總沒來處  
也要知來處也不難

僧云山下來

著單鞋入你肚裏過也只是  
不會言中有響諦含來知也

是黃  
是綠霞云喫飯了也未

第一杓惡水淹何  
必定盤星要却端的  
人穿却鼻孔元來是箇無

僧云喫飯了

果然撞著箇露柱却被旁  
人穿却鼻孔元來是箇無

孔  
鐵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真眼空

雖然是倚勢欺人也是據款結案  
當時好掀倒禪床無端作什麼  
果然走不得這僧若是作  
家向他追與和尚說一說  
長慶同保福將

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爲什麼不具眼

也只得

一半通身是遍身是一刀兩段一千裡一半漏

據令而行一句

道盡罕遇其人

福云施者受者二

俱瞎漢

識甚好惡猶自

福云道我瞎得

還成瞎否

未肯討什麼碗

福云道我瞎得

兩箇俱是草裏漢龍頭蛇尾當時待他

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

六道得一半一等是作家爲

唐

什麼前不構村後不迭店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

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

占者曰解空之祥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

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霞云選佛

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

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

以兩手托幞頭脚一作頭馬師顧視云吾非汝

師南嶽石頭處去遽抵南嶽還似前意投之

石頭云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堂隨衆作

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衆云來日剗佛殿前

草至來日大眾各備鋤鋤剗草丹霞獨以盆

盛水淨頭於師前跪膝石頭見而笑之便與

剃髮又爲說戒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

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

時大衆驚愕急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

子天然霞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

他古人天然如此穎脫所謂選官不如選

佛也傳燈錄中載其語句直是壁立千仞句

句有與人抽釘拔鎌底手脚似問這僧道什

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來處一如

具眼到去勘主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

難爲收拾丹霞却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

見得此是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懵懂

漢元來不會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

麼僧無語丹霞意道與你這般漢飯喫堪作

什麼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劄看他如何

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眼貳貳  
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雪峰會下常舉古人  
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

分爲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  
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施者  
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句  
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  
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

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半合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這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

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只道得一半也按牛頭喫  
草失錢遭罪半河南半河北珠不知楊鋒犯手  
四七二三諸祖

四七二三諸祖

有條繫條帶累先聖  
寶器持來成過咎

盡大地人換手挺胸還我柱  
杖來帶累山僧也出頭不得過咎深  
下衲僧跳出不出無處尋在你脚跟下深深天  
且道深多少摸索不著天上

人間同陸沉  
天下衲僧一坑埋却還有活底人麼放過一著蒼天蒼天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  
福云道我瞎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  
他自哭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顙  
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

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累長慶乃至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時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

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  
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  
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  
雪實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鶴  
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三裏如龜  
藏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  
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  
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繙素良久云有條  
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

開早  
危急

雷門云餅餅

舌挂上  
觸過也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餅  
餅還覺寒毛卓豎麼衲僧家問佛問祖問禪  
問道問向上向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

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便水長船  
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餅可謂道不虛行功  
不浪施雲門復示衆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  
著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  
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卽說超佛越祖之談  
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  
覺知隔碍著你有什麼聲色佛法與汝可了  
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勿  
奈你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覲體  
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  
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餅五祖云驢屎比

麝香一作馬糞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

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  
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餅還識  
羞慚麼還覺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

見兔放鷹便道餽餅若恁麼將餽餅便是超  
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餽餅會又  
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  
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餽餅其實難見後人多  
作道理云箋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

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

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踏在脚跟下  
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餽  
餅既是餽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  
方頌極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

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箋箋出來便作這縫罅般見解如麻似粟縫罅

披離見也麼已在言前開也自尿不覺臭

餽餅墾來猶

不住將木德子換却你眼睛了也

至今天下有請訛

箋

圓相云莫是恁麼會麼咬人言語

有甚了期大地茫茫愁殺人便打

箋

超談禪客問偏多箋箋出來便作這縫罅般見解如麻似粟縫罅

披離見也麼已在言前開也自尿不覺臭

餽餅墾來猶

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請訛如今禪和子只  
管去餽餅上解會不然去超佛越祖處作道  
理既不在這兩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  
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道

舉古有十六開士成辟作喙有什麼用處這一隊不喫喝漢於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  
雲門道你諸人橫據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  
覓箋超佛越祖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  
住坐卧屙屎放尿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買  
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得  
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  
更不識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縫  
罅披離見也麼他致問處有大小大縫罅雲  
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餽餅攔縫塞定這  
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雪竇道餽餅墾

浴僧時隨例入浴

擡著客柱

忽悟水因

惡水募

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

更不十個人事作麼生會他摸落非他物成佛子住

天下衲僧到這裏摸

索不著兩頭三面作什麼也須七穿八穴始得

一條痕莫還曾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梵行乃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五圓通之一數也他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洗箇什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箇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若有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這裏些子是衲僧性命根本更總不消得如許多葛藤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塵亦

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著不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宣則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觸成佛子住卽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浴亦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悟皆被塵境惑障

粘皮著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洗亦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是妙觸宣明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觸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合則爲觸離則非也卷八玄沙過嶺磕著脚指頭以至德山  
十八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穿八穴去何須入浴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得千處萬處

一時透莫只守一寢一窟一切處都是觀音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一人悟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悟去是故古人同修同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教眼頌免得人去教網裏籠罩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灑灑落落頌云

了事衲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跳出金剛圈一箇也不長連床上展腳卧  
果然是箇瞌睡劫不論禪漢論劫不論禪  
夢中曾說悟圓通早是瞌睡更說夢却許你夢見寐語作什麼

無偽一無真所以胸中無一事機來喫飯困來眠雪竇意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在這般無事衲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道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薦面唾似恁麼只是惡水薦頭澆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道似這般漢正好薦頭薦面唾山僧道土上加泥又一重

普示云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活捉生擒不勞餘力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

也解持

投子云是

賺殺一船人費身

天蟲露塵自  
屎不覺臭  
邊是什  
麼心行  
見塞頭方道什  
麼果然納敗缺  
投子便打  
過則不可  
又問

香水洗來薦面唾吐土上加泥又一重莫來淨地上

了事衲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禪客聊聞舉著剔起便行似恁麼衲僧只消得一箇何用成群作隊長連床上展腳卧古人事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

之機也是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  
什麼心行  
見  
鎗頭利不見鑿頭方雖有逆水  
之波只是頭上無角含血喫人  
投子便打  
著不可放過好打拄杖  
未到折因什麼便休去

投子朴實頭得逸羣之辯凡有致問開口便

見膽不費餘力便坐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

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這僧將聲色佛法見

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子作家來風  
深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圈繢子教  
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之機

釣他後語出來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厭  
沸碗鳴聲果然一釣便上若是別人則不奈  
這僧何投子具眼隨後便打咬猪狗底手脚

須還作家始得左轉也隨他阿轆轤地右轉  
也隨他阿轆轤地這僧既是做箇圈繢子要  
來捋虎鬚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圈繢頭上投

子便打這僧可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

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子全機也須倒退

三千里又問龕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

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  
作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

也不妨奇特若是曲衆木床上老漢頂門無  
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轉身處這僧既做箇

道理要攬他行市到了依舊不奈投子老漢  
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  
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

吐氣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衲僧家一

不做二不休這僧既不能返擲却被投子穿  
了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均然天下無這實頭老漢教壞人家男女機輪無阻

有什麼奈何他放一得二換却你眼睛什麼處也有些子

同彼同此

恁麼來也 哭棒不恁麼來

可憐

無限弄潮人

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這兩箇漢天下衲僧恁麼去

畢竟還落潮中死

可惜許爭奈出這圈纏不得愁人莫向愁人說

忽然活

禪床震動驚殺僧也倒退三千里

百川倒流闊渺

活潑徒勞佇思山僧不敢開口投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

你總道投

子實頭忽然下山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

投子實頭處你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轆轤地全無阻隔所

以雪寶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投

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是禪投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吞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子接人常用此機答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這

僧兩回被打所以雪寶道同彼同此四句一

時頌投子了也末後頌這僧道可憐無限弄

潮人這僧敢攬旗奪鼓道和尚莫彌沸碗鳴

聲又道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

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

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潮中死雪寶出這

僧云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

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闊渺非唯禪床震動亦乃山川岌嶪天地陡暗苟或箇箇如此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

門電

之機說什麼初生孩兒子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過也

要驗過不及也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也是作家同驗

過還會麼過也子云念念不停流

此六識教家立爲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打葛藤漢

因其所以生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古人道三  
界唯心萬法唯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爲四  
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識是三前塵  
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分  
別卽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  
世間一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  
是第七識到第八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  
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  
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  
初生孩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然未曾  
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恁麼時總  
不知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  
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  
聲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這箇是  
衲僧家真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

卷八

五

五

九

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  
應雖然如此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  
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作無緣慮如日月運  
於太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如  
天普蓋似地普擎爲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  
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爲無心故所以  
長久若有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  
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  
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道了了時  
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今物  
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  
聲卧龍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  
那能留一名然雖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  
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菩薩以無功用  
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切時中行住

坐臥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  
到這裏亦不可執著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  
遇飯喫飯這箇向上事著箇定字也不得著  
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道和尚示衆云汝  
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當恁麼  
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  
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  
塵煩惱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  
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  
行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南  
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  
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  
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問僧苦薩定中聞香  
象度河歷歷地出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  
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山云灘下接

取又楞嚴經云達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伽  
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  
轉若到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  
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鴻山問  
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尚問他見解問  
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解如  
一瓶水注一缾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爲一方  
之師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轆轤地  
更向急水上打時貶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  
如急流水望爲恬靜古人云譬如駛流水水  
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趙州答  
三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  
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  
恰好古人行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  
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落處了也孩子六識

雖然無功用爭奈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  
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寶頌云

六識無功伸一問

有眼如盲有耳如聾明鏡當臺明珠在掌一句

盡作家曾共辨來端

何必也要辨箇編素惟証乃知茫茫

急水打毬子

始終一貫過也道什麼

落處不停誰解

看

看卽瞎過也

灑下接取

三五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  
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  
而不能分別六塵蓋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  
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  
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  
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水雪寶前  
面頌云活中有眼遠同矩藥忌何須鑒作家  
蓋爲趙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  
端茫茫急水打毬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諸

人還知落處麼雪寶末後教人自著眼看是  
故云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寶沾句且道  
落在什麼處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八

音釋

鶲

逆各切音譯鳥擊磧弱角切音薄旁磧

鷗

之鳥屬鶲之屬混同貌盤磧閻定

貌

鷗丁聊切音鷗大鷗鳥一名勘吉

鷗

巨九切求去聲可爲箭羽

校

也過也過也過也過也過也過也過也過也

答

巨九切求去聲可爲箭羽

鷗

巨九切求去聲可爲箭羽

鷗

巨九切求去聲可爲箭羽

鷗

巨九切求去聲可爲箭羽

鷗

巨九切求去聲可爲箭羽

鷗

巨九切求去聲可爲箭羽

鷗

巨九切求去聲可爲箭羽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九

鴈九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攬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諸訛萬機  
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  
卷九

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  
得塵中塵把髻投衛擎頭帶角出來腦後拔箭山云看箭就  
打劫下坡不走快便難逢着僧放身便倒灼然不同死更不再活  
弄精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據令而行不勞再勘前箭  
猶輕後箭深僧便走棺木裏瞪眼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山云弄  
泥團漢有什麼限可惜許放過據令而行雪上加霜雪寶  
拈云三步雖活五步須死一手擡一手擣直繞走百步也  
須喪身失命復去看箭且道雪寶意落在什麼處若是同死同生藥山豈得目瞪口呆一向似無孔鐵錐堪作何用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  
明當機鹿與塵尋常易射唯有塵中塵是鹿  
中之王最是難射此塵鹿常於崖石上利其  
角如鋒鉈頗利以身護惜羣鹿虎亦不能近  
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機  
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  
閃電光豈不見三平初叅石葦葦才見來便  
作彎弓勢云看箭三平撥開胸云此是殺人  
箭活人箭葦彈弓弦三下三平便禮拜葦云  
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箇聖  
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  
活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  
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  
古有石葦師架弓矢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  
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

量元伊是射塲石翫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  
頂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藥山道看  
箭其僧便作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  
有頭無尾既做圈繢要陷藥山爭奈藥山是  
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如  
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  
不脫洒粘腳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  
什麼限藥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  
檢點山云看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  
若這是會藥山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  
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仗鎧鉗劔擬  
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团僧云師頭  
落也德山低頭歸方丈又巖頭問僧什麼處  
來僧云西京來巖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劔  
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云团僧云師頭

屬九

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  
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爲識得破只  
管逼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  
這僧雖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  
這死漢僧便走雪竇道只恐三步外不活當  
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作家  
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  
由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  
竇檢點後面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

高着眼看擎頭戴角去也

君看取

何似生第二  
頭走要射便

下一箭

中也須知藥山好手

走三步

活鑊鑊地只得

射着作  
什麼  
三步死

五步若活

作什麼跳百步忽有成  
了多時

五步死  
羣趨虎

二俱並照須與他倒退始得天下

衲僧放他出頭也只在草窠裏

正眼從來付獵人

爭奈藥山未肯承當這

作麼生也不干藥山事也不干雪竇事

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座事

雪竇

高聲云看箭

一狀領過也須與他倒退始得打去已塞却你咽喉了也

塵中塵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  
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插翼

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

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步山云

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這僧便

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羣  
趕虎雪竇道只恐五步須死當時若跳得出  
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趕虎其塵中塵角  
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爲鹿中王常引

羣鹿趕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頌藥山亦有當  
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  
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束爲  
一團話高聲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

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  
方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  
舉看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

詰作兩據  
余開也好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無孔笛子撞着氈拍板渾虧掌  
不被人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  
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  
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擔莽齒換  
一擔鶴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

四

爭得蓋天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  
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兔放鷹看孔  
着楔三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  
妨奇特只是言語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  
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

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族漢  
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  
渾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時把住有時放  
行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  
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龍天罩地大似明

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與花藥  
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  
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  
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  
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  
開似錦潤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  
魯他既恁麼行我却不恁麼行與他雲門一  
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  
行却難見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

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買帽相頭

答還不會

南北

不分換却觸

江南江北月冷風高何似生今日正當  
眼不曾見有古巖寒檜不雨時更好無孔

堪笑路逢達道人

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還我拄杖子來成羣作

不將語默對

向什麼處見大龍將箇什麼對他好

白玉鞭

一至七拗折了也

驪珠盡擊碎

留與後人看可惜許

不擊碎

放過一著又恁麼去增瑕類弄泥濘作什麼

國有憲章

篇識法者懼朝天三十暮打八百三千條罪

天

得一半在八萬四千無量劫來

墮無間業也未還得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  
既有宗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

不知答還不會大龍答處傍聳直是奇特分  
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敗缺了也他  
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潤水  
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答處  
傍聳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

冷風高更撞著古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麼生  
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著氈拍板只這  
四句頌了也雪寶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  
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的無兼帶獨

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香  
嚴頌雪寶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默

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便同適  
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白玉  
鞭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  
是劔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  
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自有好  
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  
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  
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

法章是條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  
只爲不以本分事接人若是大龍必不恁麼  
也

舉雲門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

機涉三千里外沒交自代云東家人死西家

不可南山起雲乾坤莫覩北山下雨熱渴

刀斫不入人助哀一合相

半河南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  
餘年開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  
迅速大凡垂語別語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  
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出鬼沒慶藏  
主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多  
向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  
父既是古佛爲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  
會卒摸索不著有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

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絕生死絕法塵  
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便纏  
腳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  
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  
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令

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若是山僧

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  
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  
旨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  
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  
下而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賣只拈他  
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鏃則  
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所  
以頌出云

南山雲

乾坤莫覩  
刀斫不入

北山雨

點滴不施半  
河南半河北

四

七二三面相覩

幾處覩不見帶累  
東湧西沒東行不見  
行利那裏得這消息來

新羅國

裏曾上堂

東湧西沒東行不見  
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大唐國

裏未打鼓

遲一刻還我話頭來  
兩重公案使誰舉苦便苦樂  
那裏有兩頭三面來

阿

誰知樂中苦

誰知樂中苦  
兩重公案使誰舉苦便苦樂  
那裏有兩頭三面來

誰

道黃金如糞土

道黃金如糞土  
真眼者辨試擦拭看阿刺  
刺可惜許且道是古佛是

柱露

南山雲北山雨雪賣買帽相頭看風使帆向

劔刃上與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

覩也莫錯會此只頌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

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要見他意新

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賣向電

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賣似堆一

堆七珍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

了云誰道黃金如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

難詩雪賣引來用禪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測

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卑只  
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  
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  
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  
已去得失兩忘淨裸裸赤灑灑且道面前背  
後是箇什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  
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此人還具眼  
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

這漢太煞合開一場合取口

何

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如而文殊曰如我意者

這漢直得少嫌不下於一切法

一指極過狀把尋投得

切法無言無說

道付無示無識

賜別人切得

離諸問答

道付是爲入不二法門

用入作什麼用

許多葛藤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

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

這一靠莫道金來如來設使三世諸佛也開口不得倒轉鎗頭來也刺殺一人中前還似射人時

雪寶云維摩道什麼

此萬箭他說復云勘破了也

非但當時卽今也恁道理

張弓雖然爲衆竭力爭奈禍出私門且道雪寶還見得落處塵夢也未夢見說什麼

勘破恰金毛獅子也摸索不著

維摩詰今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二十二菩薩皆以二見有爲無爲眞俗二諦合爲一見爲不二法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蓋爲三十二人以言遣言文殊以無言遣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爲入不二法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蕩掃塵相似塵雖去第迹猶存末後依前除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詰云我等各自

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死水裏浸却  
若作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寶亦不說良  
久亦不說默然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  
什麼只如雪寶恁麼道還見維摩麼夢也未  
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助佛宣  
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  
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  
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  
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得麼且莫錯會若是  
不二法門唯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獨有  
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寶檢責  
也無雪寶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  
摩道什麼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  
是勘破處只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

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過去許你親  
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羝羊觸藩雪寶故然  
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除蹤跡一作餘

蹤跡

咄這維摩老咄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

八百咄得不濟事好與二十

棒悲生空懊惱悲他作什麼自有金剛上

而無功病則且置爲什麼寶劍爲他閑事長無明勞

累一切人全身太枯

槁病也喫不得端也端不得

七佛祖師

來作隊也須是作家始得

一室且頻掃

猶有這箇在元來

若有可說

在鬼窟裏作活計請問不二門

被他說了

也打云和閻

當時便靠倒

蒼天蒼天

黎也尋不見倒死中得活猶

道什麼

不靠

倒有氣息在

金毛獅子無處討

咄還見

麼蒼天

雪寶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咄作什麼  
以金剛王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

八百始得梵語云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爲什麼却於釋迦如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脱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

卷九

十

涉譬如圓覺經云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爲衆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臥疾毗耶離維摩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

馬九

十一

太枯槁因以身疾廣爲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遂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苦爲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一室且頻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維摩口似匾擔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拶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擡一手搦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卽今也恁麼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子也摸索不著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

衲僧金剛眼睛點鐵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舉僧到桐峰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

時又作麼生

作家弄影漢草  
窠裏一箇半箇

庵主便作虎

聲

將錯就錯却有牙爪

生同死承言須會宗

僧便作怕勢

兩箇

弄泥團漢見機而作似則也似是則未是

庵主

呵呵大笑猶較笑中有刀亦能放亦能收

僧云這老賊

也須識破敗也兩箇都放行

庵主云爭奈老僧何

努耳便拿可惜放過雪上加霜又一重

僧休去

恁麼休去二俱不了蒼天蒼天

雪寶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

言猶在耳遭他雪寶點檢且道當時

合作麼生免得點檢天下衲僧不到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

看他兩人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請訛在什麼

處古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潑地雪寶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大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擗閒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墊向肚皮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噇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腳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間拈弄豈有

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峰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峰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賊峰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

馬九

十三

了千古之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鈴此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鬪掃蕩若論此事須是殺人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游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

雪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峰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僧何此亦是放過處著著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盲枷瞎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蹉過了也已悔不憊是千里萬里思之千里當初蒼天蒼好箇斑斑聞黎自領出去奈未解用在爪牙未備

六恐用處不明待爪牙備向你道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無條攀條落落聲光皆振地這大蟲却較些子箇攀倒落落聲光皆振地恁麼去猶男兒是丈夫老婆心切若同死雪竇收虎尾兮捋虎鬚忽然突出如打葛藤何收收天下天下生納僧在這裏忽有箇出來便與一拶若無收放你三十棒教你轉身吐氣喝打云何

老賊  
不道這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嶮處都不能使等  
他道爭奈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  
得這手腳他必須有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  
收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說什麼思之

西九

十四

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也  
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  
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  
檗云什麼處來檗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  
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作斫  
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  
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  
遭一口後來鴻山問仰山黃檗虎話作麼生  
仰云和尚尊意如何鴻山云百丈當時合一  
斧研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鴻山云

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收虎  
尾鴻山云寂子甚有嶮崖之句雪竇引用明  
前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些子  
轉變自在要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  
無還見麼收虎尾今將虎鬚也須是本分任  
你收虎尾將虎鬚未免一時穿却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  
涓滴開口便錯擬議卽差且道作麼生是透  
關底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

黑漆桶看

時不見暗昏昏

看時暗

十五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

山是山水是水自代云厨庫三門

老婆心切打葛

漆桶裏洗黑汁

藤作

什麼

又云好事不如無

自知較一半

猶較些子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腳跟下各各  
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

恰到問著又不會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  
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伏語門云  
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  
句爲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你略開  
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著剔起便  
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  
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著光明便去瞪眼云  
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  
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  
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裸裸亦

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  
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卽此  
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  
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  
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  
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  
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  
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  
多偏墜此見雪寶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賓主交參換  
轉鼻孔瞎漢作什麼爲君

通一線

何止一線十日並  
照放一線道卽得

花謝樹無影

打

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處

摸索黑漆桶裏盛黑汁

不

可總扶籬摸

壁兩牆三牆

見不見

兩頭俱

坐斷牆

倒騎牛兮入

佛殿中三門合掌還我話頭來打云向什

計

還會麼半夜日

頭出日午打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腳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  
只是尋常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  
此光明在你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廚  
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盤山道心月  
孤圓光吞萬象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與  
君通一線亦怕人著在廚庫三門處廚庫三  
門則且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  
又暗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  
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這裏當明中有  
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自可見雪竇道見  
不見須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  
明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  
自騎牛入佛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峰頂上草漫  
漫有時鬧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忿怒那吒現

鷲九

十七

三頭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  
塵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水忽若撥著  
向上竅佛眼也覩不著設使千聖出頭來也  
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一合相不可得盡大地

是藥苦瓠連根苦擺向一邊這消那箇是自己甜瓜微蒂登之切攻息來理也音特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諸人還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  
仞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置釋  
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處者往往喚  
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  
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  
蘆相似旣淘汝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  
地是藥你向什麼處插鬚若插得觜許你有

轉身吐氣處便親見雲門你若回顧躊躇管  
取插鬚不得雲門在你脚跟底藥病相治也  
只是尋常語論你若著有與你說無你若著  
無與你說有你若著不有不無與你去糞埽  
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  
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恁麼時却

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佛下生  
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鈎頭意莫  
認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是藥  
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  
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  
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  
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  
門室中尋常用接人金鷲長老一日訪雪竇  
他是箇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

病相治話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  
解思量計較總使不著雪竇後有頌送他道  
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鷲道  
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  
最有工夫他意亦在賓亦在主自可見也頌  
云

盡大地是藥

教誰辨的撒沙  
撒土價高處著

古今何太錯

言中有奪一  
草名下咄一  
坦蕩不掛一絲毫阿誰有  
開工大向鬼窟裏作活計  
便入草王馬見路信  
手拈來不妨奇特  
錯錯雙劍倚空飛  
鼻

孔遼天亦穿却

頭落也打云  
穿却了也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  
古自今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  
斷大梅腳跟只管道貪程太速他解截雲門  
腳跟爲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人雲門云柱

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你  
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雪竇道  
爲你通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  
箇甚事我這裏閉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  
廓他這裏略露些子縫罅教人見又連忙却  
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開一  
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天爲什麼也穿却  
要會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  
杖子你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  
談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立  
關據令而行直得掃蹤滅跡且道詣訛在什  
麼處具頭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立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  
隨分開個鋪席隨家豐儉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

打草只要蛇驚山僧直得目瞪口呴管取倒退三千里患盲者拈槌  
豎拂他又不見端的瞎是則接物利生未必不見在患聾者  
語言三昧他又不聞端的聾是則接物利生未必聾在是那箇  
未聞患聾者教伊說又說不得端的聾是則接物利生未必聾在是那箇  
生未必聾在是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誠哉是言山僧拱手請  
益雲門也要諸方共知著雲門云汝禮拜著風行  
也僧禮拜起拄杖子也雲門以拄杖拄僧  
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這僧患盲好復喚  
近前來僧近前來也當時好喚一喝門云  
汝不是患聾這僧患聾好復喚

汝不是患聾這僧患聾好門乃云還會麼  
何不與本分草料僧云不會兩重公案門  
當時好莫作聲莫道這僧亞好僧於此  
云汝不是患聾莫道這僧亞好僧於此  
有省賊過後張弓討什麼碗

立沙叅到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處

方解恁麼道是時諸方列刹相望尋常示衆道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他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

開九  
無靈驗如今人若作盲聾啞會卒摸索不著所以道莫向句中死却須是會他玄沙意

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出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僧便珍重下去沙

云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尚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爲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爲什麼却道是不是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

是藏云桂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著便與掀倒禪牀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同是別佗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化古人出來作千萬種

開九  
方便意在鉤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來叅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爲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你肚裏

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出去。且莫作盲聾瘡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瘡啞。底漢子落處。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瘡啞

已在言前二竇俱明已做一段了也

杳絕機宜

向什

麼處摸索還做計較得麼有什麼交涉。天上天下正理自由我也恁麼堪笑

堪悲

笑箇什麼悲箇

半明半暗離妻不辨正色

暗漢巧匠

不留蹤跡。師曠豈識玄絲。聾漢大功不端的聰。立賞端的聾。爭如須是恁麼始得莫向鬼窟裏作治計。一時打破漆桶落花開。自有時。卽今什麼時節切不得。年明日也從朝至暮。復云還會也。無。董說。無孔鐵鎚自領出去可借放過便打。

盲聾瘡啞。杳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瘡啞。見解機宜。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著。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搦。

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聾。却聾離妻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妻。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沉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契詰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妻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著直是離妻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

師曠字子野。一云晉平公善別五音六律。隔莊子天地篇作離朱。

山聞蟻鬪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風絃知戰楚必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尚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窗下葉落花開

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不說饑卽喫飯困卽打眠任佗葉落花開

花開葉落時是秋花開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

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錐這一句急著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

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牀一下云還聞麼下禪牀云還說得麼去象罔

一作  
罔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卽

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參則且止且道參箇什麼人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

什麼

當時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  
上走下作什麼閑黎閑作什麼

吾云

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

何不用本分草  
料一盲引衆盲

云我會也

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  
坑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

吾云

汝作麼生會

問過好與一接

巖云徧身是

手眼

有什麼交涉鬼窟裏  
作活計泥裏洗土塊

吾云這卽太煞

道只道得八成

同坑無異土奴見  
婢慾癩兒牽伴

巖云師

兄作麼生

取人處分爭得  
也好與一接

吾云通身是手

眼

跳不出斗換却你眼睛移却  
舌頭還得十成也未喚爹作爹

吾云通身是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脇不著席藥

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

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歸於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免見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當深夜無燈光時將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徧身是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如今人多去作情解道徧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言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

馬九

舌

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江却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以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須是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方可見得大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覲井山云道卽徧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井覲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雲巖圓纘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上行頌云

徧身是四肢八節未是衲僧極則處通身是頂門上有裏垢拈來猶較十萬里放過則不可半邊猶在

鵬騰六合雲些子境界將謂奇特熟

搏風鼓蕩四溟水些子塵埃將謂天重下人不奈你何遇是何埃塈忽生爲

禪人下注脚斬那箇毫釐今未止

別別吹散了也

戴君不見

又怎奈去歷去

網珠垂範影重重

大小大雷賣作

這箇去就可惜許依舊打葛藤

棒頭手眼從何起

雷賣作

放你不得盡大地人無出氣處放得又須

後張弓

咄三喝四喝

後作麼生

徧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子底便是以

手摸身底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

作活計畢竟徧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

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里雪竇弄得  
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頌雲巖道

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  
溟水大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  
里遂取龍吞之雪竇道你若大鵬能搏風鼓  
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大悲千手眼觀之只是  
些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釐風吹未止

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  
何用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  
埃塗今忽生那箇毫釐今未止雪竇自謂作  
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面依舊漏逗說箇  
喻子依前只在圓鏡裏君不見網珠垂範影  
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  
落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界  
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  
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  
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事一切事  
徧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  
纔舉大地全收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  
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  
摩尼珠爲網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  
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

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爲鏡燈喻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

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徧昇忉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雪竇以

鷗九

三六

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甚明白卽總卽別卽同卽異卽成卽壞舉一相則六相俱該但爲衆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網明珠垂範况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頭手眼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爲什麼更著箇咄字叅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間淨裸裸赤灑灑頭蓬鬆耳卓犖且道作麼生試舉看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古須用體通身無影象三千裏要坐斷天下人用作什麼門云蚌舍明月止捧頭正眼專

如何曲不藏直僧云如何是般若用倒

上加霜又一重門云兔子懷胎喫苦飯連根苦影中作活計不出三千裏要智門窠窟若有箇出來用作什麼且道是般若體是般若用且要上上加泥

智門道蚌舍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

鷗九

三七

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下尊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嶮處答這僧話略露些子鋒鏗不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

與你指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舍明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

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口舍月光感而

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無月

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鬼子懷胎此意

亦無異鬼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

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般若

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後人

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

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

何物如今人但瞪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

空裏釘橛古人道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晝夜

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只止眼根放光

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

根下無一星事淨裸裸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

擬心卽差動念卽隔佛眼也觀不見人天

從此見空生

須菩提好與三十棒用這老漢作什麼設使須菩提也倒

退三千里蚌舍玄兔深深意

也須是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何須更多

用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干戈已息天下太平還會麼打云閣黎喫得

馬九多少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頌得好自然見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

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謂情卽是絕

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

謂如何得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

熟兼猿重山遙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

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

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又道

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

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

片虛疑絕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

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

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

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

密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

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

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

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見得便可見智門道

蚌舍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

爭柰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蚌舍玄

兔深深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

和子鬧浩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

愚九

要與智門雪竇同參也須是自著眼始得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九

音釋

塵 塵與切音主鹿大曰塵羣鹿隨之視塵所往以塵尾所轉爲準古之談者揮焉

類 力遂切音類絲類節也又疵也

祇 歲曰祇性善抵觸

靠 口到切音犒理

竅 苦弔切蹠去轍直列相違也又倚靠竅聲穴也空也轍切經

躰 與裸同

蠶 於蓋切音

凝 魚陵切音

寧 赤體也

冰 於蓋切音

堅 也

定 也

蓬 與舉同聲

鬆 髮亂貌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十

鴈十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  
扶歸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  
到恁麼田地第十一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  
底麼試舉看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  
打葛藤不少何待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  
似這箇好消息侍者云扇子破也可惜許  
息道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漏逗  
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不少

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草葉不  
去弄影裏漢雪寶拈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金鑰  
也是草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不辨  
官人辭辛道裏罵雪寶拈云可惜勞而無功身  
苦作什麼在內也好與  
三十棒身灼然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  
雖不在言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略又  
須得如此藉言而顯於臘月三十日著得力  
作得主萬境縱然覩之不動可謂無功之功  
無力之力鹽官乃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角  
爲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故問侍者  
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  
裏許撞著磕著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  
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麼也只要驗人  
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  
可惜許似則似爭奈兩頭  
和尙用犀牛兒作什麼是箇  
無孔鐵鏈堪作何用  
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  
三面也是說道理是說道雪寶拈云我要不全底  
頭角將錯就錯石霜云若還和尚卽無也  
道什麼撞詎認收  
著鼻孔詎泊平雪寶拈云犀牛兒猶在

全雪寶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機石霜云若還和尚卽無也雪寶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圖相於中書一牛字爲他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寶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則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寶亦打破了也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兒難爲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寶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問著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二時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寶頌一串云

五十一

犀牛扇子用多時  
遇夏則涼遇冬則煖人  
人具足爲甚不知阿誰  
不曾用  
問著元來總不知  
莫瞞人好也怪別  
人不曾  
無限清風與頭角  
在什麼處不向自  
得會  
會天上天下頭角重  
天上天下頭角重  
生是什麼無風起浪  
盡同雲雨去難追  
蒼天也是失錢遭罪  
雪寶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  
重生  
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  
他力因什麼問著總不知還道得麼  
請禪客各下一轉語  
請禪客各下一轉語  
鹽官猶在  
三轉了也  
問云扇子  
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也有一箇半箇出  
有僧出云大衆叅堂去  
也好推倒禪牀  
錢過後張弓放箭  
却捨前不擣村後  
不送  
雪寶喝云拋鈎釣鯤鯨釣得箇蝦蟆  
便下座  
招得他恁麼地賊過後張弓佛果  
自微此語云又且問你諸人這僧  
道大衆叅堂去是會不會若是不會爭解  
恁麼道若道會時雪寶又道拋鈎釣鯤鯨  
只釣得箇蝦蟆便下座且道  
請訛在什麼處試請參詳看

著總不知去著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著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蓋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著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著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

清風亦見犀牛頭角崢嶸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叅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柄道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牀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鉤釣鯤鯨只釣得箇鼈鼈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試拈掇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兔放鷹一時取俊總一切語言爲一句攝大千沙界爲一塵同死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

賓主俱失不  
是一回漏逗

文殊白趙

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一子親得世尊便

下座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  
殺人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拔提河幾曾用著金剛王寶劍當時衆中若有衲僧氣息底漢連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籍世尊良久間被文殊一拶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

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語底事無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雪竇自然見得頌

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

莫詩釋迦老子好還他臨濟德山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

法王法令不如斯

隨他走底如麻灼然能有幾似粟三頭兩面

會中若有仙陀客

就中難得人到這裏伶俐人文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眾皆是列聖文殊普賢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

屬十

五

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灑洗要仙陀婆臣卽奉水食索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牀曲躬叉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透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著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

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覩得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寶一者鹽二者水三者

尊一上提唱且作麼生是鈍置處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

重光這漆桶不妨  
疑著不問不知  
來

大光作舞莫賺殺人依舊從前恁麼

便禮拜又恁麼去也是辨過始得

僧作舞依樣畫貓兒果然錯會弄

光云見箇什麼

此恩難報三十  
二祖只傳這箇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知落處麼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捩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箇恁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爲人他句中有

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針拔楔去粘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後僧却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當你只管作舞遞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此語截斷金牛

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雪竇

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出且道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

賣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

三後百中向  
什麼處迴避

誰云黃葉

是黃金

且作止帝  
小兒也無用處

曹溪波浪如相似

弄泥圓漢有什麼限依

無限平人被陸沉

樣畫貓兒放行一路  
遇著活底人帶累天下衲僧摸

索不著帶累關黎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

屬十

六

野狐精是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金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龐識如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

古人權設方便爲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  
尊說一代時教也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  
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實也有照用方  
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挿翼曹溪波浪  
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此  
作舞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沉有什麼救  
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  
無間淨裸裸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犖耳卓  
犖金毛獅子則且置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

牛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  
處好箇消息用見作什麼若見不見自然  
非彼不見之相咄有甚闊工夫不可教若  
不見吾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自然非

物按牛頭喫草更說云何非汝說你說我打云還見釋迦老子麼爭奈古人不肯承當打云腳跟下自家看取還會麼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  
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  
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到此引經文

不盡全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

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  
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  
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  
汝辭多不錄阿難意道世界燈籠露柱皆可

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換作什麼  
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云我  
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  
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  
不見香臺時即是見佛佛云我云不見自是

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爲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時如羚羊掛角聲響

鴟子

蹤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經意初縱破後奪破雪賣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見與不見直只頌見佛也

全象全牛騎不殊

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摸壁作什麼一刀兩

段從來作者共名模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

粟猶自少在如今要見黃頭老

出這老胡瞎漢

刹刹塵塵在半途

腳跟下蹉跎了也更教山僧說什麼驢年還曾夢見

全象全牛騎不殊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

槃經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爲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

不默底是爲復總是爲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著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著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

鴟子

九

只於象上名邈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

全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發於硎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騎更不殊從

來作者共名模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著自從迦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模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即便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要見刹刹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佛刹一葉一釋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著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裸裸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

焦穀不生

已是謗釋迦老子了不道如

來無語

猶自額頂早是七穿八穴只是無二種語

周由者也

說什麼第三第四擅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

好一搜道

什慶云聾人爭得聞

望空啓告七花八裂保福云情

知你向第二頭道

爭曉得明眼人換轉鼻孔何止第二頭

慶

云作麼生是如來語

錯却較些子保福云喫茶

領復云還會去

麼蹉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峰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一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

功能彰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唯有一乘

卷十

十

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

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恁麼見得方見這兩箇漢敗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與徧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脚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

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  
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辨箇得  
失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  
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好如電轉星飛相似  
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兮第一第二我王庫中無如是事古今  
臥龍不鑒止水同道榜樣隨邪逐惡作什麼  
有處無風浪起方知無處有月波澄孤舟  
度討什麼榜獨自行徒勞卜嚇殺人還  
三月禹門遭點額退莫出頭失錢遭罪  
稜禪客稜禪客勾賊破家閑市裏  
三月禹門遭點額退已讓人萬中無  
雲來也稜禪客稜禪客

頭兮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  
死水裏作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  
會且摸索不著在雪竇云臥龍不鑒止水死  
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  
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龍

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  
水不藏龍又道臥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  
龍處有月波澄風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  
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風起浪雪竇到  
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解頌了也佗有餘韻

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著一隻眼也不妨奇  
特却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長  
慶雖是透龍門底龍却被保福驕頭一點

舉趙州示衆三轉語

道什麼三段不同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末後却云真佛屋裏坐

這一句忒煞郎當他古人出一隻眼垂手接  
人略借此語通箇消息要爲人你若一向正  
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竇嫌他末後一  
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則  
爛却了也金佛若渡罐中則鎔却了也木佛

若渡火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  
則頌古計較葛藤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  
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若透得此三頌  
便許你罷參

泥佛不渡水

漫爛鼻孔無風起浪

神光

照天地

于他

什麼

事見兔放鷹

立

雪

如

未

休

十一

一人傳虛

萬人傳實

將錯就錯阿誰曾見

來何人不雕僞

入寺看額

二六時中

走上

走下是什麼閭黎便是

泥佛不渡水

神光照天地

這一句頌分明了

且道爲什麼却引神光

二祖初生時

神光燭

室

亘於霄漢又一夕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久

於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卽南之二祖以神遇

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及羣書每嘆曰孔老

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

彼晨夕參叩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

忖曰昔人求道敲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

泥投崖銅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  
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遲明積雪過  
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求何事二祖  
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  
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  
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無有是  
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自斷左  
臂致於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  
斷臂當爲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  
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  
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達磨爲易其名曰慧  
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旣傳法隱於舒州皖  
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  
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  
者宣律師高僧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

二祖妙法不傳於世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竇道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  
僞立雪若未休足恭詣詐之人皆效之一時

只成雕僞則是詣詐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爲什麼却引這因緣來用他叅得意根

下無一星事淨裸裸地方頌得如此五祖尋

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山初和尚有頌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屎天  
刹竿頭上煎餃子三箇胡孫夜簸錢又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

人炙豬左膊上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云  
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

金佛不渡鑪

燒却眉毛天上  
天下唯我獨尊人來訪紫胡

又恁麼去也只處天下衲僧掉嘴不  
得只恐喪身失命清風何處無去也頭  
漫漫又云來也

牌中數箇字不識字底貓兒也無話會  
處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

爲什麼却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爐鞴始

得紫胡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

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擬議  
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回  
首紫胡便歸方丈且道爲什麼却咬趙州不  
得紫胡又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

黑

地

逢著一僧攔胸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

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  
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人處  
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  
奈何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

燒却了也  
誰我知

常思破竈墮

東行

有何不可  
在山僧手裏山僧  
癮見牽伴杖子忽擊著  
不用人阿諱手裏  
無方知辜負我似你相似摸索不著有利  
後始得寧可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苦  
向筋裏薦得未免辜負什麼生得不辜負  
去拄杖子未免  
在别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一句亦頌了雪

竇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嵩山破竈  
墮和尚不稱姓字言行叵測隱居嵩山一日  
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  
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拄

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塹土合成靈從何來  
聖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  
自傾破竈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立  
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  
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

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  
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竈神  
悟此則故是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  
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蘊與塹瓦泥土是同  
是別既是如此雪竇爲什麼道杖子忽擊著

學  
十六  
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  
拄杖子在且道雪竇頌木佛不渡火爲什麼  
却引破竈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  
是絕得失情塵意想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  
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乖  
宗旨直得天地陡變四方絕唱雷奔電馳雲  
行雨驟傾湫倒嶽甕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  
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

放一線道  
又且何妨

是人

先世罪業

驥獸  
馬載

應隨惡道

陷墮  
了也

以今世人

輕賤故

酬本及末  
只得忍受

先世罪業

向什麼處摸  
索種教不生

豆則爲消滅

雪上加霜又一  
重如湯消冰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隨  
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  
只據平常講究乃經中常論雪實拈來頌這  
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明太子科此  
一分爲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如  
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爲善力強未受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此經故能

屬十

十七

消無量劫來罪業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  
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  
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若恁  
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  
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  
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莫是黃卷赤軸底  
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諭於法體堅固  
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  
摧擬海則海竭就諭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  
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  
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真智乃諸人脚跟下一  
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赤灑灑  
者是觀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  
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

字卽如今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  
古人道人人有一卷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  
轉如是經若據此經靈驗何止轉重令輕轉  
輕不受設使敵聖功能未爲奇特不見龐居  
士聽講金剛經問座主曰俗人敢有小間不  
知如何主云有疑請問士云無我相無人相  
旣無我人相教阿誰講阿誰聽座主無對却  
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居士乃有頌云  
無我亦無人作麼有踈親勸君休歷座爭似  
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  
受總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說了也  
圭峰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此四句偈義全同證佛  
地者名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入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

但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  
偈晦堂云話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  
若有人持此經者卽是諸人本地風光本來  
面目若據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  
斬爲三段三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  
這裏設使有萬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  
只管轉經都不知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  
一日轉得多少只認黃卷赤軸循行數墨殊  
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起造箇唯是轉處些  
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堆數函看 he 放  
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是功德何故萬  
法皆出於自心一念是靈旣靈卽通旣通卽  
變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  
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卽是真如忽未見得且  
道作麼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去逢境遇緣爲主爲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雪竇出眼頌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

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  
度四邊諸訛八面玲瓏

有功

者賞

多少分明隨他去也忽  
若無功時作麼生賞

胡漢不來

外內

全無伎倆

展轉沒交涉向什麼  
處摸索打破漆桶來

見伎倆既無誰恁麼道  
這外道魔王尋蹤跡不見瞿曇瞿曇

佛眼觀  
不見出識我也無  
了也

波旬失途

勘破

復云勘破了也一株一條痕  
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人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勸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此兩句頌公案畢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捩轉鼻孔

也有胡漢來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

又且如何到這裏佛眼也覲不見且道是功

勲是罪業是胡是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什麼處摸索至使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觀無門是故洞山和尚一

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不見一日厨前撒米麪洞山起心曰常住物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一見便禮拜雪竇道伎倆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也教失途世尊以一切衆生爲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行波旬宮殿爲之振烈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竇道直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傍處雪竇更自點胸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我也無釋迦老子尚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勘破了也



意作麼生後來俱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見  
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州來院云將得  
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獻與和尚院  
云旣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剃刀思明以  
衣袖拂一拂院云侍者收取明云阿刺刺天  
平曾參焦山主本爲他到諸方叅得些蘿蔔  
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開大口道我會禪  
會道當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屎  
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  
師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  
道麼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學喚作公  
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後來阿難問迦葉  
世尊傳金禰外別傳何法迦葉云阿難阿難  
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只如未拈花  
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

冬瓜印子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  
人知天平正如此被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  
得周章惶怖分踈不下前不構村後不迭店  
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院  
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  
他叅活句不叅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  
三了也西院云錯他却不薦得當陽用處只  
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行三兩步西院  
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院云  
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從漪

禪子

三

錯且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  
云且在這裏度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  
平當時便行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也不道他  
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子衲僧  
氣息天平後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腳時被

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  
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  
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煞道只是  
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人聞他道  
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  
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  
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  
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  
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  
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藤  
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擔一擔禪達天下走被  
明眼人勘破一點也使不著雪竇正如此頌  
出

禪家流漆桶一狀領過愛輕薄也有些子呵佛滿肚參來用不著這漢會則

肚參來用不著只宜有用處方木不這圓孔閻黎與他同參堪

悲堪笑天平老天下衲僧跳不出不怕旁人讚眉也得人統悶却  
謂當初悔行脚未行脚已前錯了也落彼錯錯  
是什麼雪竇已錯下名言了也西院清風頓銷鑠院在什麼處何似生莫道西院三世諸佛天  
下老和尚亦須倒退三千始得於斯會得許你天  
下橫行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錯一狀領過猶較些子雪竇錯何似天平錯  
西院又出世據款結案總沒交步且道畢竟如  
何打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著這漢會則  
會只是用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  
少禪及至向烘爐裏纔烹元來一點使不著  
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琉璃瓶裏搗  
糍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著便破  
若要活鱗鱗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  
上撲將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  
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

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  
腳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會一  
肚皮禪更使些子不著錯錯這兩錯有者道  
天平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  
麼交涉殊不知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劍斬人直取人咽喉  
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刀上行得便七縱八  
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鑠  
雪竇上堂嘗舉此話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  
這兩錯何似天平錯且參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  
相振通方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  
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作家  
君王大唐天子也合知恁麼頭上捲輪冠脚下無憂履國師云檀越

踏毗盧頂上行須彌那畔把手行指有這箇在帝云寡人不會何不領話可惜許好彩不分付帝當時便喝更用會作什麼雖然葛藤却有出身處醉後即當愁殺人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參忠國師後來卽位

敬之愈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  
問端來問國師云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  
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條脊梁骨硬  
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答  
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

是向毗盧頂上行始得他却不薦更道寡  
人不會國師後面忒煞郎當落草更注頭上  
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  
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敵不  
見道善爲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僻

守一隅豈能回互看他黃檗老善能接人遇著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爲裴相國葛藤忒煞此豈不是善爲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爲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卽是十種他

受用身法報化三身卽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凝靈明

寂照太原孚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卽夾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

座忽然失笑孚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狹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乏處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卽不敢說座主旣問則不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孚云如此解說何處不

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偈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爲我說典座曰若

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孚一依所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阿誰孚曰某甲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半爲什麼醉酒臥街孚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

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爲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二

三六

三六

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瞪眼努目弄精魂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說什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爲極則爲什麼却不教人認不見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柰爛泥裏有刺豈不

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

闍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爲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行見解在更須回

三七

三七

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

足下無私

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

何必空花水月

許振嘉聲

果然坐斷要津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

大唐扶

得真天子

可博生接得堪作何用接得瞎衲僧濟什麼事曾踏毗

盧頂上行

一切人何不恁麼去直得  
天上天下上座作麼生踏

鐵鎚

擊碎黃金骨

已

暢快平生

天地之間更何物

茫蕩四海少知音全  
身擔荷撒沙撒土

三千刹海夜沉沉

高著

眼把你定封疆你待  
入鬼窟裏去那

不知誰入蒼龍窟

三十棒一

被雪竇穿了也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似箇真贊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亦是強安名了國師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麼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須

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底且道是什麼切忌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知誰入蒼龍窟展腳縮腳且道是誰諸人鼻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

馬子

二十六

曾說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爲什麼不曾說待你悟來向你道且道爲復是當面譁却爲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

新陵云珊瑚

枝枝撐著月光吞萬象  
四海九州  
得水灑不著直是難下口說鐵鎚擊碎黃金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  
雲門接人正如此他是雲門的子亦各具箇  
作略是故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  
針拔楔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一句中自然  
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  
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浮山遠錄公云未透底  
人參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  
雲門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劔俱云了唯是巴  
陵答得過於了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與  
珊瑚枝枝撐著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句可  
辨一鐵遼空要會這話須是絕情塵意想淨  
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著月若更作道理  
轉見摸索不著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  
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城仙體纈蜀機鳳離  
動蹙楚珊瑚枝枝撐著月王凱家中藏難掘

馬十

三九

顏回飢漢愁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折雪衣石  
女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筆何參  
差卽不知驪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  
一句答吹毛劔則是快劔刀上吹毛試之其  
毛自斷乃利劔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問  
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要平不平

細若蚍蜉大丈  
夫漢須是恁麼

大巧若拙

不動  
聲色

藏身  
或指或掌

看果然這  
不是

倚天照雪

斬親  
著則

暗  
藏影  
大治

今磨磬不下

更用煅煉作什  
麼干將莫能求

良工

今拂拭未歇

人莫能行直鏡子將  
出來也倒退三十

別別

什麼別處  
讀數有分  
珊瑚枝枝撐著月  
三更月落影  
向什麼處去直得天下  
太平醉後郎當愁殺人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  
強凌弱卽飛劔取強者頭所以宗師家眉藏  
寶劔袖掛金錐以斷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

陵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爲他語忒煞傷巧返成拙相似何故爲佗不當面揮來却去僻地裏一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照雪會得則如倚天長劒凜凜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劒或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日慶藏主說到這裏豎手云還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竇借路經過教你見古人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劒也所以道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祖庭事苑載孝子傳云楚王夫人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干將鑄爲劒三年乃成雙劒一雌一雄干將密留雄以雌進於楚王王秘於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羣臣臣曰劒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卽收干

將殺之干將知其應乃以劒藏屋柱中因囑妻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生於石劒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劒日夜欲爲父報讎楚王亦慕覩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之眉間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然客曰吾覩山人也能爲子報父讎赤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劒赤乃與劒并頭客得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客詰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劒擬王頭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齧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刎以助之三頭相齧尋亦俱爛川本無此雪竇道此劒能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劒光能照雪這些

子用處直得大冶今磨礱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卽干將是也故事自顯雪竇頌了未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撐著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

馬子

三

匹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萬斛盈舟信手擎 却因一粒瓊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十

詳觀斯集北板差誤數事乃前人校正之

不官也且如二卷中西園爲西國本壘藏禪師乃馬祖之嗣住南嶽西園蘭若故號西園又九卷中雲居簡誤爲雲巖本洞下道膺禪師法嗣乃道簡也住南康軍雲居寺故號雲居一事詳五燈會元又五卷中

習字爲卽字八卷中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由旬厚亦爾文義尤違愚恐先定由旬之數合云一由旬長四十里後陳石之縱廣今旣改正故不惜管見姑存於此達者覽之幸勿金根之謬耳

### 音釋

硎 奚輕切音刑砥石 偽 魚胃切危去聲非

雕 刀刃若新發硎 假 真也謊也詐也

脣 丁聊切音詔章 脹 知亮切音博脣

凜 力錦切音搗同 擊 搏肩推也

離 農租切音但鳥 蹤 居月切音厥趺也

跔 列切音別 繢 胡結切賢入聲繢也

也 音暮廣求 募 謂繫繢染爲文也

故 莫

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棗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  
經論或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  
時爲後學擊揚剖析則無以知之

園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  
歸十

後住夾山道林復爲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  
語雖不同其旨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  
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流傳四方或致躊躇  
諸方且用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而妄有  
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締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休卒人門友無黨記